

近代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近代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曾滌生尺牘八十五首

俞曲園尺牘一百七十二首

吳摯甫尺牘二百五十四首

王益吾尺牘二十八首

王壬秋尺牘一百二十三首

樊樊山尺牘四十八首

康南海尺牘三首

林畏廬尺牘八首

梁任公尺牘十七首

近代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章太炎尺牘二十四首

曾滌生尺牘

目次

覆賀耦庚中丞	一	致江岷樵	一一一
致劉孟容	三	覆彭麗生	二四
答劉孟容	七	與馮樹堂	二五
與洪琴西	一二	與劉孟容	二六
致陳岱雲	一三	與王璞山	二八
答歐陽功甫	一四	覆林秀山	三〇
答馮樹堂	一六	覆黃子春	三二
覆胡蓮舫	一八	與劉霞仙	三四
覆陸立夫中丞	二〇	與劉霞仙	三五

與彭雪琴……………三六

與邵位西……………三七

覆易芝生……………三八

覆何廉訪……………三九

致翁藥房中丞……………四〇

覆歐陽小岑……………四一

致吳竹如……………四二

覆吳南屏……………四四

與何廉訪……………四六

覆張廉卿……………四七

覆彭雪琴……………四九

覆李雨亭……………四九

覆胡宮保……………五〇

覆陳俊臣……………五一

覆劉詹崖……………五二

覆李筱泉……………五四

覆夏弢甫……………五五

覆胡宮保……………五六

覆胡宮保……………五七

覆胡宮保……………五八

覆胡宮保……………五九

覆方子白……………六〇

覆毛寄雲中丞……………六一

與朱雲崖……………六二

與唐桂生	六三	覆黃恕皆侍郎	八一
覆金竺虔	六三	致朱堯階	八二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六四	致周縵雲	八二
覆李希菴中丞	六八	與李眉生	八四
覆李宮保	六八	致劉省三	八五
覆馮魯川	七〇	覆何子貞	八五
致馮景亭	七〇	致許仙屏	八七
覆李眉生	七二	覆郭筠仙中丞	八八
與李眉生	七六	與黎蓴齋	八九
與李幼泉	七七	致倭相國	九〇
覆李眉生	七八	覆郭筠仙中丞	九一
覆郭筠仙中丞	七九	覆吳南屏	九三

致陳岱雲	九四
致王少鶴	九五
答高生	九八
與徐石泉	九九
與張緘瓶	九九
覆鄧筱耘	一〇〇
覆潘黻庭封翁	一〇〇
致劉省三軍門	一〇一
覆沈幼丹星使	一〇二
覆陳右銘太守	一〇三

覆李眉生廉訪	一〇六
覆吳竹如侍郎	一〇八
覆陳虎臣	一一〇
覆李申方伯	一一二
覆俞蔭甫山長	一一四
覆張友山漕帥	一一六
覆郭筠仙中丞	一一九
覆何子貞太史	一二二
覆許仙屏編修	一二四

曾滌生尺牘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

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

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霰，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納，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

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其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

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犧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鬼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

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譔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

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誠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詰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

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

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箸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子孟容

隨光丁未

孟容足下：

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常人，豈謂施諸君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綱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

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

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

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

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礪，雖不克衷之於仁，

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

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箸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

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忤之言，非敢執塗人而齟齬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書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與洪琴西

乖高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

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萊雲蓋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听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足下閔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恤也。

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辯，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間，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愷也。緬載書策二三十籠，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敦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致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

倍於京輦。大約佩韋多休，佩弦多咎；而閣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砭褊之語，尤願時時置之座隅，以當矇眊之箴。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答歐陽功甫

道光己酉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彊，故生平於友詣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

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醇，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爲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

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賢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尙者；誠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

廣莠千里奔喪，良堪憫念；不知比已扶藪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並問訊懿

叔行止，倘有便鴻，希並示及。所錄詩詞，以倘非其佳者；往見渠兄弟詩古文各數十首，倘可續寄否耶？王船山通鑑論，已刷出未告爲代覓一部，行納價付意城處也。

答馮樹堂

咸豐辛亥

兩省來書，伏承剴眷。關山相望，渴慕如何？自與足下締好，深言密意，多在癸甲之年。片語之達，則金石洞穿；小心相熨，則冰絲煖潤；回首舊愛，極不忘也。乙丙以後，離索頻仍，間亦商榷德業，咨度軌塗。自慙一步未移，間途空熟，是以慙焉而不言，言焉而不竟耳！來教示以道雖難盡，知可自進，意將十駕前追，晝夜不舍，此誠慥慥君子之用心也。

僕雖淺頑，亦嘗側聞長者之風矣。蓋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闕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

著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驚；校經則漢、宋分門，論文則奇偶異幟；小學金石算術輿地之事，名目既繁，風尚日新，窮年而殫日，悴力而敝身，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豈篤於爲己者哉？僕之往歲，亦嘗馳逐衆說，昏庸作輟，百無一成，窮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尙存，不敢不勉，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寤寐安恬。前年爲序送漢陽劉君，亦曾道及於此。今錄往一通，足下視之，亦足察僕之指趣矣。

足下好古覃思，發篋鉤元，誠慮以少知爲恥，行且以多識爲矜，未收其效，先儲其弊。區區規獻，非至篤好，安肯率爾乎？莊子獨見，淺人所次，不足塵瀆。僕愛其離章分節，差便觀覺，故加丹黃奉呈，誠熟諷彼書，亦砭削名心之要齋也。書不一，惟保身爲祝。天寒道遠，相思相思。

覆胡蓮舫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覩醜蔑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盡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者之狹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旣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閣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然事顧有難者：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譏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

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已無此風。且足下祥琴未屆，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劄劄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瀆請也。

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躡躋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奈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

不善寐，稍一構思，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榮，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強，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鑒察！并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貺故人。瞻望雲天，企佇曷已！

覆陸立夫中丞

四月間，蒙頒到郝箋爾雅；五月又承惠函，仰叨注記，悚焉增感。每於東漁世叔及伯魯處，私問起居，雖山川之遼阻，乃馨欵之如親。而鏡海丈來京，又時時稱道長者風規，三年以來，東南元氣，蟠然大還矣。

大氏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淮鹺之改未久，而謗燄爲之遽熄；灌塘之敝已極，而清水爲之反

高此類有天人_之祐助以慰勳臣之苦衷者亦足以塞因陋就簡任其類而不挽者之口也。惟湖身日高，有心同慮，此天地之樞紐，河漕之鈐轄，二郡之民命，兩淮之鹽場，皆於此乎關係。而茫茫巨浸，人力莫施，西隄之興，蓋亦思患預防，不得已之長策。第工築地形，東西丈尺，言者不一；不審繪有成圖，可以寄示一二否？近閱水部奏牘，似欲操之一切。反疑此舉，不過借爲將來另案之張本也者，此蒙之所增惑也。郭雨三從政河干，夙亦好學深思，想仰稟築誨，講求益熟。

國藩久點京秩，毫無報稱，素餐之恥，積日彌深。賤軀夙遭癘疾，今始大愈，七年之病，精力耗減，晝不耐勞，宵無善寐。頃又兼攝秋曹，公牘叢冗，益虞竭蹶。茲因曹西垣大令光漢之官皖中，肅箋恭諭與居。曹君與國藩同出徐曉村師門下，本以薪傳之餘緒，又託樾蔭之末光，誼當趨謁戟門，稟承迪訓。書不詳盡，諸惟心鑒！

致江岷樵

二月中，舍弟南旋，寄塵一書，并奠金輓聯；舍弟所在耽閣，五月初始抵里，不知何時達尊覽也？

前書勸吾子無以墨經從戎，其時不過以新寧逼近粵西，恐有相迫而出者，故預爲尼之；不意後乃有賽相奏請之事。賽之知君，蓋自左景橋上書言兵事數條中，有一條及君，迨僕知之，欲行阻止，而賽公已禡牙成行矣。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頃聞吾弟被命卽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員則皆聽其盡制，無奪情之召。聞仙舫翁亦有書爲之勸駕，蓋亦急於勤民而不及深思，而吾弟亦不免輕於一出。君子大節，當爲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所可幸者，聞尙在烏公幕府，未嘗署一官，領一職，猶爲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豫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賽公，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間，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疾歸去。如此則從戎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乃爲心安理得。若略得獎敘，則似爲利而出，大節

一虧，終身不得爲完人矣。聞烏公爲當代偉人，僕於邸鈔讀其摺奏，傾心欽服。吾弟入其幕府，足以增長閱歷，洞習韜略，他日事業，愈不可量。僕亦樂弟之因此而彌增智勇，將來備國家艱大之任也。若弟不在烏公處，則他人罕足與共事；即可抽身歸去，既不願得保綏，又不能成功，又不獲與賢者同事，增長智勇，則何必久繫彼中，使方寸長此懸懸乎？

右汪君少逸，元愼者，居鄒中丞幕府，長於地理之學，與僕相好。頃渠以書來，道足下繪潯州圖，極爲高公所賞歎；果爾則亦善矣。汪君熟於開方計里之法，可從之講求也。

僕守官如常，靡足稱述。三月間，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條陳一疏，以聖德盛美而預防其蔽，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託空言，而僕則指實，太傷激切，蓋嫉時太甚，忘其語之戇直。聖量如天，曲賜包容，不唯不罹罪譴，亦且不挂吏議。凡爲臣子，同聲頌盛朝不諱，感激思報，況僕之身受者乎？比兼攝

秋曹，冗忙異常，幸癰疾大愈，十去其九。南中自家君以下，及寓中大小，并託妥善，堪慰厪注。粵中兵事，凡吾弟所親見者，望日日記出，閒中縷晰示我。

覆彭麗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

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慨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鋸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被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與馮樹堂

國藩以八月廿三日抵家，撫棺一痛，恍如隔生。母子別離，十有四年，歸對北堂，千號不應。而風鶴警報，朝夕以異，益爲不孝之子，增此駭浪，以助愁慘，閉目靜思，誠不知所謂官者何榮！所謂生者何樂也！

遵嚴親命，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居室後山，尙思別尋葬地，稍展微忱。臘月中旬，被命出山，几筵之供奉莫親，椿庭之定省復缺，前罪未贖，後疚仍臻。宦場倫次，各有職思，置此不宦不紳之人，哽塞其閉，於人覺耳目之非是，於吾則承乘之並乖；欲有所措置以行吾志，蓋時時與大輻相丁，又不特肯綮之傷刃已也。惟土匪實繁，諭旨特重在此，亦欲稍學武健之吏，以伸一割之用。三四十年来，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養賊作子，重興萌孽，而貽大患乎？[？]是以致書各州縣紳耆，又剴切示諭，惟以除暴爲務。才慮短淺，無足取信於人，未知終裨萬分之一二否？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卽亦無復它慮。岷筠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己自黃陂與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

惟岷老之師，尙在漢陽德安一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璞山歸湘，卽往省城請餉，蓋與初議異矣。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昨爲一書，規箴璞山，未知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思愆成之，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鄂省事棘，萬不可不發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纓自行者。而此義雖銳以自任，左右無能夾輔之人，以助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亦同此懸懸也。

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

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

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閱吾弟與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稜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

不憚，於是初八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暴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懼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畚，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處足下無以荷此重任。

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諭旨，令帶勇即日援鄂。今不特僕不必去，即足下亦可免此一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至足下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須兩月，裹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理。朱石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

有興舉。若中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衡城。就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析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子杖劍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一書。苦雨多愁，所懷千端，諸推心照不盡！

覆林秀山

接到惠函，並地圖，練勇說，藉悉一切。地圖莫精於康熙內府圖，其準望勾弦，皆命星官親至各處，按諸天度，測量里差。乾隆內府圖，又拓而大之，亦甚精當。蓋出齊次風宗伯之手。近時陽湖董孝廉方正，依此二圖，定爲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諸剞劂。外間傳本，莫善於此。洪稚存太史圖，紙幅太隘，考究亦粗，卽東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據以爲行軍之指南也。

團練須合數州縣通力合辦，尊論誠不爲無見。然鄉里孱民，無事則歡聚技擊，有事則驚顛獸散，微特不能當粵寇，卽土匪猝起，亦當難於驅除。必得明幹之

州縣，公正之紳耆，擇富饒之地，苦心舉行，或可有濟。然安得許多賢有司，都都相望，邑邑相屬，盡足以辦此者哉？法豈可恃？亦視乎人耳！三疊鎗陣法，撒星陣法，皆本之李穆堂侍郎，自爲破賊妙法，特操演不熟，則臨事仍歸散亂。古法可用者多，總在平日習慣，臨陣不盡棄去，斯爲有補也。

前者鄂垣警急，諭旨命鄙人督勇往援。以賊船下竄，武昌解嚴，無庸赴援，業經具摺覆奏。惟念天下紛紛，羣盜如毛，江南之三城不收，固爲心腹之疾。即使北直澄清，三城克復，而羣盜四散，亦成流賊之象。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願止；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鄙意欲募勇六千人，苦心精練，合成一枝勁旅，破釜沈舟，出而圖事。其帶勇之人，概求吾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鈴之祕者，與之共謀。方擬專函密告足下，而足下專使適至，乃與鄙意不謀而合，鍼芥之契，若有神助，此中之氣機，殆未可以言語罄也。第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

羽不豐，不可以高飛；若倉皇一出，比於遼東自詡之豕，又同霸上兒戲之師，則徒見笑大方耳！必須練百金精強之卒，製十分堅緻之械，轉戰數年，曾無餒志，乃可出而一試。祈足下於此二月內，晝夜磨練，講求操兵造械之法，至臘底奏聞，札調來省，春初即可整軍東下；所有應辦事宜，另單開列，祈斟酌遵行，如有不當，再以書告。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比又得夏觀察書，尤以推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風格，不似世間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

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
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
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頃間奉到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剿。自維才智短淺，無能爲役，而興辦船隻，選
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
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尙祈岸幘棹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逮，面爲指陳，至
幸至幸！又聞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亦望閣下以尺一致之，囑其在
鄱陽、宮亭之間，招集漁戶，早爲部勒，以待湖南、北兩省之師，過湖口時，一相會合。
其所須經費，卽乞與憩亭兄熟商，必有方略，可資集用；若能於漁舟之外，更謀雇
買民船，改修戰艦，可置礮位，尤足以壯聲氣。若二者俱不能，則陰求血性男子，召
募義旅五百人，與此間陸路之兵，聯爲一氣，亦足以別開生面，飛揚旌旆。國藩智
小謀大，不無見哂方家；然大局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宜晏然袖視，坐聽狂賊

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與劉霞仙

自聞季霞弟殉難之耗，寸心傷悼，惘惘如有所失。非以國藩之故，吾弟斷不能羈滯軍中，至二年之久；非以吾弟之故，季霞斷不能行役鄂中，至千里之遠；是季霞之逝，吾弟累之也；實國藩累之也。使吾弟上無以慰老親，下無以全友愛；國藩負疚神明，夫復何辭？

迺者凡在敵軍人員，一技半職，皆得月分祿養，薄沾微潤。惟吾弟與雲仙，不議月俸，出比龍兒，而蛻若蟬清。蓋國藩不欲以職事累兩君，亦不以榮祿相訓，使兩君得遂其來往自由之身；此鄙人之微意，而吾弟與雲仙所默喻而便安之者也。不謂季霞冒犯矢石，遂以身殉。念閣下艱難相從，寒暑跼躅於拖罟暗艙之中，又以力戰，隕喪愛弟。是未受職事，而勞苦過於職事；重大之人，未沾榮祿，而得報

異於榮祿優厚之人，固天道之不可推測，而國藩之負疚懷慙，乃展轉而彌深。謹具贖儀二百金，爲季霞營齋營葬之費，道途梗塞，無術速達；俟賊氛稍息，卽專差送交迪庵觀察，請其妥寄。

近聞諭旨，飭南撫傳諭老伯，命吾弟出辦軍務。朝廷甄采正士，與謀軍國，此古來所罕見。正氣得伸，朋來無咎，吾弟應詔而出，萬不可以少緩。不知新歲已啓行，赴鄂否？瞻望台旆，悠悠我思。賤軀物適，癱疾自服，雲亭方藥，比十愈三四。次青在蘇，官度扼守如常。黃虎臣尙稱營官之佳者，水師終乏起色。筠仙與弢甫同赴浙江籌餉，正初當可抵杭，弢所薦士，有龔孝拱、趙惠甫，頃已到營，皆英邁有識。諸關綺注，用敢布聞。

與劉霞仙

尊惠薯蕷丸，近十日服之，尙無成效。

大箸遊記二首，以義理言，則多精當；以文字言，終少強勁之氣。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筭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論文臆說，當錄出以污尊冊；然決無百葉之多，得四十葉爲幸耳！李雨蒼、雲麟——卽去冬上萬言書者——企仰令問，特往趨叩，予以一函，爲進謁之資，乞進而裁成之！

與彭雪琴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利；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足

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與邵位西

承大箸墓表，自首至尾，皆論弟奪情之事，此似表弟之墓，於先君子無涉。弟以十二月接到時事，與大篇中所陳各情，多有不合，先人葬地，刻下正謀改卜，可否敬求鴻文，另纂一通，增光泉壤，垂示家牒，幸切幸切！

張小浦中丞之事，聖恩已許其守制，特以主者未能宣廣仁化，遽擇替人，致令進退兩難，其汲汲求去，亦自持之有故。閣下所謂責之大義者，不審云何？考經典中言奪情事，惟公羊傳較詳，孔字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微示諷戒，則固未深許也。後世奪情，大約君固留之，臣固辭之，兩盡其道，未有君以爲可去，臣自請奪

情者也。

近世官場丁憂，率不回籍，或奏或咨，留營留省，自請奪情，習爲常例。鄙人不幸兩次奪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間，進退之際，茫無依據，至今惶愧。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惟冀一二有道君子，錫之箴砭，兼亮苦衷，卽深夜冥行，庶有見明之日。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知者棄之惟恐不速，知我者復責之惟恐不周，則歧路又歧，將奚所適從也？廿年摯愛，聊一鳴白，惟無棄其隘薄，而更憲以法言，感幸曷旣！

覆易芝生

接惠書，敬審以舍弟溫甫之故，遠勞台駕，同莅省垣，並荷慰晤殷拳，感哉無似。

溫甫舍弟志趣高邁，讀史頗熟，方冀其日就平實，有所樹立，豈意三河之變，

遽罹浩劫，先軫歸骨，實增隱痛。家叔暮年，遘茲閔戚，尤難爲懷。惟念亂世命輕，猿鶴沙蟲，同嘆道消，則牖下未必爲福，疆場未必爲禍。且歷觀忠義死事之家，其後必昌，天道昭昭，不爽毫髮。以溫弟生前鬱鬱，或者其孤得稍伸於異日，亦未可知。望閣下於家叔處婉辭開譬，舍飴自娛，無過悶損，以傷天和，則仁人之賜也。

舍姪輩質地，均可造就。惟吾鄉讀書，間斷時多，有恆者少，幸得名師誨導，祈於有恆二字加意，一暴十寒，聖賢所誡，乞與寅皆兄、翠山弟講求，可以恆久之道，闔家感荷！

覆何廉訪

自去冬以來，每得賜緘，輒與幕府諸君子伸氣疾讀，擊節譁呼，不徒歎其文藻之卓絕，卽論書翰之美，飄飄意遠，亦自足遠追北海，近揖夢樓。此間一二勝流，傾情倒意，正不必索揚雲於後世，訪賀監於稽山。

迺者寓居臨川城北謝氏第宅後有高樓俯瞰雙江吐納萬象頃與子序霞軒次青少荃仙屏諸君宴集其上適讀尊製將進酒六章諸君卽事奉和用其體而不次其韻亦日以敦迫鄙人鈍拙尙未就也篇末西江吸盡之旨有識同慨然升斗之水終亦易圖尺波可通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但當相忘於江湖耳

次青每念左右常用結轡渠日來患病思得閣下一爲診視務望撥冗速來爲次青立起寒疾卽行藏至計亦可互商企切禱切

致翁藥房中丞

京華小別忽踰十年執事草檄江淮勳施爛然望景懷嚮竊用馳慕嗣聞移節皖中值驚波顛頓之會舟人束手篙櫓俱失猶能屹立中流從容裘帶中原多故獨任其難猥蒙賤問獎借過情欽伏之餘祇增慙悚

壽春爲淮右關鍵得公威望鎮守撫一方以固全局引楚師以圖大舉詹望

旌幢，驩跂無量！國藩歸廟朝班，因人錄錄，聖主初元，謬有陳列，二三老成，見謂無當，遂同商邱之木，空食支離之粟。屬以墨經南還，襄治團練，旋奉鄂省，皖省援勤之命，兼受吳公、江師友之託，戲造戰船，兼募陸勇，嗣是馳驅江介，或利或鈍。本年夏間，疊奉防蜀諭旨，比因湘賊南竄，蜀可無事，鄂帥奏請移師圖皖，明詔敦促。乃由鄂渚回駐巴河，徐規進取，幸得執鞭弭以從左右，望海知歸，良愜素願。惟材力罷鶩，日光眵昏，老境侵尋，不堪復圖重遠，敵部亦甚單薄，恐負知己期待之厚。尚冀隨時緘示機宜，俾獲遵守，無任感荷！

覆歐陽小岑

得惠書，并南屏一緘，敬悉一切。

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子竈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

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自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詞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敍，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蚌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致吳竹如

九月初，接奉惠書，得悉夏秋兩緘，均塵臺覽；敬諭德業閱富，學道不厭，欽企曷既！閱邸鈔，知復陳臬畿輔，未審左遷，果緣何案？圓鑿方柄，齟齬乃分，所應爾；幸聖明在上，猶覺直道得行耳！

桐城方君，援儒入釋；閣下辯絀田巴，角摧張鹿，竟能引異爲同，範圍不過，此黃魯直所謂能就心地收汗馬之功者也。近年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

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慝亦釋，故賊餒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憾不得與閣下促膝密語，一攄積愫。

國藩日景鎮克復，卽率師西上，會湖南巨股，盡竄廣西，蜀可無虞，諭飭令會勤皖賊，現擬四路進兵，沿江兩路，一由石牌以規安慶，一由潛、太以取桐城；傍山兩路，一由英、霍以搗舒城，一由商、固以規廬州；與胡中丞分任其事，聲勢頗盛。惟羣盜如毛，我軍尙單，未知能否得手？

珂鄉數百里內，友朋死於此者至多，如江岷樵、陳岱雲、鄒叔績在廬州，呂鶴田、朱臥雲在臥城，何丹畦在英山，郭雨山在定遠，戴存莊在桐城，舍弟及迪菴等

在三河，思之至痛。若能廓清一方，爲親友少雪此積憤，亦一快也！

覆吳南屏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至尊書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痒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閔惜。昔睹讓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汙累，至靡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

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

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梁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之寄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

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

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究生父子之在敝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尙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嘆然也。

與何廉訪

閣下此次次韻大篇，似較上年三疊尤爲卓絕。秋長消人，四發端句，何減後有千年自此開也？愈唱愈高，幾欲去天三尺，其謂是乎？

承詢及欲購書目，鄙人嘗以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三百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

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敝處現無多書，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十三經、廿四史，無論或全部，或零種，均乞代買，非初印者，則不必買。此外嘉道以來，所刻諸影宋本書，亦祈購覓，不惜重價。瑣瀆精神，不安之至。

覆張廉卿

前敵各軍，久應進兵。前以浙警，繼以雨阻，未得遽赴。頃始分偈安慶桐城兩路，猶未能直薄城下，地大人衆，都未能應弦赴節。讀來示，所稱先事熟籌，乘機迅

發云云，爲之愧赧。

援鵝堂筆記，粗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閒。戴東原謂：『閩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書，於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鵝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薑塢鈔謄之也。間觀它卷，亦多義門謄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箸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薑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日進無疆，至爲欣慰。輒就鄙見，評騭一二，以資互證。

僕近亦作得文數首，都不稱意。年老目眊，但思多讀古書，以補昔日之闕。人事紛擾，不得如意。茲可懼耳！

覆彭雪琴

國藩至黃石磯，僅帶幕客二李，及親丁數人，巡捕文案數人而已。欲與閣下、及厚菴、及舍弟，靜談二三日，千乞無迎接，無辦席，無令營哨官弁紛紛請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礮。各營在黃石磯者，令稟見一次，餘在下游、上游者，一概不許來見；斷不可做八九年湖口之樣，多費錢文！連日與希菴暢談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菴及閣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覆李雨亭

接惠緘，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

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

僕精力日憊，權位日崇，隕越之虞，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少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須北上否？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天津之事，決裂至此，驚心動魂，可爲痛哭。幸近日接奉硃批，皆七月初五以後所發，聖人似尙不改常度。侍昨寄希菴信云：『方今天下大亂，人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

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云云此後侍與老前輩當謹守準繩互相規勸不可互相獎飾互相包荒卽昨留駱帥等度外之舉嗣後均不敢爲矣。次清已到祁門浙事危急患不在賊多而在兵勇太雜太亂實覺無藥可醫。桐城援賊果到否？久修之壘易守似不宜因援賊到而另移新壘。

覆陳俊臣

惠書具悉。足下秉德孝恭不忍暫離寢膳僕亦何敢相強惟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僞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

鄙人近歲在軍不問戰事之利鈍但課一己之勤惰蓋戰雖數次得利數十次得利曾無小補不若自習勤勞猶可稍求一心之安自到皖南軍無起色寧國頃又失守左鮑均尙未到良深焦灼江西一省鄙意欲力求保全以冀外圖吳越

內固桑梓。敬求閣下仍招桂勇三千，惠防南贛一路，每年可歸省一次，以慰門閭之望。彬、桂有警，亦可率師回援，實屬公私兩便。筱泉新授贛道，必不掣閣下之肘。特此飛商，務望相助爲理。

覆劉詹崖

頃奉惠書，諸多過獎之說，愧不敢當。老前輩里居奉母，錦堂色養，慶洽期頤，荷章紱之榮加，助萊衣之有耀；而維桑保障，無曠晨昏，似無所用其瞻顧也。示及林居日久，闔閭疾苦，蒿目心傷。此舉如奉行不善，適以擾民等語，極是極是。

侍家世寒素，深知一粒一絲之匪易；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三二，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與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雖行之未必有效，差幸與閣下來示意趣相

同。猥以不才，承乏珂鄉；適值台旌督辦團練，有同舟共濟之誼。此後互相戒約，侍處如有擾民之政，敬求老前輩隨時箴規，尊處如有擾民之事，侍亦當隨時獻替；所屬官紳，亦互相董勸。我輩存一分之心，小民自紓一分之力。團練一事，各省辦法不同，議論亦異。約而言之，不外兩端：有團而兼練者，有團而不練者。團而不練者，不斂銀錢，不發口糧，僅僅稽查奸細，捆送土匪，卽古來保甲之法；團而兼練者，必立營哨，必發口糧，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卽今日官勇之法。國藩於咸豐二年冬，奉旨辦團，卽募鄉勇一千零八人，在省訓練，分爲三營，其營官爲羅羅山、王璞山、鄒岳屏三人，係在藩庫支餉，餘皆團而不練，不斂民財。三年冬，造船添練勇，始行開捐。老前輩此次興辦，可否仿照鄙人舊例？各屬皆團而不練，以節糜費；獨練千人，以保吉贛。如其訓練得人，則漸次添募，亦極易事。如卓見以爲然，則侍當具奏梗概，伏候復示施行。

江西遭六七等年大兵之後，元氣未復；今北路則有侍與鮑左諸軍堵剿，東

北則派屈道等防守；惟南路空虛，擬令周念慈招康勇三千，陳俊臣招桂勇三千，新授贛鎮陳金鼈練兵三千，又於吉安練團勇一千，合爲萬人，請閣下主持其間，李小泉觀察協同經理。兵雖不多，而逐日必操；餉雖不厚，而按月必楚；庶幾南路緩急可恃，不至再被蹂躪。芻蕘之見，伏候卓裁！

覆李筱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許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

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昇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夏毀甫

頃接惠書，並送到大箸，具見研經耽道，學有本原；軍中少暇，不及悉心紬繹，但緝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

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望。

婺源大賢故里，有江汪諸儒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忠義，既經采訪詳確，造成冊結，即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并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即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采訪，不勝跂望！

覆胡宮保

連接惠書，鈔寄探報，及六君子公緘，具悉。

此間侍與諸君各有一議，鈔呈尊覽，祈閣下兼綜衆說，折衷一是。至西巡之說，則萬萬不可。木蘭秋獮，本國家之憲章；嘉慶年間，無歲不舉；宣宗因抱鼎湖攀號之慟，不忍更蒞其地，非棄而弗有也。距京城及東西陵，皆不甚遠；即去盛京暨

科爾沁部，亦不過數百里，左右前後，無非四十九部之臣民。以鄙見觀之，權宜避狄之計，無如熱河之妥善者。若秦晉則物產兵力人心，無一足恃，不知何見而以爲愈於灤陽。大抵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輩尙可不必遽議，閣下以爲然否？

又

鄖兵至，奉賜書，並錫匣惠件，又梅村兄與廉卿鴻文，讀之，愧悚難任。公有賜物，無一敢卻；此次則實不敢當，而又不敢逕璧。謀之少荃，以爲令誕不遠，可還以此致祝，而媵之以他物，姑存其說，先以鳴謝。梅公之古藻聯翩，廉卿之真氣流轉，獎許之過，期待之厚，諸無以副之。少遲再行肅函奉謝，專丁歸，又奉環章，西遷之說，幸與日前寄復嚴張信不謀而合。至云斬程元振，出之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

李，則爲跋扈；尤爲至論。嘗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

靈營新軍苦甚，主將又愾忿不解，俱非佳象；侍心竊憂之。宋國永似尙曉事；然亦怯於積威，難遽挽回。公辛苦教練數年，成此一枝勁旅，恐一調南岸，而踰淮變枳，尤以爲疚！

又

惠書，敬悉一切。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自是至當之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敢以質之左右，有當萬一否？

桐城之捷，此間得見探報，粗知大概，戰事尙無所聞。左帥來祁已四日，其部

下自安仁大捷後，至今尙無續報。若再不紮屯溪，此路賊必生心，可慮之至。九舍弟仰承明教，尙知欽感。我公實能以善養人，不僅以善服人，故才氣之士，易於服化。敬謝敬謝！

又

得惠緘，承獎贊，借夷助剿一疏，係左季翁捉刀爲之，鄙人不辦此也。至於大敗之後，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則鄙見與季公相同。此時以甘言德我，我乃峻辭拒之；異時以惡言加我，我反哀辭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虛與委蛇，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猶爲少足自立之道。比聞僞忠王圍玉山，實挾有黑夷數人同行，江浙千里，不免辛有之歎。左鮑二公，因連日雨雪，致阻師期。黃文金在石門一帶，殊無退意。鮑公由祁門回剿景鎮，蓋欲收夾擊之效，摹仿閣下令金余萬人出水吼領之法。

尊恙全愈否？已移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國藩久不開卷，近日苦雨無繆，略一繙閱，都無意緒，不足仰報。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衆口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

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

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惟采擇，仍賜辨正爲荷！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遘鼎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人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

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卽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怛傷！現請文任吾、周壽山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菴二人代爲主持。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

誠去僞』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僞便佞，名實兼收』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露其端；今果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席鄧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

惲方伯會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咨達冰案。接部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敝鄉幸！爲同譜慶！卽爲東南大局稱賀！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紮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逆守禦已固，恐難猝得。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巢湖水面，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與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徧，使我一一如目睹，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菜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

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鮑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囑至囑！

覆金竺三虔

來示，謂決意居鄉；不知有屋可住否？繁華侈靡之風，到處皆有；若在已不能力持，則不覺又入奢靡之途。弟於去冬今春夏，連嫁三女，每次用嫁資二百金，包

諸所有，另備酒席及途費五十金，此亦勉強行之，悍然不顧；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簡省。二小女爲岱雲次子婦，聞陳家亦尙儉樸。閣下素不善治生，恐難過從節齋也。

弟身體如常，癱疾近亦略愈；惟畏暑特甚，往往汗下如雨，又以位太高，任重，晝夜惴慄，不得少休。而積閣之件尙多，恐終不免於顛蹶，知念附告。

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畢，備荷心注；並惠寄大箬四函，羽書偶暇，時一雒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掇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汜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肱，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

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盞屋諸先生學稍偏；而毛西河、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原、程棉莊諸君放言高論，集矢洛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實非

苛論云云。具見日弓月矢，衛道苦心，閩洛干城，老當益壯。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學，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釐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生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涇陽、景逸、梨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偏撫其疵瘡，無完肌，獨心折於湯睢州。睢州嘗稱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谿狂談，艮齋邪說，洗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況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衍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勳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

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發名者。睢州致書稼書，亦微規攻擊姚江之過；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志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慎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鄆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窒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妄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間，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炷，學者不復覩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毀，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尙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蔣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

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說，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王、戴東原、程棉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漫罵，則真說經中之洪水猛獸矣。

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萬仞，歲寒共勉，無謙言草茅佔畢也。皖北巢、含等處，賊氛已清。皖南游魂，尙在石埭一帶。鮑軍時呼庚癸，難賈餘勇；幸祁門尙有他師，不難卽殲此寇。舍弟靈樞安抵皖省，月之廿一日，卽由江路扶回里門，仰蒙朝廷高厚，追贈按察使司，酬其戰功。竊惟蛾賊未掃，鴿原忽徂，手足之懷，傷心風雨。冗次奉復，偶抒管見，藉候箴福。節候嚴冷，伏維爲道自衛，不盡願言。

覆李希菴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己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

楊樸菴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日不開口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辦。然不服藥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五年始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

此間軍事，無論夷險難易，不必系念，此後亦不復以軍務相關耳！但求設法令逸亭來皖，聯絡蕭、毛、成、蔣諸軍，俾貴部不至全改舊觀而已。

覆李宮保

金陵克復，國藩以六月二十五日東來，省視諸將，憔悴可憐之色，幾於不可辨識；蓋自六月初一日以至十六，晝夜苦攻，曾無片刻少休，而四方各營并出行隊，至鍾山一隅，別無帳棚可支，日曬夜露，全無遮蔽。自舍沅弟暨各將領，皆入地洞之中，故形色迥變。舍弟熱毒久不愈，其克城首功之李臣典，竟以積勞一病不起，蓋與程學啟同一可敬可憫。此城雖以力爭得之，而將士勞苦過甚，乃亦若生摘之果，不適於口。城中僞宮賊館，以及民居，概付一炬，百物蕩盡，而羣尸山積，善後事宜，竟不知如何下手？據僞忠王供稱，侍逆之盤踞，崇宜等處，係渠與之約定，三、四、五、六等月，則擄江西之糧，以飽侍逆等股之賊。今金陵既克，侍逆等之去，尙不可知。惟勸官軍不宜多殺兩廣人，恐粵賊勢孤而心愈固結，則軍事仍無了日等語，擬日內卽行正法，倣陳石二逆之例，傳首各省，以快人心。

國藩與舍弟物商一切，仍回安慶，至八九月再來。湖北之賊，尙在黃岡、麻城一帶，不久終當入皖，擬請雄師北渡，肅清淮南北各屬，以保珂鄉，亦卽以衛蘇疆。

一至淮北，湘勇遠不如淮勇也。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并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鶴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

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媚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室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致馮景亭

辛酉歲接奉惠書。猥以詩人所稱方，召盛軌，遠辱勛勉，被飾逾量，非所敢承。又蒙示以校邪廬大論四十首，屬爲序跋，紬誦再四，便如聆葉水心、馬貴與一輩人議論，足以通難解之結，釋古今之紛。至其拊心外患，究極世變，則又敷天義士所切齒而不得一當者；一旦昭若發蒙，游刃有地，豈勝快慰？顧如國藩之陋，奚足弁言簡端？是以操筆輒止，不克報命，亦遂不復以一箋相酬答。蓋始則過於矜慎，繼則益之內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

自大箸珍藏做齋傳鈔日廣，京師暨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天下之大，豈無賢哲窺見閣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緒？尊論必爲世所取法，蓋無疑義。

國藩於六月杪，馳至金陵，粗舉善後事宜，因周覽貢院內外，樂其易於修葺，遂定本年十一月舉行鄉試，一以慰羣士進取之志，一以招轉徙無歸之氓。其上下江分闈之議，俟闈場既畢，兩省賢紳會商定奪，屆時務懇台從枉過金陵，藉展良覲，而斯事亦得折衷至當。減漕一節，洎無定論。鄙意常鎮十分減一，不在原奏

之內，必須遵照諭旨部文，不宜與蘇松太牽算，亦不宜另請再減地丁，此自直截簡便，易知易從。至於蘇松太三屬，或普律三分減一，或按科則之輕重，定減賦之多寡，弟不敢拘執己見，俟台旌至金陵之日，鬯聆至論，以祛疑滯。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

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事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闈，無人闈焉者；上門闈，

實字也；下門闥，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以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筓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卽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歸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卽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拄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龐」，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臄，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臄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厚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箸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喜爲常

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

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殽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群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詁也亦可。

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己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

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億命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勸。

與李幼泉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

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

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意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

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啟等，必有獨得之祕，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

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不有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河南久望鄙人前往，今既不能赴豫，未便更回徐州，只得且住濟寧度夏。過徐各軍，紀律何如？望一一詳示！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稽裁復。頃舍沅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著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練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

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國藩自臨淮遭風後，抱病月餘，請假兩次，十月具疏請開各缺，蒙恩准釋兵符，交少泉接辦，而令鄙人仍回兩江本任。賤恙標症雖除，本原已虧，說話稍多，舌端蹇澀，不能多見賓客，多閱文牘，斷難勝兩江繁雜之任，頃已兩次疏辭，如不獲命，仍當再四瀆陳，得請而後已。受恩深重，義難以身置事外，祇可留營調養。去歲所示北陌東阡，扶杖觀稼，勢誠有所不能。又聞吾鄉俗日奢靡，百物昂貴，保至提鎮副參者，不甘家食，躍然有鷹隼思秋之意。而哥老會人數太多，隱患方深。閣下細察物理，桑梓不至別懼惡劫否？後進中有好學篤志之士否？尊昆仲果足自給，不須別圖生計否？便中示及一二。

覆黃恕皆侍郎

承來示，述及佩蘅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縮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虛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懼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諡無文者五人，敬求開單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找尋，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致朱堯階

弟忝竊非分，位極人臣，不特少時念不到此，卽咸豐七八年與閣下相聚，亦不料晚節僥倖若是。惟東南民困，捻患方熾，軍務一日未平，則一日常在殃咎之中；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閣下若聞鄙人有失德墮行，尙望惠書規戒，無少諱貸；卽寒門子弟，或有愆尤，亦望隨時啟迪！

哥老會一案，弟有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嚴禁株累誣扳之風，以靖民氣。而舍弟澄侯不以爲然，必欲搜剔根株，竊恐愈剔愈多，愈搜愈亂，禍無了日。求閣下勸誠澄弟，不再搜尋，靜以俟之。

致周縵雲

前此面商前後漢書，每卷之末一葉，刻一戮記，云：『金陵書局做汲古閣式』

刻。』昨見局板，尙未添刻，請卽飭令以後各卷，皆須增刻；以前各卷，可補者補之，不可補者聽之。

僕嘗論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多有稜角，是不僅在體，而並在畫中見之；粗則耐於多刷，最忌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密勻。既係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常執此四端，與工匠講求，殷勤訓獎，嚴切董戒；甚至朴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或寫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伏候卓裁！至賣價不妨略昂，取其贏餘，以爲續刻他書之資。請酌擬一價，僕再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賞罰，亦請酌議條規，卽皮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宋體字書，刻之精者，如汲古閣樂府詩集、學經室集之類，須覓一二初印，存於局中，以作榜樣，吾輩留心物色可也。

與李眉生

中夫在鄂，屬吏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譽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絲入扣否？

東揜之平，省三實著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無介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置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也。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

閣下向好爲詩。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東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

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卽是長生之訣。異日或仕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致劉省三

雨生中丞頃來此間，出示閣下與渠書札二通；不惟忠言戇論，披肝瀝膽，令人起敬；卽其字裏行間，一種英姿颯爽，天趣洋溢，亦使人愛不釋手。惟少帥之於閣下，實人間罕逢之知己；雖罕虎之於子產，仲謀之於公瑾，不是過也。閣下縱有抑鬱未伸之抱，未有怨及少帥；詩所謂『不宜有怒』者也。貴部若不渡黃北征，終恐少帥勳名減損。且銘軍久駐灘上，終非了義，尙希內斷於心，及早轉圜，無任感盼！

覆何子貞

接奉惠書，並得寵賜大集。伏承與居多祐，纂箸彌勤。魯殿靈光，薄海欣其健在；謝家蘭玉，繞膝盡是詩人。深慰瞻企之私。惟子敬同年，人琴遽喪，致傷老懷，尙望強自排遣，頤性葆真，至以爲禱！

尊集奉讀一二，盡取古人之精華，而一不襲其貌，竟不能舉一家以相擬。惟博綜衆流，才力富健，則於近人曝書亭集爲近。其天機橫溢，孝友篤摯，時有度越竹垞之處；特酬答之際，不擇勝流，間有俗題揮斥之餘，不耐矜鍊，斯又遜於朱氏者。鄙人於詩致力甚淺，不敢作序，以駭鴻編，聊貢其愚，仰希鑒裁！

此間自刻船山遺書後，別無表章前哲之刻。李帥飭局刻諸經讀本，國藩回任後，繼刻三史，計冬間乃可斷手。開刷時，當以初印本奉寄台端。儀禮正義板，不知現存何處？吳帥入覲南旋，聞當由金陵浙江入蜀，會當一詢究竟。江浙學人，近歲似以俞蔭甫爲冠，所箸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往往精密軼倫，惟年未五十，成書太速，刻之太早，間有據孤證以定案者，將來仍須大加刪訂。吳子序遺集，其從弟

子登刻之廣州；昔年所刊喪服會通說，卻未重刻；各種似不如喪服之精。其家式微特甚，良可憫念！

令姪性泉之事，久經函寄少泉，尙未具奏。渠比當危疑盤錯之時，未便催促，世法所束，解脫良難；然終當令其湔被無垢，重履亨衢也。

致許仙屏

正封函間，聞李少帥已拜協揆之命，爲之抃慰。自去秋以來，疑謗紛乘，少帥寵辱不驚，禍福不計，心靜力堅，卒能艱難百折，歲此奇功，不特雄才過人，其德量實已大進。次青在黔，屢著勳績，告養回籍，不知仰邀俞允否？頃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索序，博雅公核，近數十年無此巨製。僕自甲子以來，嘗悔昔年參劾次青爲太過，又以剿捻無功，引爲愧憾。今大功出自少帥，而次青光復舊物，篋有傳書，曩日同袍，不至苑枯懸殊，似鄙人兩端愧悔，漸可以少減矣。

覆郭筠仙中丞

七月得讀惠書，並大箸縣志彙本；以校勘未遽卒業，遲久不報。頃又得九月賜書，敬承所示縣志，誠爲傑構，直欲以一邑而備具天下政治之得失，古今典章之要最，納須彌於芥子，決治忽於片言。藝營服山陽魯通父近作邳州志，清河縣志之精當，尊箸又別出機杼，各擅勝場。惟微窺尊指，稍有炫博之意，故於吏書、刑書、五行略等篇，妄有簽商，未審果當於理否？讀藝文略，知閣下近箸甚富。經史子集四部，皆有纂述數種，博而知要，敏而不倦，殆韓公所信爲『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重』者耶？

國藩精力日衰，老而無成，久處崇高之位，酬應紛繁。一月之中，與古人經籍相對，曾不數日。頃量移三輔，朝廷蓋以積疲之區，責以整理之效；不知孱軀頑鈍，難供驅策，拙疏屢稱不能多閱公牘，不能接見賓僚，未蒙信納。頃於冬月初四日

北上展覲，鞭跋鼈而登太行，隕越實在意中。左帥表劉壽卿之功，謬及鄙人，論者謂其伸秦師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與黎蓴齋同治己巳

接手書，汲汲以修名不立，志事無成爲懼，有屈正平、陶士行之風，良堪敬仰！至以建樹無聞，遽用皇皇，則殊太早計。三十三歲，甫及壯年，古來如顏子、立德、周、鄧立功，賈生立言，均在少壯；然千古曾有幾人？其餘賢哲代興，樹立宏達，大抵皆在四十以後耳！以仲尼之聖，而不惑亦待四十。今來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疑，似聞道更思早於魯叟，斯可謂大惑也。

三史通鑑次第卒業，爲學之大基已立；若能精進不懈，博覽而約守，資深而居安，終有灑然自得，渙然冰釋之日，殆非他人所能共喻。至於朝夕升斗之謀，則丁中丞道出此間，當與之一熟商。此等亦有運命，大囊之說，頗省記否？

致倭相國

前因二麥歉收，永定河決口，猶冀秋稼豐稔，少資補救。乃七月亢旱過久，秋成又復災歉，公事不順，官民交困；練兵既尙無頭緒，治河亦茫無把握；卽吏治清訟一事，亦因歲歉之故，不能處處嚴切催督。到任半年，略無寸效，抱愧何極！精力久已衰頹，近尤意興銳減，古人所謂不學便老而衰，殆其驗矣。

此邦不乏名賢，明世如楊、趙、鹿、孫輩，皆以豪俠而入聖哲之域。今則遺風邈然，而淫亂滅倫之案，層見疊出，人才日少，風俗日薄，所關匪淺。前飭各屬保舉人材，現亦次第來省。自慙學業百無一成，不足以引導多士，思欲得一德成而學富者，爲多士之楷模，或作山長，或別爲位置，總求莊敬摯懇，與士類旦夕切磋。士氣果振，薄俗或藉以漸變；雖明知收效迂遠，然不敢竟置之不講也。老前輩當世儀型，羣流歸仰。敬乞代爲留心，凡學徒所崇奉者，德望固爲先務，文采亦不可少。不

審尙易於訪求否？

覆郭筠仙中丞

正月中旬，接意城親家信，告依永之變。旋接臘月十八惠書，並鈔詩一本，賦一首，事略三紙，畫一紙，讀之愴惻，不可爲懷。比卽爲墓志銘，脫稟後，塵陋不堪覆視，卽思改爲之；迄今已將一月，心如廢井，竟不克更爲當意者，遂將此稿鈔呈台覽；乞加芟正上石。以依永之仁慧，又念親家之傷懷，憫弱女之早寡，百緒悽悒；而拙文乃不能道達千一，甚矣鄙人之衰也！其詩序俟閣下編成卷帙後，續行屬草；或者心清意暇，當稍勝於此，以慰盛懷耶？依永之詩，每有打破後壁之語，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自非少年人所宜；然亦不謂遽止於此。

國藩北來以後，亦無佳況，內人目疾已篤，無可挽回。鄙人目光益蒙，不復能觀書作字，回思生平術業，百無一成；加以直隸上年終歲亢旱，今年麥秋，又已失

望千里嗷嗷，莫爲之所，自愧有玷斯位，久處穹官，只播其惡於衆耳。

承示，將彙刻宋以後儒先遺書，而令僕參究要略，是真問日於盲，而不計扣槃捫燭者之窮於對。竊以纂敍先儒之事，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清先正事略等書，搜采粗備。若必盡求諸儒箸述，而仿張清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論訪購不可徧求；即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繁；芟節而刻之，則孝先之芟節，已爲有識所詬病。且所貴先儒之書，謂能示人以爲學之軌塗，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之鵠，而辨其毫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既似散錢委地，爲知德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隲，而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至謂賀、唐、胡、朱諸君，皆善人而無後，則天人感應之故，古今久無定論。僕則謂君子畏天安命，莫篤於張子西銘，所謂恭如中生，順如伯奇。因來示及此，已於依永銘中泛論之矣。省志局事，比尙攬其全綱否？霞仙於三禮欲有所撰述，不知曾

否創稿？遠道欽企，悵悒無涯！

覆吳南屏

同治辛未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箬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鈞、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

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之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造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
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撫約論禘祭書、贈撫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夙絕塵表；其不襲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兼獨扶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致陳岱雲

四月之初，奉到賜書。伏審安抵里門，年伯母以下，以次康勝。尊府傾否離祉，自茲方興，無有涯涘，甚幸甚幸！計與閣下相處八年，憂戚愛憎，無一不相告問，每

有稱意之言，與不可於心之事，輒先走白閣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樹堂已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仍督課小兒；竹屋亦往舍下。聞芸閣、筠仙并偕閣下之官，幕府可謂不寂。又板輿奉母，公堂介壽，皆人之快意之事。世間富貴，一等於春夢；獨膝下成歡，仰報鞠育顧復之恩，斯爲眞事，亦爲眞樂耳！

國藩有友數人：在江西者，一爲首班臣，煥彪甲午同年；一爲謝山益，興岐同縣；一爲曾受恬，興仁同宗；一爲張愚谷，大觀乙巳會房。此四人皆極忠厚可憐，尙隸旣字，尙求垂青相看。然閣下素抑強扶弱，固無俟藩之先容也。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已者，抑志

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間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浼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酒哂睺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諾之而卽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售德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旣不以刺通，陳君又夙未識面，僕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陳君方爲僕言：王某，今世所謂讀書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敏關三拜，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旣其女遷。』夫使陳君而敢於慢足下，則旣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

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

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見相質證，非敢反唇相稽，自囿於衆人，而以深文難賢豪之士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所因也。市有虎，曾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

冀不終棄而已。

答高生

高生足下：省君書辭，岸然有以自立，頽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氣節之不振久矣，得此於朋知，可謂蹙然者也。若所以測僕，則或有未盡者。僕雖淺鄙，亦嘗私聆君子之風。以爲國家政體，當持其大端，不宜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一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歸不得，欲留不許，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僕持此義，蓋非一日。適會朱君出僕門下，外人見僕持之頗堅，以爲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義也。僕懷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盡與披傾。以爲僕不欲操之壹切，乃大體宜爾，非護門生而勤私屬也。中有所激，則詞色稍厲；而足下乃遂謂語意見侵，無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謂曹司主議，堂上嘯諾，則今日風氣，滔滔已久；僕之不能障而挽之，蓋亦慨然。

內傷，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耳！書不能一二，它日相見，當盛加賓敬，以崇節概，且敦雅故。

與徐石泉

奉讀手示，仰見扶樹風規，力挽頹俗。桑梓干戈之後，自摺紳先生下逮廝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愆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弟當如命爲示諭一紙。若省垣並無舉行之意，則不必出示；苟有利於毫末，則毀譽訛言，蓋有不能盡卹者。

與張緘瓶

在京同署數月，而相知未深，雖國藩之疏，不克留心時髦；而閣下之品誼，亦卽此可想其大凡矣。嘗謂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平昔每以此測

量士友，又於左右幸一造之。

覆鄧筱耘

接誦惠書，猥以金陵之役，遠蒙稱賀，感悚曷任！頻年操壞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自愧碌碌，三老振舵無方，致舟中人不得安坐；邀天之幸，僅乃獲濟；而港汊紛歧，惡風未靖，饕盜喧聒，餘瀾猶怒，正未可遽爾相賀；若果薄海澄清，同登彼岸，真當舉白浮君耳！弟自六月之杪，馳赴金陵，將善後事宜，粗舉大略，七月仍返皖垣，料理上游軍務，九月卽移駐江寧。六代佳麗之地，久爲犬羊窟宅，萬室焚燒，積骸成邱；不知何年始得挽回元氣？莫子偲、楊見山、方存之諸君，相隨東下，惟琴西新有母喪，毅甫歸耕合肥，繼見爲難，想閣下遠隔萬里，尤少懽悰也。

覆潘馱庭封翁

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儒爲堂奧，誠表微之定論。觀其平生旨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乃適與漢學諸大家若合符契；特其自晦過深，名望稍遜於顧黃諸儒耳！邵位西之禮經通論及古文，皆僅存殘帙。昔年吳仲仙制軍曾刻之淮上。其詩集尙未聞有刻本，尙書已散佚，可爲三歎！國藩勤摠無功，赧顏回任，精力衰退，有瘵厥官。江南物產，支應前敵諸軍，滿擬今春稍裁餉項，少舒民力。不意淮軍渡黃，口糧如故，而轉運之費更增。劉壽卿老湘一軍，運費亦增；民困已深，而征求無已。旬日以來，陰寒苦雨，二麥且將大損，尤堪焦慮。知念附陳。

致劉省三軍門

屢接少帥來函，藉悉玉躬久勞，暫返鄉園，稍資調理，益增馳系。北軍一役，首尾三年，運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殲，自君謀之；追勦數省，惟君最勞而且速；大

捷數次，惟君最勁而且精。甚至波折疊生，惟君始終不挫；屢軍濫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掃除劇寇，成此奇勳。雖勞浮於賞，中樞或不深察，而全功出於閣下一人，則遠近皆知；雖豪俠肝膽，舉世或不盡聞，而英謀偉略，則婦孺皆知。尋常名位，萬不足歆動閣下之心，而彼蒼玉成豪傑，了此一大快事，則閣下未嘗不可自慰自慶也。刻下靜攝月餘，尊體應已康復。張逆盤旋保定河間一帶，已逾一月，彼蒼玉成豪傑，安知不留此難題，歷試羣將帥所不能，而後愈顯閣下之能乎？請即投袂而起，虎步河朔，使世之懷疑議者，不敢復以賞薄引退之說，妄測君子，不亦遠乎？不亦遠乎？僕昔書劉文房詩章，曾有師事黃公之句；請姑出了卻滅項一局，然後從赤松遊，未爲晚耳！

覆沈幼丹星使

辱商及船政經久之策，海上統馭之材；具徵遠慮虛衷，規模宏大。養船十六

隻，歲費百二十萬，誠非一省所能獨任。惟購求堅木，來自外洋，動逾歲月，加以雜料辦集之繁，衆匠興作之苦，以十六船計之，似非三四年間所能畢事。此數年中，如果外患迭生，自以多船爲妙；若其海島平靖，一波不興，或亦可以少造數號，相機增減。此間購買機器，在閩之前；開局造船，在閩之後。擬試辦二三號，卽以本省之資養之，爲本省捕盜護運之用，初無耀兵瀛海之意。約旨卑思，自愧規畫之隘。閩廠蓄謀深遠，用費甚鉅，除蘇省自行製造外，其餘各省，或可分撥閩船，共籌養船之資。總統重在得人。雪琴病勢日深，業於六月十八日奏請開缺甘肅。還山以後，尙無書牘往還；聞有寄諭，詢其病狀，亦未知湖南如何覆奏？尊處擬奏請派作總統，未卜果能出任艱鉅否？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夏間苦潦，近始轉爲晴霽，秋成似有可望，附告一慰。

覆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

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謗耳！

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

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覆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嗇於宦途而豐於此耶？

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

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違之？聞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

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與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

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轄境旱災，次孫殤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無一成，撫己內慚，惘惘不樂。雨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渠亦興會索然，豈真所謂沈瀝

一氣者耶？

覆吳竹如侍郎

八月初四日，接到惠書，敬悉尊恙。近已漸次康復，至慰遠念！惟辛溫之劑，與寒苦之品，雜投并進，恐於高年不甚相宜。閣下精於醫學，常自斟酌盡善。來書千數百言，字斟句酌，首尾不懈；具徵內養深醇，神明強固，德充之符，固非尋常所能幾及。敬服無量！台從定留金陵，令長孫亦南來省覲，稚穉中丞盛禮相招，已婉言致謝。尊議謂處今之世，不欲於舉業而外，另標名目，坐擁舉比，卓見可佩！

鄙意書院山長，必以時文詩賦爲主。至於一省之中，必有經師人師名實相副者一二人，處以賓友之禮，使後進觀感興起，似亦疆吏培養人才之職。直隸近日風氣樸陋，又苦無人提倡書院。山長李鐵梅近因士子時有違言，欲離此別赴天津，求一學有經法，足饜人望者，接居此席，竟亦未易物色。國藩近令各州縣遴

選才德之士，舉報送省，於書院外另闢一區，以相接待，意欲稍變宏獎之風。現在各屬士子，已先後踵至，其間不乏可造之才；欲得篤古好道者，誘進於大雅之林，延訪尤難。閣下意中有堪膺此選者否？

來書謂聖賢所造，惟親歷其境，乃能自言。朱子微言大義，散見於四書集註及大全集，學者融會貫通，而精別其未定之論，實有津途之可尋。外此，則王白田著朱子年譜，詳考歲月，備紀事蹟，後人無能再有闡發。鏡丈所輯朱子學案，惟當子孫世守，不必出以同世；所論皆極精密，謹卽奉以從事。閣下平日鈔錄朱子，惟大學中庸序仁說，讀唐志，讀大紀，王氏續經說，學校貢舉議諸篇，皆朱文之極精者。國藩嘗謂朱子之學，固以闡明義理，躬行實踐爲宗，而其才力雄偉，無所不學，訓詁辭章，百家衆技，無不究心。後人專精一業者，皆難窺其堂奧，如馬端臨錄於文獻通考中者，則經濟之學，無不洞晰；秦味經錄於五禮通考中者，則典禮之學，無不精研。而其文，於浩瀚詳盡之中，鑄語亦幾經洗練；卽以文論，固亦卓然大宗。

閣下雖不專力於爲文，而造意遺辭，矜慎不苟，具有儒先家法，令人欽企。

弟昔有志學文，際會多事，擾攘兵間，未遑致力，忽忽衰老，百無一成。年來精力日頹，久點高位，時以隕越之懼，屢欲避位讓賢，還山養拙，而事機不遂。茲復承乏三輔，到任以後，歲饑河決，毫無稱心之舉。疆吏失職，殃及蒼黎，外旣無補於時艱，內復深慙於夙志，撫躬循習，赧悚莫名。幸賤軀粗適，足慰遠注。內人病目，醫藥罔驗，已成錮廢；近復諸病叢生，勢甚沈篤。知念附及。

覆陳虎臣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見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預防其流弊，持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自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

謂端倪者，或不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亦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冑及皋陶九德，皆各有相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時加惕厲，則釋回增美，而所詣愈難限量矣。

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重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助歡悰，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日，近益蒙翳，雖於老花而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究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媿。

覆李申夫方伯

客歲台從返蜀後，久疏音問，馳系彌深。十月杪，濟寧途次接到惠函，具諭履祉綏增，護闈養志；理縹緲之舊業，敦孝友之家風，至以爲慰！五言古詩一篇，感述往事，眞摯沈厚，令人低徊欲絕；而淋漓激壯，亦有無限餘音，動於絃外。惟獎飾過當，非所敢承耳！閣下襟懷曠遠，迥非時流所及，雖一旦以蜚語去官，還居寒素，乃能擺脫塵鞅，泊然物外；攜少長以承歡，要親懿而話舊，架多古籍，桁少新衣；謝氏詩篇，互入諸昆之夢；王家至樂，懼爲兒輩所知；張圃翁聰訓齋語，恆產瑣言，備極鄉居樂趣，乃居人生最泰之境。君處仕途艱蹇之餘，若長能怡然自足，無求於世，則亦歸田中之一奇也。令弟及哲嗣輩，聯翩鵲起，著譽黌宮，而不急於應舉業，廉賈挾資而不入市求贏，此又德門餘慶方長之一驗也。

僕視事畿甸，一載有餘，上年麥收，均被旱災，本年麥收，復爲亢旱所扼，

粒米無穫，秋稼差強人意。其永定河工，保定練軍所規以自効者，曾無寸效可指。用是鬱鬱寡歡。內人兩日失明，脊累亦多疾痛。國藩衰頹日甚，二月之杪，右目無故喪明，四月中旬，又得眩暈之症，頭若墮淵，足若升天，牀震室轉，殊不自持。先後請假兩月，假期內遽有津民殺斃洋官之事，六月初旬，奉旨力疾來津，查訊此案，辦理既多棘手，措施未盡合宜，內疚神明，外愆清議。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而發鈔時，內閣又刪去疏中五疑一層，物論沸騰，至使人不能聞。八月二十八日，曾陳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刻下全案已結，鄙人旋奉重蒞江南之旨，陳情未允，因於九月下旬入京陛見，十月十五日出都，由陸路徑赴濟甯，買舟南下。敝眷亦適自天津臨清水路到濟同行，本月中旬以後，當即可抵金陵。以一目盲廢，而再蒞劇任，以時論所棄，而久居穹官，皆鄙人素性所不然者。今且頓頓若此，寤寐慙沮，祇足以爲知己辱耳。

浙江運司養廉，於例未曾到任者，本難支領。特浙中楊石泉中丞係敝同邑

舊識，盧五峯方伯係保定同寅，便中當函達兩處，囑其設法通融辦理，其能否如志，則未敢必，俟有覆書再奉達也。

裴樾岑觀察已在李相營中辦理營務，九月中旬在天津曾見一次，其人樸勤精練，誠如來示所稱；其見困於宦途，亦世態之常，無足怪者。蕭廉甫在敝幕年餘，老成練達，心地篤厚，已爲奏補天津縣令，奉旨允准。以甲科而改捐班，可免試用沈滯之虞；知注，附及。

覆俞陰甫山長

壽衡侍郎一疏，推轂賢俊，若將不及。聞所舉十七人中，率多高才秀士，束躬圭璧，方服其識拔之精；乃以此上干嚴詰，罪於吏議。渠於二月中旬到此，盤桓數日。比聞在揚州，卽當首途北上，若朝廷察其所薦之無私，鑒其存心之無他，或可湔被咎責，重履亨衢。

閣下閉門撰述無求於時碩學宏文雁行服鄭抗于潘張自足照耀百世豈與夫羣碎爭一日之短長乎？

頃見大箸五十自壽詩，清襟浩蕩，超然意遠，諒決不以此介懷。方今雅道陵遲，人物渺然，僕輩忝列穹官，便應博求英彥，薦寘周行，冀以黼黻天維，爲彌縫塞陋；自愧汲引無多，無辭於竊位之譏。如閣下者，久思效北海一鶚之舉，而因循未發，坐損年華。東坡詩云：『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殆似爲鄙人言之。今徐君旣遭遺絀，多此一重刻舟之痕，自未便再施斧鑿，徒血指汗顏，無益於隆棟而反害之，亦未敢貿貿然也。重來江表，眴逾四月，暈眩之疾，近尙未發，日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諸務叢積，日不暇給；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頃又新添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眷累亦復多病，藥鐺滿室，用爲悶悶。惟正月間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知注，附聞。

覆張友山漕帥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無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

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

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卽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

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旣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妥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泝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普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

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汎渡黃之期，亦可救做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推。

鄭小山尙書小住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痊愈，并聞其全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徐待北上，或疏請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酌送贖儀之數，小翁清介有素，此間前致千金，本不爲豐，而渠峻卻不受；如由尊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

國藩目光蒙眛，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經理。大閱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間矣。

覆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並授稚兒洗口卻病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

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儉薄，讌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譽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猶衰耄，且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盡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忮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

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

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嶺，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商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每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

此間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稔，春間皖境廣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

役擒剿，卽已鼠竄；現惟首犯關姓潛逃，敝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日光昏瞶，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五夜捫心，大懼有瘵厥職。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屢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無可望，乃假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目既盲，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

台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自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竹如侍郎卜兆後，再行挂帆西上。梁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皖。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雲，辭達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聞。

覆何子貞太史

大字注疏，首難在編次。現得高足王與李、郭、莊三君，同司厥事，旣曾致力於

此當可悉臻妥洽。接子箴都轉來函，鈔示老前輩審定詩經格式，音義及疏，皆另提一行，用單行中等字，以醒讀者之目。顧儒規畫，自能斟酌古今，訂成善本。惟聞蘇之志局，浙之孝廉堂，皆望台旌過往，一慰饑渴，而淮安修志，亦思得賢者主持其事。丁健翁尤殷殷企遲。不知台從果能在揚久住，料理注疏就緒否？林薌溪既不能來，桂皓庭現在此間，亦貴門下研究羣經者也。

賤軀粗適，眩暈痛氣，均未復發。日光則昏蒙如故，作字極難，無術挽回。內人幸未死，而右足痿痺，不能行動，亦生理之至艱。長兒正月所生之子，頃遂殤亡，殊增焦悶。諸蒙厪注，用以附陳承索拙書『皓首窮經向有時』七字，侍本不能書，自遣目眚，益形荒陋；且藉令兩目無恙，亦未敢持布鼓過雷門，敬謝不敏而已。中秋以前，擬至淮，徐補行大閱，道出邗上，如老前輩尙未他適，謹當尋龐公之杖履，訪杜老於郊垞，先此奉約。

覆許仙屏編修

前聞旌從視學秦中，無任欣忭！旋接七月間惠函，敬悉一切。比想履祺休密，教澤宏敷，至以爲頌。承以台端疊膺文枋，歸美鄙人。碩學宏才，上孚宸眷，下洽羣情，輶軒敷歷，乃分之宜。於鄙人乎何與？

關中士習敦厚，甲於他省；而文藻遠遜江、浙，樸學亦不數見。閣下攜小學二干部，散給諸生，蓋從實行上致功，就其質之相近者獎之，從其學之不逮者開之，嘉其所已能，而策其所未至，斯教人者之常道，而學政尤爲要圖。往時祁文端、張海門視學吾鄉，最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衆望。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人才何常？褻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閣下於告示或批評中，常假以齒牙之芬，予以華袞之譽。言秦人素尙實行，敦孝弟，立節概；近則文采更爲炳蔚，經術日益闕深云云。米湯若醍醐之灌頂，高帽如神山之冠鼈。昔胡

文忠每以此法誘掖將才；今閣下以此法誘掖諸生，何患人才不勃然奮起？幕中須擇一長於詞章者，一長於考據者，引秦士於亨衢，其獎借之功，則閣下須親任之。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閣下刻意求才，虛懷若谷，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

所囑拙書格言小條幅，近因目眚，久未作書；少暇或當寫寄。桂皓庭於八月南歸，已爲致書瑞相及鍾都轉，勸以開局刊刻十三經，請皓庭爲總辦。頃渠致桂薌亭書，言粵中以開局，延渠主持，特薪水太薄，不足救貧耳。

國藩自夏秋以來，疝氣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頭易出汗，小便太密；精神疲乏，不能自振；日光蒙眛，無術挽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遂已殤亡，年逾三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鄙人於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先赴淮，徐次至蘇、滬，水陸諸營均已歲事，卽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

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頹，愧無裨補，亦聊循舊典而已。

（終）

俞曲園尺牘

目次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一	與李蘭生同年……………	八
上祁春圃相國……………	二	與崇地山同年……………	九
再上春圃相國……………	三	與女婿許子原……………	一〇
上曾滌生揆帥……………	四	與次女繡孫……………	一一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五	與戴子高……………	一二
與蔣薌泉方伯……………	五	又與子高……………	一四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六	與蔣薌泉方伯……………	一五
與補帆……………	七	與高伯平……………	一六
與李少荃前輩……………	八	與談仲修……………	一七

上祁春圃相國·····	一七	與曾樞元同年·····	三一
與蔣薌泉中丞·····	一九	上湘鄉相國·····	三二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二〇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三三
與李少荃前輩·····	二一	與潘伯寅侍郎·····	三四
與潘玉泉觀察·····	二二	與李少荃揆帥·····	三四
與戴子高·····	二三	上曾滌生使相·····	三五
與李肅毅伯·····	二四	與馬毅山制府·····	三六
與談仲修·····	二五	與丁禹生中丞·····	三七
與沈吉齋·····	二六	與杜小舫方伯·····	三八
上曾滌生爵相·····	二七	與杜蓮衢同年·····	三九
與柳質卿·····	二八	與李少荃參知·····	三九
上曾滌生爵相·····	三〇	與喬鶴儕中丞·····	四〇

與孫琴西……………四一

與李筱泉中丞……………四二

與馬穀山制府……………四三

與彭雪琴侍郎……………四四

與彭麗崧孝廉……………四五

與朱伯華比部……………四五

與王甫兄……………四六

與王補帆……………四八

與彭雪琴侍郎……………四九

與曾樞元中丞……………五〇

與丁禹生中丞……………五一

與王補帆……………五二

與李少荃相國……………五三

與陸存齋觀察……………五四

與馬穀山制府……………五五

與李筱荃中丞……………五五

與彭麗崧孝廉……………五六

與王補帆……………五九

與卞頌臣中丞……………五九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六〇

與袁小午同年……………六一

與魏稼孫……………六二

與孟蘭艇……………六三

與汪蓮府……………六三

與許星叔京卿……………六四

與李筱荃制府……………六五

與丁禹生中丞……………六六

與勒少仲同年……………六六

上曾滌生爵相……………六七

與謝夢漁同年……………六八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六九

與沈三三……………七一

與李少荃爵相……………七二

與王補帆同年……………七二

與沈仲復觀察……………七三

上曾滌生相侯……………七四

與李少荃伯相……………七五

與李筱荃制府……………七六

與彭雪琴侍郎……………七七

與楊石泉中丞……………七八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七九

與壬甫兄……………八〇

與次女繡孫……………八一

與彭雪琴侍郎……………八三

又……………八四

與壬甫兄……………八五

與金眉生廉訪……………八六

與李少荃相國……………八七

與曾樞元中丞	八九	與彭雪琴侍郎	九九
與彭雪琴侍郎	九〇	與李少荃相國	一〇〇
又與彭雪琴侍郎	九一	與王補帆同年	一〇一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九二	與杜蓮衢同年	一〇二
與彭雪琴侍郎	九二	與蒯子範太守	一〇三
與張振軒中丞	九三	與楊石泉中丞	一〇四
與張嘯山唐端甫	九四	與應敏齋方伯	一〇五
與吳煥卿	九五	與王補帆同年	一〇六
與孫歡伯	九六	與吳仲宣制府	一〇七
與李黼堂中丞	九七	與張香濤學使	一〇八
與王子莊孝廉	九八	與王補帆同年	一〇九
與汪柳門太史	九八	與李筱荃制府	一一一

與徐花農……………	一一一	與吳祁甫孝廉……………	一一一
與李黼堂中丞……………	一一二	與楊鐵山……………	一一二
與王補帆同年……………	一一三	與王夢薇……………	一一三
與唐蓺農觀察……………	一一四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一一四
與李少荃相國……………	一一四	與李少荃伯相……………	一一四
與丁禹生中丞……………	一一五	與杜小舫觀察……………	一一五
與楊石泉中丞……………	一一六	與王子獻孝廉……………	一一六
又……………	一一七	與徐花農孝廉……………	一一七
與陶柳門州同……………	一一八	與彭雪琴侍郎……………	一一八
與李少荃伯相……………	一一九	與李少荃伯相……………	一一九
與馮竹儒觀察……………	一二〇	與江小雲觀察……………	一二〇
與方子箴廉訪……………	一二一	與徐花農……………	一二一

與彭雪琴親家……………一三三

與亡室姚夫人……………一三五

與孫琴西太僕……………一三六

與梅小巖中丞……………一三七

與彭雪琴親家……………一三七

又……………一三九

與吳平齋……………一四一

與曾劼剛通侯……………一四二

與李黼堂方伯……………一四三

與譚文卿中丞……………一四五

與朱玉圃同年……………一四六

與吳又樂大令……………一四七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一四八

復王韜甫比部……………一四九

與劉仲良中丞……………一五〇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一五二

與曾沅浦制府……………一五三

與兄子祖綏……………一五四

與曾劼剛襲侯……………一五五

與王夢薇……………一五六

與許榴仙……………一五七

與林陰仰雪翁……………一五八

與沈穀人庶常……………一五九

與沈穀人庶常……………一六〇

- 與李少荃相國……………一六二一
- 與宗湘文觀察……………一六二二
- 與李憲之方伯……………一六三三
- 焚寄彭雪琴親家……………一六四四
- 與孫婦彭書……………一六五五
- 與李少荃爵相……………一六六七
- 與許星叔尙書……………一六八八
- 與徐花農太史……………一六九九
- 與汪柳門侍郎……………一六九九
- 與徐花農學使……………一七〇〇
-

俞曲園尺牘

德清俞樾陰甫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拜旌麾。逖聽之餘，蹲蹲起舞矣。

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

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

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鑒！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呈詩稿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物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

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況樾幸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鯁鯁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

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纍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竟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愧甚愧！

樾此書已算物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稿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尙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擊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且此道闇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癡願有成，尙求元晏一言，爲三都增重。想吾師以裁成後進爲心，不嫌妝媠費騰也。

上曾滌生揆帥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勛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社稷；眞儒事業，亘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愧！

樾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於時，閉戶拏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尙能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

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

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鉞清嚴，帶裘輕緩，爲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真作吳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薌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旣叨杯酒之餘歡，又辱兼金之厚贖，感甚亦愧甚！

伏惟閣下以文經武緯之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櫬以部下書生，去作吳中殘客。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寒儒；俾櫬得於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塵而爲民，與故鄉父老，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增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饜飶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賅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

伏念閣下實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堂一圖，充足千古；將來史傳中添一

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揄揚，采南聞作長歌，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菟圖」三
大字奉寄。筆力疲茶，不足觀也。慚愧慚愧！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又饋贐焉。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

兄雖於望日登舟，然是日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爲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及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之輕裘，樂可知也！

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闕乎？見在自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寵命，莞領樞廷。以公才公望之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爲帝師；陸贄在朝，斯稱內相；儒臣勛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

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者乎？斯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樾之不肖，與有榮施焉。

樾僑寓天井，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付飄風。或爲樾誦白香山聞李尙書拜相因寄賀微之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擧，冰壺清對，寫便宜之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知也！

樾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窗戶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鳩既不喜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子荆，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樾之苟，苟其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

所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擬集貲刊刻，未知果否。前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過從；聊藉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女壻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奉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兄、四令弟已回京否？山東事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之念之！

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不敷所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

地在閨門內，梵門橋，以後書來，逕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病是魔？醫巫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孽重，付之浩歎而已。其婦於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又何得雄之敢望？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力下帷，明歲文場，一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次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漱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和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

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爲汝二哥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

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謀集貲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白香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主人周君季貺，好尙風雅，洵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二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

承示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千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旣竭吾才矣；今更讀之，又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藪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

然現在諸經，尙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尙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貌爲理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爲，斯文未喪，勉之而已！

又示論語解一事，僕頗不以爲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啓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於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

僕眠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間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留離廠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興酣潑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於玉堂舊夢，付之雲烟之過眼矣。俟婚嫁畢後，兩兒物

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又與子高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爲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於老子之學，以此治心，以此處世，甚善甚善！

老子書每言唯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同塵，非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解，鄙見不以爲然，已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作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鄙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何事於仁，猶言以是爲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阮相國校勘記曰：『皇

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事相連而及者，多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其例也。欺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足下以爲何如？

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譔述，藉以銷夏。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物有成書，似乎所見較塙。其易、書、詩諸經，皆數年前見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卒業後，尙須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辱有親炙學者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爲學物略，不足爲足下友；若足下眞吾畏友也。數十年來，吾道衰息甚矣，無往不復，必有起而張之者；足下勉之，僕則無能爲矣。

與蔣薌泉方伯

辱賜書，未答。聞奉命赴粵，——象郡珠厓之地。虎符玉節，而臨以方召之壯

猷，范韓之威望；雙圻重任，五等崇封，指顧間矣。惟是六橋三竺，不克久駐旌麾，區區之心，雖爲中興得人賀，而未始不爲桑梓惜也。

拙著羣經平議，承許爲付梓，啓行後，交何人經理？甬東一席，能爲代謀之否？樾寄跡吳中，不及至武林言別。惟望閣下至粵後，福星所照，燧息烽銷；或踵阮文達故事，重開學海堂，招延海內名流。樾雖不才，而古人有言，請從隗始；尙當不遠千里，躡屩來遊。而書所云爲蓋公築堂，爲穆生設醴者，其在斯時乎？

與高伯平

聞先生名久矣，懷願見之誠亦久矣；未克一見，良用悵惘！德車結旌，翩然南返，六橋三竺，文酒燕游，有資矜式，無廢歡詠，甚善甚善！

樾自幼失學，溺於詞章，身廢不用，始謀撰述，鑽拏經義，冀有一得；困而學之，極可憫笑！所著羣經平議，根柢淺薄，意義闊疏，誠無足觀！誠無足觀！薌泉方伯，謀

付劖劖，乃煩高明代爲讐較；布鼓雷門，實所愧慙！伏求是正！無吝抨擊。

與談仲修

前在武林，得讀大集，欽遲之心，怦怦曷已！時從子高詢悉近狀，用慰飢渴。今歲子高回浙，屬其轉借章氏文史通議。子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按頭，晨夕相對，車裘可共，而此或難。不揣冒昧，竊有所請。倘集鈔胥寫本見賜，百朋之錫，殆未足喻。寫書之費，卽當寄奉。可否裁覆？引領以冀。

外拙書文廟祀典記一篇，文旣疲茶，字更醜惡，無足觀覽，聊以將意。爲道自重，不盡萬一！

上祁春圃相國

樾自去年八月間，因二小兒在吳下大病，不得已航海南歸視之。其時倉卒

啓行，未及以一箋聞之左右也。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由津門寄到賜書，獎借溢詞，讀之顏汗；雖吾師誘掖之盛心，實非樾所敢當也。入春來，南中雨水頻仍，春寒殊劇，未知都下如何？想平泉花木，造化甄陶，元老起居，璽書存問，無邊春色，都歸杖履間矣。

樾南歸後，因二兒疴疾，積久不痊，坐是因循，未能他去。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樾承其乏，皋比虛擁，無狀可言。所著羣經平議，浙江蔣蘅泉方伯，許爲付梓，因寫副本寄去；而至今尙未開雕，未識何時可以蒞事？比來又從事周秦諸子之書，將舊著諸子平議，再爲寫定；然卷帙亦頗煩重，今年能否卒業，未可知也。

伏念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諸子，亦各有所得。雖申韓之刻薄，莊列之虛誕，要皆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若應聲蟲者也。國朝經術昌明，掃虛浮而歸之實學。諸老先生發明古訓，訂正文字，實有因

文見道之功。數十年來，此事衰息。獨吾師以經學受主知，倡後進，海內治經者奉爲圭臬。乾嘉一脈，庶幾未墜。今又引疾去位，然則登高而提唱之者，誰乎？

樾以不才，爲時所棄，窮年兀兀，不過聊以自娛，其無與於斯道也宜矣；其不足振而起之也審矣。率意直陳，勿罪其狂言幸甚！承寄賜王氏篆友書二種，尙在天津大小兒處，秋間王補帆南還，必可帶到。先此陳謝，不宣！

與蔣薌泉中丞

二月七日，曾布一箋，未知已達典籤否？嗣聞浙中人士，有攀轅之請；私冀行旌，或可少留。乃昨者恭閱邸抄，知朝廷念嶺表初平，倚大賢爲重，頒九天之節鉞，鎮百粵之山川。昔周室中興，而疆理南海之功，非召穆公不可；詩人歌詠，流播篇章；以今方古，閣下卽其人矣。惟是六橋花柳，久在春風披拂之中；一旦玉節金符，翩然南去。想賢者多情，亦必有羊叔子峴首徘徊之意，不獨吾浙人之戀戀於清

塵也。

樾因嫁女事，卽在此月中。不克至武林言別，悵惘良深！聊藉管城將意，伏希垂警！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正月下浣，接展惠書，猥承獎借之溢詞，彌媿舉比之虛擁。江南三月，草長鶯飛。老前輩順時布化，合三江之黎庶，而以春風披拂之，又以夏屋帡幪之，熙熙焉民氣和頌聲作矣。前聞議舉鄉試，嗣又不果。然令士子得多讀一二年書，人文自當益盛，未始不於大典有光也。

樾承乏紫陽，已於三月七日補行二月望課，至本月望課，亦卽舉行。吳下爲人才淵藪，兵亂以來，不無荒廢，殊眇佳文。未識老前輩甄別正誼，得有績學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畚。』吾人作秀才時，或侈言時務，或

空談心學，二者皆不無流弊。總以經史實學爲主。省會書院，宜存貯十三經廿四史及周秦諸子之書。諸生中有篤學嗜古者，許其赴院讀書，師友講習，以求實學，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興到妄言，老前輩以爲然否？

與李少荃前輩

三月中曾布一箋，託松巖中丞官封郵寄，未知已達否？自交庚伏以來，想老前輩牙旂嚴肅，羽扇從容，招來天上薰風，播作人間甘雨；兩江黎庶，拜賜多矣。

樾承乏紫陽，倏又半載，如期開課，裨益毫無；自慚絳帳之虛懸，莫副青衿之疑問。所著羣經平議，已刻於浙中，尙未畢工。比來又著諸子平議，得二十餘卷矣。章句陋儒，終朝伏案，劉歆謂楊子雲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瓿。』每念斯言，時復自笑。樾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特以廢棄以來，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從事樸學，積有歲年，聊

賢於無所用心而已！固不直大人先生一笑也。

中州捻勢，近日何如？聞海外又起微波，中原蛾賊，尙未掃除，能措意於鱗介乎？小詩二首，興到妄言，勿示他人，幸甚！

與潘玉泉觀察

承詢卣字，說文所無，議以酉字代之；然於經典無徵。近人有謂卣字卽說文卣字者，據卣字隸書作適爲證；然隸體變易，多未足馮。卣字從卣從卣，隸變從卣從卣；若謂卣是篆文卣，豈是篆文乃乎？竊謂卣酉二字，其形與音，皆與音卣相近，與假借之例皆合；而求之經典，則皆無據。周官：『鬯人職廟用修。』鄭注曰：『修讀曰卣。又司尊彝職。』鄭注引爾雅：『卣，鬯器也。』陸氏釋文曰：『卣本亦作攸。』然則古人書卣字，有作修作攸者，較之作酉作卣，或稍有據乎！

與戴子高

春來三接手書，而不一答，非懶也。自正月二十一日至滬，二月十三日還蘇，以至於今，無須臾之暇，計此四十日中，止於舟中讀列子一過而已，其碌碌可想，故不暇作書也。

羣經平議已刻成，尙有誤字，須寄杭州改正。諸子平議，亦擬集費刻於吳市，未知果否？都下方大開同文之館，招致西賢，使海內士大夫，摳衣受業。而吾儕乃窮年兀兀，抱遺經而究終始，啞其笑矣；想足下助我撫掌也。

日本士人，僕於上海亦見其一；然不足談，蓋非足下所見者。近得彼國人安井仲平管子纂註，足下亦得之否？其書似不及物君之論語徵；然僕實未及細讀，惟記其訂正戒篇之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頗自有見。又時引古本，僕未嘗詳校，未知與今本孰勝也。

管子在諸子中爲最古；然實是雜家言。僕于諸子，獨喜墨子，其言切實有用，而文亦反覆詳明。漢人以孔墨並稱，想尼山外，斷推此老矣。莊子書，僕不甚解，亦不甚喜；要其大旨，不過能外生死而已。其精義微言，尙不及列子；卽以文論，莊子雖汪洋自恣，然不如列子之曲盡事理也。此僕之偏見，不足爲外人道者。

與李肅毅伯

正月間得覆書，藻飾有加，甚愧甚愧！

嗣聞恭承恩命，節制兩湖；又聞令兄小荃中丞，移節三吳，攝臨全楚。蜀龍吳虎，並佐中興；金友玉昆，迭爲交代；歷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前史所稱大小馮君，前後夏侯，方此蔑如矣。

揜勢近日如何？想旌麾所至，不難指日肅清也。樾承乏紫陽，皆出閣下之賜，遙瞻大樹，深用依依！惟望惠顧寒儒，不以在遠而遺之曲賜，久沾懷刷之恩，區區

之心，無任延企！

與談仲修

去歲至武林，不謁一客，止於王補帆廉訪署中，小住數日，并作西湖之遊而已。高賢在望，而不求見，疎嬾之罪，可勝言耶？乃辱手書，不加譴責，拳拳推重，有願學之稱，不敢當！不敢當！

僕自少不學，於治經不識涂徑，中歲讀書，妄思撰述；先儒舊說，或有未安，輒以己意有所辯訂。歲月既久，云云遂多；既已作之，不敢自祕；論癡四方，貽笑大雅，甚無謂也！黃君元同，海外佳士，學使吳和甫同年，昔歲書來，曾述及之。所著經禮達話，先觀爲快。其先德薇香先生論語後案，如有印本，亦望寄讀也。

戴子高仍館金陵礮局，今歲兼書局讎校，李少翁移節兩湖，書局中止，甚望曾侯相來復舉之也。因問故附及。

與沈吉齋

訂交文字，二十五年矣；雖未謀一面，然未嘗一日忘也。朱采蓀來，忽奉手書，知著述名山，自有千古；春華秋實，學與時增，甚善甚善！茗上至吳中，郵筒甚便，大著能寄示一二否？

僕自幼不學，溺于詞章，罷官以後，無所事事，既不敢高談經濟以干時，又不致虛言心性以欺世；杜門息轍，惟日讀書，不自揣量，妄有撰述。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鏤版武林；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擬開雕吳下，未知果否？僕所撰述，此二種最用力，卷帙亦較繁。其外尚有字義載疑四卷，去歲曾錄副本寄京師，就正祁春圃相國；適相國薨逝，今未知在何所矣。又有金石瑣談一卷，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史漢雜志二卷；其易貫一書，未定卷數，不知能卒業否？賓萌集亦未定卷數，隨時尚有增益。外集四卷，皆駢體文，已刻於吳市，今寄去一部，博賢郎一笑而已！古今

體詩十一卷，舊作居多，近作寥寥，自同治建元以來，未盈一卷也。古人詩文，無異集者。惟合編爲賓萌集，則嫌文少而詩多，不甚相稱；或別編爲春在堂詩錄，然拙詩無家法，亦不足傳也。他若春在堂隨筆，金鵝山人尺牘，皆其瑣瑣者。因承垂問，故縱筆及之。春寒，惟自愛！

上曾滌生爵相

前歲秣陵舟次，敬肅一箋，託少荃前輩寄呈，未知得登鈞覽否？

比聞恭承玉詔，還鎮金陵。以使相之威儀，壯江山之形勝；謝太傅十五州都督，郭令公廿四考中書，光輔盛時，比隆往籍。龍門在望，鶴跼爲勞。

越南歸後，僑寓吳中，承乏紫陽講席，前塵昔夢，久已坐忘。所惟日孜孜者，治經之外，旁及諸子。每念國朝經術昌明，超踰前代。諸老先生發明古義，是正文字，實有因文見道之功。而越所心折者，尤在高郵王氏之學。嘗試以爲讀古人書，不

外乎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而三者中，通假借尤要。故王氏之書，用漢儒讀爲讀日之例，破假借而讀以本字者居半焉。

樾雖無似，竊不自揆，私有撰述；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各三十五卷，妄思附經義述聞、讀書雜誌之後。王氏已及者不復及；一知半解，掇拾其間。家貧又無書籍，如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皆不能具。唐宋人援引異同，末由考證，比之原書，真如砒礞之與美玉矣。見在羣經平議，已刻於武林，因有訛字，尙須刊正。俟刷印後，卽當寄呈函丈，恭求鑒定。自惟樗櫟之材，得附門牆之末，大懼草零木落，有傷知人之明。是以竭熒燭之末光，効眇繇之微力，夜以繼日，麤有成書。雖論癡四方，爲識者所鄙；然辱愛如吾師者，或爲之莞爾而一笑乎？

與柳質卿

承示橫金志二十四卷，詳明而有法，甚善甚善！

惟第四卷鎮村志小序，引姑蘇志云：『商賈所集謂之鎮。』此非塙論也。鎮之名，實起於古之鎮將；雖大小不同，然名由此起，有可考也。宋談鑰吳興志曰：鎮戍置將，起於後魏，唐高祖嘗爲金門鎮將是也。唐制，每五百人爲上鎮，三百人爲中，不及三百人者爲下。置將副，又置倉曹兵曹參軍，掌倉庫戎器之類。自藩鎮勢強，鎮將之權日重，以至五代，爲弊益甚。縣官雖掌民事，束手委聽而已。國朝平定諸國，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盡，所存者特曰監鎮，主煙火兼征商。至于離縣稍遠者，則有巡檢寨云。以是言之，今所稱鎮者，本于宋之監鎮，而宋之監鎮，實元魏鎮將之餘波。談志此條，最爲詳悉。姑蘇志云云，近于臆說矣。又按今所稱鎮者，皆設官鎮防之地。橫金非巡檢司治所，已不得稱鎮；其附屬諸村，更可知矣。宜易其名曰村聚，於義爲合，名亦甚古。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注曰：『聚，謂村落也。』然則村聚連文，不嫌牽合矣。村字，說文所無，宜作邨。然說文曰：邨，地名，則亦非村落之謂也；蓋古字止作屯。漢書陳勝傳注曰：『人所聚曰屯。』是也。作邨者，

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書曰：『屯亦邨也。』是其明證。今相沿既久，不必定從本字；惟村則俗字，不可從耳！

上曾滌生爵相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一豫一游，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事，敘觴咏之幽情，致足樂也。憶袁隨園上尹文端啓事云：『日落而軍門未掩，知鏡前尙有詩人；山遊而僚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樾以山野之服，追隨冠蓋之間，頗有昔賢風趣。而吾師勳業高出文端之上，奚啻倍蓰？則樾之遭際，亦遠隨園矣。至于元武湖上，麟趾洲邊，屈使相之尊嚴，泛輕舟之容與，紅衣翠蓋，掩映其間，此樂尤爲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而竟不成，亦見詩脾之澀也。

幕府諸賢，未識誰工繪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泥蹤跡否？樾已于十四日抵滬，卽擬還蘇。敬奉箋陳謝，不盡萬一。

與曾樞元同年

前由補帆處寄到惠書，數千里外簿書鞅掌之餘，猶惓惓于故交如此。白香山詩云：『惟有蔚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可爲閣下咏矣。

嗣閣邸抄，知拜黔撫之命。同譜中膺疆寄者，自閣下始。從此又安邊徼，光輔中興，逖聽者與有榮施焉。惟黔事當萬難措手之時，宜如何宏此遠謨，以副隆遇。山川悠遠，企望爲勞！每念吾榜落窶，介丁未壬子間，未免蜂腰；近年稍稍生色；蓮衢閣學矣。補帆亦可望節鉞，湘吟汴生，浸浸嚮用；榜運其日亨乎？

樾自夷門罷歸，中更離亂，仍以筆耕餬口。前塵苦夢，久付飄風；而文士名心，不能自己；窮年兀兀，妄借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已刊於浙中。其諸子平議，亦將于吳市開雕。此外零星各種，尙數十卷，敝帚自珍，不足易市兒之一餅；而欲與諸公揚分道之鑣，啞其笑矣。頻年主講紫陽，虛擁皋比，了無裨益。明歲移席浙江

之詰經精舍，從吾所好，古訓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鄉乎？來書乃有東山強起之言，固非所克當，亦雅非鄙意也。手書奉復，惟爲時自重，不宣！

上湘鄉相國

五月朔，自蘇厲寄到賜書，感關愛之逾恆，愧期望之過當。昔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今吾師拳拳於樾者，豈止久語懷刷之恩？惜樾老大無成，而兒子輩——景升豚犬，不足當孫陽之一顧；遙望門牆，愧慙而已！

樾自香山別後，反棹胥門，偵探不明，謂旌節不駐姑蘇，徑臨瀕濱，是以不克追隨，至今悵惘；見在已抵武林，仍寓湖樓。西湖山水之勝，自非吳下所可及。甕欄眺望，心目開爽，惜不得從吾師作十日遊也。吳南屏先生，竟未之見；昨聞之楊石泉方伯，知已在山陰道上矣。謹附及。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去秋以來，因萍梗浮蹤，遷流不定。而老前輩旌麾所指，亦轉戰靡常，是以久未通候。當不罪其闕疏也。比聞玉帳牙旗，馳驅畿甸，扼黃運兩河之要，抒紫宸三輔之憂，偉烈豐功，隆隆日上；想金甌名氏，不久儲以有待矣。軍書旁午，帷幄賢勞，餐衛奚如？伏惟萬福！

檄自乙丑歲承延主紫陽書院，舉比絳帳，忝竊兩年。一從大樹遠移，便覺孤根難託。適馬穀山制府，以西湖詰經精舍見訂，遂辭蘇而就浙；且喜令兄小荃中丞，移撫是邦，甘棠兩樹，原是同根，初不異躬庇宇下也。今年以講席而兼書局，丁禹生中丞又推屋烏之愛。吳門書局，許挂虛名，筆墨生涯，比往年腴潤，頗擬稍稍積蓄，爲將來入山之計。又拙著各書，已刻者四十八卷，未刻者尙五十餘卷，倘囊中積有五百金，便可盡刻之；然二者恐不可得兼也。腐樓雨坐，寂寥寡懽，拉雜布

陳，伏希照察！

與潘伯寅侍郎

一別春明，五更寒燠，遙瞻槐棘，時用依依！前歲壽陽相國寄到安丘王氏說文，有閣下所製序。今年王子莊孝廉從京師來，攜贈金誠齋先生求古錄補遺，亦閣下所刻。乃知近來垂意斯文，孳求實學，乾嘉一脈，庶幾未墜，甚善甚善！伏念數十年來，斯事衰息，非在位之君子，安能振而起之？區區之心，竊爲左右望也。

僕窮老著書，聊以自娛，於斯道絕續之交，無所裨益。茲奉上拙刻三種，其一種刻而未成。自公退食，俯賜覽觀，有所訂正，幸甚！

與李少荃揆帥

夏間曾肅寸牋，託小荃中丞寄達，未知入照否？頃閱邸抄，知捷書飛奏，優詔

褒揚以枚卜之金甌，作酬庸之鐵券。仰惟德望允副，具瞻猶憶昔歲金陵入關下訪，小舟促膝，情話移時，深以早出玉堂爲憾。樾率爾言曰：『他年以大學士還朝，則仍是本衙門也。』三稔未逾，片言果驗。虎符絳節，新試沙隄，於介圭入覲之餘，重蒞芸香舊署，集庶僚之黻佩，瞻使相之威儀。此禮唐人於拜命後三日行之，故劉禹錫詩云：『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惜樾陞伏草茅，不獲身逢其盛，然自此甲兵淨洗，吾儕得安耕鑿之常，拜賜多矣。手此布賀，惟爲時自重不宣！

上曾滌生使相

秋初曾上一箋，計已得邀鈞覽。比者恭聞朝廷以畿疆重地，必得德威兼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鉞，以壯郊圻。雖經綸南國之功，正資謝傅；而保釐東郊之任，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

樾以不才，挂名門下，謬承盼矚，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或者江櫓海樓，附便而來，玄武湖中，藕花香裏，尙可接續墜歡，驟聞大樹之將移，便覺孤根之難託；自惟菰蘆伏處，蒲柳早衰，既無聞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有乘下澤車而北來之事？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再登夫子之堂，興言及此，能不依依！惟願吾師出爲方召，入爲伊呂，駿業豐功，隆隆日上，直至中書二十四考之後，開綠野堂，從赤松子，然後白髮門生，追陪杖履，重尋昔夢，再話舊游，吾師於此，或更有吾與黠也之契乎？

與馬穀山制府

夏間自蘇旋浙，於石門水次，望見旌旗，因時已昏黃，未遑奉謁，擬俟入驛南返，再叩龍門，而旋聞移節金陵，殊增戀戀！伏念兩江重地，爲朝廷注意之區，允賴大賢，用資坐鎮。湘鄉相公，以旋乾轉坤之略，規畫於前；閣下以經文緯武之才，恢

張於後。兩賢接踵，若羊叔子之繼元凱，李臨淮之代汾陽，後先焜耀，三江黎庶，拜賜良多。而浙水東西，亦仍是餘光所及，照雖借寇公而不可，然瞻召父其非遙。翹企清塵，又未始不私相慶幸也。

樾今年承延主話經講席，湖山壇坫，叨竊爲慚。惟是故里無家，故仍寄孥吳下，而以扁舟往返其間，倘還蘇寓後，有金陵之便，尙可附之而來，以舊部民觀新德政也。

與丁禹生中丞

月之二日，買棹武林，恐勞臨送，且暫別也，故未走辭。乃接蘇厲來書，知是日適蒙招飲，護世城中，必多美饌，老饕不獲饜飫，深歎口福之慳矣。

旌旆聞有金陵之行，未知果否？馬穀翁曾否南來？湘鄉公何時北上？便中幸示及。樾還蘇，當在十一月中，官梅將放之時，正詩興大來之日，尙可補領盛情也。

與杜小舫方伯

別後由蘇寓寄到手書，知台候勝常爲慰。

僕于九月初，携老妻至湖上小樓，倚檻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時領略；至夜則月色波光，上下照耀，兩三漁火，明滅其間，光景尤清絕。前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佛天竺大殿新建，無可觀覽，一路山色頗佳；然舊時修篁夾道，今則若彼濯濯，美哉，猶有憾矣！靈隱則勝境天成，不以盛衰有異；山洞幽邃，山上老樹，亦未盡摧殘；泉流瀲灩，清逾絲竹。是日爲月盡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與內子坐冷泉亭上，仰觀山色，俯聽泉聲，一樂也。亭中懸平齋所書「泉自幾時冷起」一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作對語。僕因云：「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內子云：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隨筆及之，博故人撫掌也。

與杜蓮衢同年

京華一別，五易暑寒矣。聞旋里之餘，卽抗歸田之疏，二疏高迹，復見於今；惜無昌黎大筆以張之耳！惟吾榜介丁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其不爲榜運所限者：樸山將軍外，內惟汴生湘吟，外惟樞元補帆諸君，落落可數，而閣下爲之領袖；雖欽恬退之高風，實乖企望之宿願。所期謝傅東山，乘時復出，不惟蒼生之幸，抑亦同譜之光。閣下儻有意乎？

僕踰伏林下，忝竊臯比，妄以譔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月初自蘇至浙，寓居湖樓，明年擬於城中覓屋數椽，爲移家之計；果能如願，則一江之隔，相距非遙，不難雪夜買舟，來訪戴安道也。

與李少荃參知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書，雅意拳拳，讀之增感！七月廿七日，曾肅寸箋，奉賀金甌枚卜之喜，託禹生中丞作寄書郵，未知已達典籤否？比者恭聞玉節，小駐金陵，軍府多閒，慈幃伊邇，於劍履趨朝之後，修槃匱適寢之儀。開戲綵之堂，衣披一品；住鳴珂之里，車擁八騶；韓魏公畫錦之榮，方斯蔑如矣。不勝欣羨之至！

樾厲居湖上，仍以圖籍自娛。明歲承令兄筱泉中丞推愛，一枝之借，仍許蟬聯；精舍數楹，聊以藏拙。借湖山之勝地，養蒲柳之衰姿，舖啜如常，足慰存注。仲冬中浣，擬還蘇厲，以後書札，仍託吳中當事諸公爲便。前者惠書，郵筒徑遞。鄙人江湖蹤跡，本是萍蓬，驛使一枝，無從持贈，以致日月久稽。白香山詩云：『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戲爲相公誦之，以博一笑！

與喬鶴儕中丞

昨由少仲處，交到惠書，知前年因奉題舍餉授經圖，有寄復之函，而未獲拜

讀，不知浮沈何所矣。茲當小園，梅信初回。想謝傳東山，興復不淺。披一品仙衣而踏雪，攜上尊御酒以尋春，較吾輩竹屋紙窗，得少佳趣者，迴不侔矣。然而四海蒼生，正思霖雨，恐司馬君實，不能久留獨樂園中。明年旌麾北上，定在何時？但願虎符玉節，翩然南來，俾野鶴閒雲，亦得飛傍軍門，藉親君子之光，以慰生平之願。區區之心，實所企望。

樾於十一月底，回吳下，廬度歲，臘鐙如豆，凍筆無花，仍籍故書以消短晷。前爲少仲提刀，代書齋額，乃承見愛，授簡命書，草草報命，殊無足觀，勿罪爲幸！

與孫琴西

昨少仲同年言，兄已抵金陵，東山復出，爲同譜光，幸甚！吾榜雖落寞，然頗多盛事。湘吟以中允得學士，補帆以編修得臬使，樞元以候補道得巡撫，皆近來所罕見。繼之者，其在老兄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鷗吻好望，各成一種。諸君子飛而

鄙人望焉可也。

弟今年主講浙中，而仍寄孥吳下，頗擬於武林覓屋數椽，爲移居之計，而不可得。吳下有潘文恭公舊居，玉泉觀察屬弟修葺而居之，果從其議，竟作吳下阿蒙矣。兄以爲何如？拙詩刪存六卷，楊石泉方伯刻之於杭州，明春可以畢工。諸子平議已刻成小半，明年得二百金，便可全付剞劂矣。此外零星各種，尙頗不乏，區區醬餼上物，豈亦吾榜之盛事乎？書至此，啞其笑矣。

子高在金陵書局，想常見。聞伊近患末疾，頗念之。金陵近年來名流翁集，得老兄爲敦槃長，是亦一盛事也。隨筆書布，天寒幸自愛！

與李筱泉中丞

元旦手肅一箋，奉賀春祺，定已照入矣。

二月初吉，爲太夫人覽揆良辰。洪惟國家中興伊始，應五百年名世之期；適

當太夫人龐褱延洪，屆七十載古稀之候。閣下與少荃相公，任兼將相，威鎮東南；而哲弟觀察都轉諸公，又皆鳳舉鴻軒，同佐熙朝景運。門望甲乎海內，歌頌徧乎人間。雖浙水東西，未得安輿戾止；而慈雲一片，覆露無垠。太君子景星福曜所照，臨卽太夫人冬日春風所煦被，吾浙士瞻拜南陔，天竺燒香，不如軍門獻壽也。

懋以小事勾留吳下，不克先期趨赴，歌白華三章爲太夫人壽，輒撰楹帖一聯以獻，詞旨淺薄，不足揜揚萬一，甚愧甚愧！

與馬穀山制府

辱手書，知春初有賜覆之函，迄未領到，不知浮沈何所矣？薰風南來，時有養口。大君子順時布化，令聞嘉暢，三江黎庶，旣登熙熙之春臺，又庇渠渠之夏屋，何樂如之？逃聽頌聲，良用欣抃！

刻史之舉，金陵書局直任至隋書而止；不特見嘉惠來學之盛心，抑且徵舉

重若輕之大力。卽攜尊函，與筱泉中丞共讀之，同深歎服。計自舊唐書以下，尙餘九種。雨生中丞允刻遼金明史，則又去其三矣；見在與筱翁議定。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辭歐兩五代史及元史，請合肥相國於湖北刻之；三四年間，全史可以畢工，偉然大觀矣。

樾去年承招致浙局，樂觀厥成，實喜且幸！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陵新刻前後唐書樣本，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講舍，得識荆州，飫之以清尊，寵之以妙墨，何幸如之！比想旌旆，已在越中，探禹穴之幽深，攬蘭亭之清朗，較西子湖頭，風景又勝矣。

樾登舟後，於二十日抵蘇，肺疾已愈。出月下浣，又可放棹武林，望從者於湖樓，從容小住，再當追陪觴詠，接續墜歡也。茲有湘鄉相公一書，代爲寄奉，乞察入！

與彭麗松孝廉

前年得手書，并賜和章。去年又於金陵節署得書，知杖履優游，起居佳勝；并承降達尊齒德之重，訂異姓昆弟之歡，且幸且喜！吳楚睽隔，無從寄復，雙魚尺素，遲滯至今，良用愧慙！

屬篆莫表額弟翰墨類唐，姓名微末，不足增先德之光；重違來意，輒已書就。適貴同宗雪琴侍郎，來游西湖，一見如舊，卽託其攜致左右；然恐緩不及事矣。

弟自去年春，從蘇州紫陽書院移主杭州話經精舍。其地在孤山之麓，有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風晨月夕，倚欄俯瞰，不減賀季真之在鑑湖矣。老兄倘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頗可於此中作十日飲也。

與朱伯華比部

辱手書，知京寓清吉，甚慰！

僕主講浙中，寄孥吳下，去冬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從此其長爲吳下阿蒙乎？比年以書院而兼書局，歲入不爲瘠薄，而家用日見紛繇，漏卮之命，無可如何。傳云：『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得過且過而已。老妻病體，繇歷數年，今春加劇，氣血並虧，醫者或議滋陰，或議扶陽，服之皆對面迄不能奏功。僕亦精力衰頹，迥非昔比；看來皆非長壽身也。大兒仍擬令其至直隸候補小兒，疴疾難瘳，只可聽之；幸其已有一子，頗覺茁壯，笑言啞啞，聊供愚夫婦眼前一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

足下近況，知亦不甚佳。京曹清苦，自昔然矣。惟望努力青雲，再進一步耳！

與千甫兄

二月之末，曾寄一書，未知到否？弟於三月二十日，自杭還蘇，而蘇寓將吾兄

來書，先四日寄杭，至今尙未折回，想監院校官，留與本月望課卷同寄也。

弟眠食如常，廝中亦平順，惟弟婦比年多病，日見衰老，迥非前年紫陽書院與吾兄相見光景矣。弟終朝碌碌，亦微覺精力不支，著述之興，久已頽唐；惟將舊著各種，絡繹校付手民，窮愁仰屋，有此百餘卷書，已足自豪；自茲以往，爲道日損矣。

今春李筱泉中丞，謀合各省會書局，刻二十四史，屬弟商之江南督撫。因先與丁禹翁商量，許刻遼金明三史。嗣於三月中得馬穀翁回書，金陵書局從史漢起，直任至隋書而止；遂攜書與筱翁面議。浙江刻新舊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少荃伯相於湖北刻之。三四年後，全史告成，鉅觀也。弟忝書局總辦，實則總而不辦，深愧素餐，惟此事稍有參贊之功。然全史成後，自問精力已不能讀；卽能讀，亦不過如彈詞院本，消遣白日而已。若早十數年，或者春蠶食葉，尙能稍吐新絲也。學問無窮，歲月有限，宣尼所以有假年之歎乎？

與王補帆

三月初在武林，兩得手書，適因肺疾，還吳卜廡，未及奉復，想不罪也。

粵事故不易爲，非閣下分風劈流之手，不能董而理之。能者多勞，自所不免，然計閣下不久節鉞矣。或者總其大綱，優而游之，以節賢勞，而養威重乎？

兄肺疾已愈。去年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科巷潘文恭舊宅，今年四月中遷入居之，屋不甚多，而聽事便坐，頗亦具體，內屋五間，尤爲軒敞，鶴鷄巢林，暫焉棲息，天地吾逆旅也。又何擇蘇杭乎？從前蹤跡，宛若浮萍，屈指生平，居然與宣尼相似，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屋，潘玉泉觀察本以五年爲約。兄請從小國之例，期以七年。然趙孟視蔭，不能待五，何論七乎？姑存此說而已。廡中均平善，惟山妻多病，日形衰老。兄亦自覺精力不支，人事牽挽，未能休息，而著述之興衰矣。諸子平議，集資刊刻，未竟厥功。詩集已爲梨棗災，乃楊石泉方伯一人之力。秋間擬至

滬上，用西法聚珍版排印文集，未知果否？鑿護其臍，犀藏其角，在達人聞之，奚足一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舟中別後，卽作越中之游。五月朔，始還西湖講舍，使人入城偵視，則台旌發矣。瞻望勿及，我勞如何！吳門未知有幾日勾留？若能遲至月底，尙可於銷夏灣頭，奉陪觴詠也。

越中山水殊勝；大賢游覽於前，賤子登涉於後，相距不過旬日。而稽山鏡水，閉籬鸚鵡雲鵬，後先翔集，亦一奇也。所游如禹陵、南鎮、蘭亭，皆擬作一詩；而力不勝題，大有秦武王舉鼎之懼。因別尋題目，避重就輕，庶幾齊王用三石弓，便自稱十石也。其蘭亭一章，卽以奉懷，輒錄博一笑！

與曾樞元中丞

數千里外，忽奉惠書，百朋之珍，誠未足喻。以閣下節旄坐擁，羽檄交馳，而猶惓惓故人，以時存問，卽此一端，而裘輕帶緩，布置從容，可概見矣。承示黔事，具徵成竹在胸，有迎刃而解之妙。想數年來綢繆戶牖之內，周旋主客之間，不知費幾許心力矣。賢者多勞，如何勿思？

○今歲仍主講誥經精舍，借湖山之勝地，養樗櫟之散材，風雨小樓，大有終焉之志。來書乃以鵬圖再展爲言，竊謂相愛雖深，相知或猶未悉也。士之處世，豈不自揆？如樾者，文不足以陳俎豆，武不足以執干戈，徒以遭逢聖世，忝竊科名。昔年曾充先皇帝蠶蟲之微臣，今茲猶稱太史公牛馬之下走。封疆大吏，許作賓氓；後生小儒，謬推祭酒；私自循省，爲幸多矣！兼之窮愁著述，已及百卷，雖不足以傳後；而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索米，則阿婆老矣，其能與三五少年爭東塗西

採哉？若乃改絃更張，易內而外，則無論素乏吏才，且鄙人之脫略形迹，笑傲公卿，爲日久矣。一旦腳鞵手版而來，曲跽雅拜，自稱下官，有不驚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生有涯，姑從所好。閣下霄漢鳳鸞，鄙人江湖鷗鷺，雖升沈異路，尙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鷄鶩爭食階除，則鳳鸞其必羞之矣。因承摯愛，率布所懷。惟鑒察不宣！

與丁禹生中丞

昨在吳平齋觀察處，見陳稽亭先生明紀一書，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訖於福王唐王桂王；仿溫公通鑑之例，首尾完全，詳略有法，頗擅史才。

尊議欲刻明史，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犁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且向來並無刻本，爲海內所未見之

書；若及此時付之梨棗，會見不脛而走，傳播藝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此書尙是草稿，訂作十四本，卷帙頗厚，刻成裝訂，與畢氏通鑑多寡，不甚懸殊。書中雖有塗乙處，而字跡分明，稍加整理，即可上版，頗不費手。又有考異十二卷，則尙非定本，編纂稍難，或刻或不，再議可也。鄙見如此，尊意以爲何如？

稽亭先生是乾嘉間人，篤行君子；吳中人士，擬請崇祀鄉賢。其著此書，聞積數十年心力而成，而未獲行世，沈珠淪玉，鬱而未彰，或者有待於大賢乎？

與王補帆

六月中得手書，并皇清經解全部，感甚！惜年來精力衰頹，得之不能讀，讀之不能有悟入處，有負盛意，爲可惜耳！

西法活字版，兄親至滬上訪之，惟金山錢氏文富樓書坊，其值較廉；然止有小字耳！大字尙未全。以明春爲期，未知果否？所費亦殊非細也。拙著賓萌集，承許

爲刊刻，感何可言？前聞馮景庭前輩言：粵中每刻百字，止須錢七八十。拙集辜較五萬字，然則刻費約計在四五萬錢之數矣。茲將草稿寄上，并求明眼人視之，果可刻否？敝帚千金，文人習氣。兄近來并此勘破，不過既已作之，不得不以一刻了事。自入世來，百齡將半矣，來日無多，宜早爲出世之計。所以寫定著作刊刻詩文者，亦猶人久客思歸，預先料理貲財，清釐簿籍也。

與李少荃相國

前得手書，知玉節金符，聯翩西上。想韋皋所至，蜀道難化爲蜀道易矣。但長路迢遙，未識何時返旆武昌？西望旌麾，勞勞曷已！

樾自六月初回吳下，以事久留，見在定於九月下浣買棹武林，於吳中爲雁戶，於浙中爲雁臣，往來僕僕，可一笑也！兒子紹萊，材輕年幼，寸效毫無。在鄙人懷，舐犢之私，都忘冒昧；乃大賢推屋烏之愛，曲予成全。猥以凡庸，濫邀獎敘，旣感且

慚！謹奉書陳謝！不盡萬一。

與陸存齋觀察

吳下厲廬，接讀手書，知履道康娛，甚善！大著正紀二卷，議論持平，考訂該洽；如摘盧刻大傳之訛論，北宋以前史記集解與索隱正義無合刻本，辨楊誠齋不以黨禁罷官，皆塙鑿有據。僕史學荒疎，末由贊一詞，重違來意，聊識數語於上，萬不足以裨補高深也。

惟鄙意竊有所未安者，提要雖紀文達手筆，而實是欽定之書；觀其進簡明目錄表，有曰：『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權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則固有以閉執後人之口矣。非如楊氏丹鉛錄，私家著述，陳氏耀文，不妨有正楊之作也。世道多艱，人言可畏。吾輩生平又不爲俗人所喜，得無有持其後者乎？此鄙人彭祖觀井，蔡公過航之私見，未識高明以爲何如？因叨擊愛，故爲左右陳之。

與馬穀山制府

頃楊石泉方伯交到前後漢書各一部，傳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餘，不啻鄴騎到而寶玦來也。昔人云：『寫得一部漢書，便是貧兒暴富。』今班范兩家，雙俱至，寒窗坐擁，富可知矣。所惜年來精力就衰，著作都懶，春蠶食葉，未必再吐新絲；雖感持贈之情，益增荒落之懼。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爲海內善本。卽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惟得隴望蜀，食熊思魚，人之常情。將來史記三國諸書告成，竊更有發棠之請；公其許我否？

與李筱荃中丞

前得仲冬中浣溫州來書，知旌麾所至，浙東山水爲之生色，甚善甚善！近聞

又拜恩命，代令弟少荃相公節制全楚。惟幕府於國家家事無異視，故朝廷倚伯氏仲氏如一人，此曠世之遭逢，亦中興之盛事。昔人有東川西川對持虎節者，未足喻此恩榮矣。

惟浙人方欣冬日之可親，又送春風而遠去；西湖花柳，當亦爲之黯然。而樾以部下編氓，謬承知遇。猶憶秋風湖舫，半日句留，登傑閣而看雲，步長橋而問水。此番一別，未卜何時再共清游？來歲徙倚湖樓，翹瞻鈴閣，召南甘棠之愛，而重以渭北春樹之恩，依依之情，當比壤叟、轅童而更切也。節鉞何時過吳？樾明年正月擬附輪船至閩中，省視老母，往返約須月餘，未識能於吳中祇候八騶否？少荃前輩，聞有經略黔中之命，賢者多勞，自所不免；而儻業豐功，亦因之益遠矣。

與彭麗松孝廉

去年在西湖腐樓，託貴同宗雪琴侍郎攜致一函，未知得達左右否？千里而遙，企望清暉，如何弗思？

今年正月八日，與李質堂軍門會飲於友人所，始知去歲有賢女之變，然不得其詳。翌日，軍門招飲，出示賢郎所撰行狀，一再讀之，不禁廢書而歎曰：賢女之死，極激烈，極宛轉；所謂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兼而有之。雖古烈丈夫，何以加茲？然此狀也出，輜軒之使，不能據以聞於朝；柱下之臣，不能據以登於史；而賢女於是爲徒死矣。夫賢女所以千古不朽，萬代瞻仰者，全在三月二十七夜一事。此一夜，狂且入室，肆行無狀。賢女必有握拳透爪，齧齒穿齦，勃勃不可磨滅之氣；必有大聲疾呼，動天地，泣鬼神之言。載筆者，宜謹書而備錄之。今按狀止云：『妹侍姑湯藥，以寒疾歸寢室；嗣遠是日，適以問疾至，假宿外廂，而變作矣。』又曰：『久之，始得其顛末。』然所謂變作者，既不詳敘於前，所謂始得顛末者，又不補敘於後；徒載賢女之言曰：『若有一毫生理，我當不死。』又曰：『我當夜求死不得。』使讀

者不知此夜情事如何？以意懸揣，反至失真而過實。夫嗣遠既闌入寢室，或以言語調戲，或以威力逼脅，皆所必有之事；卽或不幸而至於失身，而既以一死自明，則仍不失爲完人。朝廷功令，初不因此而奪其旌表；秉筆者何所用其忌諱歟？況賢女當夜，未必不幸而至此。乃狀中不用據事而書之直筆，反用諱莫如深之曲筆，如畫龍然：東雲見鱗，西雲見爪，卒莫知龍爲何狀？設大吏以此事入告，其能以變作二字鵲突上聞乎？設史館爲賢女立傳，海內士大夫爲賢女作碑碣，其能以其顛末一言爲包括之辭乎？夫死者爲賢女，狀其死者爲賢郎，賢郎胸中，自不免有爲親者諱之意。然此事實不必諱，且不可諱；諱之，是諱賢女之烈也。嗣遠以功服夫兄，爲禽獸之行，法當竿首；今聽其自死，倖逃顯戮。賢父子已不免深負賢女，惟有籲告朝廷，表揚泉壤，及徧求當代名人文士，垂信千秋；而此狀又不可據。嗚呼！賢女爲徒死矣。

弟承兄不棄，有異姓昆弟之誼，故不敢以煩瀆辭。伏求惠我數行，詳示賢女

死事狀；弟雖不才，請執筆以待。

與王補帆

得手書，知今年三度執訊，皆達左右矣。

賢郎歸應鄉試，卽奉夫人魚軒，暫還珂里，於計亦得；而老弟遂與鄙人有西湖浮梅檻之約。粵事故不易爲，賢者多勞，倦而求息，此亦人情。但浮梅檻尙未成，盍稍待之乎？昔郗嘉賓好聞棲隱，然招隱與反招隱，各成一說。閣下懷抱利器，未竟所施，善刀藏之，似乎可惜！想造物者，必有以位置之；或仍來浙中，與巾山作賢居停，未必竟令作浮梅檻中之客也。率筆布復，幸勿疑吾有王荊公一壑自專之意。

與卞頌臣中丞

榕城小住，敬謁清塵，言語麤疏，衣冠草野。乃承念孔李通家之舊，極杜黃相遇之歡，車騎辱臨，珍羞遠錫，歸舟循省，爲幸良多。滬上得讀邸抄，始知陳情之表已達；朝端破格之恩，特頒天上。在臣子切報劉之願，簪紱情輕；而朝廷鑒借寇之忱，繫維意重。詔歸梓里，迎奉版輿，此古今僅有之遭逢，實忠孝兼全之福分。中興盛事，逃聽爲榮。

樾於三月八日還吳，下廡廬，頃又買舟至浙，開詰經之課，小樓風雨，於焉逍遙。未知旌麾何日啓行？將來道出蘇杭，當迎候入騶，拜南國福星，并瞻北堂慈蔭也。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同譜弟兄，一別十許年矣。日下分襟，而天南把袂，萍蹤暫合，亦是前緣。乃承雅意殷勤，授餐焉，餽贐焉，瀕行又高軒臨況，話別依依，賢者多情，於斯可見。

伏念積貯繫蒼生之命，觀察分節度之權，同譜中得意者，匙如閣下遭際，不爲不優。雖尊齒視弟十年以長，然伏波嬰鑠，還似曩時；小有清恙，未足爲累。在弟輩宜窮且益堅，在吾兄則老當益壯也。舟窗鐙火，手書奉候起居，且博千里一笑！

與袁小午同年

長安一別，十有八年矣。閣下以禁中頗牧，作軍中韓范，奉承先志，振揚國威，廟名中興元功之列，甚善甚善！

伏念吾榜介丁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然同館諸君，頗有膺異數者。樞元以候補道拜黔撫，補帆以編修授浙臬，蓋不飛不鳴者雖多，而一飛一鳴，未始不冲天而驚人。而閣下者，則尤其上擊九千里者也。陝甘軍務，近日何如？數十萬健兒，環而待命於閣下一人，胸中轉漕，筆底量沙，賢者多勞，深以爲念。

檄自大梁罷歸，中更兵亂，流離轉徙，幸獲安全，忝竊臬比，妄事撰述。年來從

吳下紫陽書院移主浙中詁經精舍，將舊著各書，先後校付剞劂。已刻者：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賓萌集五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詩六卷，詞二卷。每一校閱，時復自笑。夫蚓竅蠅聲，其細已甚；豈足與公等爭鳴哉？然執莊生齊物之說，則籬鷓之與雲鵬，原自各適其適，固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雅也。用敢以書布達左右。軍書旁午之餘，或亦一破顏乎？

與魏稼孫

閩中小佳，得接清談，兼讀非見齋金石文字，考訂之勤，蒐羅之富，一時無兩矣。

僕此次來閩，除敬問老母起居外，不過冠蓋往還，酒食徵逐，真成一俗客；幸足下時相過從，一雅可醫百俗也。金石萃編補正，寫定幾卷？書名及體例，想已有定見矣。王氏原版，見在滬上。僕言之吳中當事，擬補刻完全，移置書局，未知果否？

尊慈兩太孺人傳，謹已譔就；詞旨淺薄，名位卑微，不足表章潛德，聊副仁孝之意而已。兩母自以合傳爲宜，將來附人家乘，或分錄之，亦無不可也。

與孟蘭艇

課卷閱定送還，乞卽榜示。附去題名一紙，敬藉游屐入山之便，爲我相度可刻之地，付石工深刻之；其地不妨稍僻。鄙意在數百年後，嗜奇愛古之人，洗苔剔蘚而得之，不在一時有目共見也。文士名心，可笑可笑！

與汪蓮府

至好弟兄，久不相見，又久不得書，離索之感，可勝言乎？聞年來謝事家居，優游桑梓，亦足自娛。但未審精力何如？步履飲食均如前乎？禮云：『五十始衰。』弟今年適居五十，乃信始之一字，攬鏡自照，須髮未蒼，而只覺精神不能運其肢體，

舉動皆累；讀書未終卷，早已厭煩；有生客來，與坐談良久，輒忘其姓名；客去，又索閱其刺。老母在，固不敢言老；然衰則從此始矣。所著之書，已刻成者八十七卷。曾賦高陽臺詞首云：『早歲詩歌，中年箋注句，銷鐘鼎旂常。』言之亦可笑也。

今年至閩省視八十五歲老母，起居康健，可冀期頤。吾兄篤念師門，定亦聞而色喜。惟家兄壬甫貧而且病，一官落拓，後路茫茫，竊爲慮之。弟此行，輪船往返，頗爲順速；然大險卽伏乎其中，信乎子夏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眷屬仍寄吳中。弟則自來西湖精舍，小樓高踞，平視湖山，時復掉一葉扁舟，放浪六橋內外。昨乘籃輿入山，至天竺靈隱禮佛，徧探紫雲金鼓諸洞，又踰棋盤嶺，於山頂佛廬，試龍井雨前新茗，亦一樂也。兄能來此同游乎？

與許星叔京卿

頃得手書，知贊襄幾務，倚畀日隆，甚善甚善！

僕於五月下旬還吳下腐廬一病月餘至今未愈禮云『五十始衰』今其時矣。屬擬表文二道，極感知愛之深。但駢儷之文，久已輟筆；況此等大文章，自宜大手筆爲之。臺閣中不少造五鳳樓手；乃問之江湖之野老，不亦左歟？病中未能握管，口占授舍姪，奉復，不盡一一。

與李筱荃制府

兩接手書，備承存注，入庚伏來，想車前甘雨，扇底仁風，坐鎮從容，興復不淺！
黃鶴樓頭，當遠勝金牛湖畔也。

檇於五月十九日，自湖隄精舍還吳下腐廬，至二十二日，卽患大病，臥床月餘，至今尙未出房，終日在房中扶杖而行。古人五十杖於家，洵不誣矣。拙著已刻者六種，有便當寄奉大教。

鄂局所刻國語及經典釋文，甚佳；便中望各賜一部爲幸！浙局見刻通鑑緝

覽，蘇局見刻明紀。派刻各史，均未開雕。伏念合刻全史之議，發自臺端；而事關數省，議同築舍，未知何日觀成，良可喟也！力疾布復，不盡欲言。

與丁雨生中丞

日前承存問，草草就名紙作數行奉復，定照入矣。

病中偶思得一事，輒以聞諸左右：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版見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觀察曾印一部見贈，止缺一百七十八葉耳！此書雖不免有錯誤處，要是國朝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無存。閣下何不移置書局中？覓初印善本，將所缺葉翻刻補全，計其費不及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觀矣，亦蘇局之光也；閣下其有意乎？

與勒少仲同年

前辱手書，并佳墨佳茗之賜，卽於病中草草復數行，定達左右矣。嗣又於平齋處交來大著詞一本，又屢承寄聲存問，甚感甚感！

弟五月下旬，在吳中大病，臥床月餘，至今雖愈，而未復元。禮云：『五十始衰。』樾今年五十，衰自此始矣。病之初起，起於瘧疾。平齋遣人來問，而寓中闈者，是揚州人，其言瘧疾，似乎熱癰，故由平齋處訛傳有弟患外症之說，其實非也。春間承以宣紙索書，而弟已赴杭，其還也，又病，是以竟未及書，而又重之，以後命，屬書大字楹帖，伏念拙書至劣，閣下乃深嗜之，心誠憐白髮，公其信然乎？病後腕弱，小字尙可勉強，大字未能握管，然必有以報命，不敢虛雅意之拳拳也。

拙著已刻者六種，謹寄求是正，內有詞二卷，於律未諧，聾牙不免，方之大作，是謂小巫，不足辱紫霞翁點定也。

上曾滌生爵相

秋間曾上一書，定登台覽矣。壤叟轅童，引領北望；金符玉節，渡江南來。當沙隄稅駕之時，正海屋添籌之日。九五福曰壽，六十歲爲耆。公與物爲春，故縣弧適當陽月；天爲公置閏，俾稱觴再屆生辰。百年之曲，唱遍三江，不獨門下小生竊竊然頌臺萊祝黃耆也。

櫂於西湖廡樓，小住兩月，湖山坐對，宿疴頓除。茲於月之二十日，仍還吳下。幸雁戶之未更，望龍門而不遠；或有佳伴，尙擬同來白下，重謁黃扉也。

與謝夢漁同年

去年由費芸舫庶常寄到手書，知養望兵垣，優游清吉；太夫人在堂，侍奉康娛；甚善甚善！

至於官之落託，有不足言者。閣下嘗言學問與科名，各是一事；科名與官祿，又各是一事；既達斯旨，復何憾乎？弟窮愁著書，聊藉自遣，先後災之梨棗者，八十

七卷承閣下有嗜痂之愛，謹寄上全函，部凡廿有六冊，伏求惠存。弟今年五十一歲，精力早衰，著述之興亦復闌珊。惟將匱中舊稿鈔撮成書，又得九種，名之曰第一樓叢書。第一樓者，弟主講西湖話經精舍所屬樓名也。今年擬付之剞劂，未知果否？

家兄新遷福甯太守，然亦多病，後路茫然。家母年已八十有六矣，去歲至閩，省視起居，精力雖尙康強，究竟年高，未免喜少而懼多耳！兒子紹萊奉檄署大名府同知，惟望其今年得補一官，鄙人甘心爲子叔疑矣。頃閱邸鈔，乃知有徐壽蘅侍郎之疏，雖承其拳拳之愛，然多事極矣。弟著述足以自娛，筆耕足以自食，雖無當時之榮，或有沒世之名，豈復作再入軟紅之想哉？倘不知者，謂壽翁此疏，鄙人實慫臆之，則冤矣。冤矣。閣下知我，想不以此言爲愆也。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承示應元書院章程，措置周詳，規模宏遠；卽此一端，而閣下之嘉惠粵士者無量矣。惟每月膏火，以官課爲定，則鄙人竊有不能無言者。夫以區區膏火之資，爲鼓舞人才之具，其意固已末矣。然今日而設立書院，其勢不得不出於此。是故立法不可以不詳，要使盡一日之長，卽獲一日之利；然後操觚之士，有所勸誘，而不致鹵莽滅裂以從事。向來書院章程，每月膏火之資，以內外課爲差等；而所謂內外課者，以春初甄別爲定；則是終歲所得，取決於甄別之一日也。後人知其法之未善，於是有改而以每月官課爲定，則視舊章稍密矣。然一取決於官課，則士子於師課，必至於敷衍成文，苟且完卷而後已。何者？利所不在也。是故中興以來，江浙興復書院，率皆隨課升降，官師一律譬如。每月膏火銀三兩，則官課師課，各得銀一兩五錢；如此，則盡一日之長，必獲一日之利，而鹵莽滅裂以從事者寡矣。

聞直隸蓮池書院，亦以官課爲定，其師課不到者扣除之，故師課人數，不下於官課；而文則黃茅白葦，無一可觀。山長徒費目力，不見佳文，勞而且厭，恣意塗

抹甚或付子弟句讀之，若曰：吾課非所重也。夫自校官之職不修，其略存學校遺意者，惟有書院；乃使爲弟子者率爾而出之，爲師者率爾而應之，豈非立法之未善乎？

閣下旌節所至，勑設書院必多。故敬陳所見，幸裁警焉！

與沈三三

接手書，始知尊公已於前年歸道山。憶是年之夏，曾致一函，并附還尙書管見二册，小有獻替，久而不得復書；以爲區區之愚，未蒙採納，不意已作古人也。訂交文字垂三十年，不獲一面，而今已矣。遺書手澤，想必什襲珍藏，伏願足下勉承先志，努力顯揚，使數十載寒窗心血，大顯於時；不獨九京之下，爲之一慰；抑亦神交老友之所大快也。

與李少荃爵相

前月得復書，知敏齋同年攜致一函，已登記室矣。南中自庚伏以來，炎歊特甚，未知津門何似？想諸葛君綸巾羽扇，自與下土蟣蝨不同也。聞於西沽新築一城，鐵關銅廓，扼要襟喉，洵足壯日畿而控月竈；較李贊皇之築禦侮城，柔遠城，規模當遠過之矣。惜不克浮海北來，登高而賦之也。

越近狀如恆，畏暑杜門，經月不出。柳州云：『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殆鄙人之謂乎！惟爲衣食所累，不免癡擁皋比；外則毀譽交乘，內則心力坐耗，甚無謂耳！秋暑猶酷，幸自愛！不盡所懷。

與王補帆同年

辱手書，并以李次青廉訪所撰國朝先正事略見贈。其書考核詳明，叙次有

法，李君此作，爲不朽盛業矣。

兄從前在天津時，亦思訪求中興以來名臣名將事跡，纂成一書；彼時精力猶可也；今則無能爲矣。讀書未終卷，輒厭倦；今日置一物，明日便忘之；有生客來與久坐，遂忘其姓名，憤憤如此，尙可言著述乎？乃信宣尼假年之歎，爲不虛也。

承詢近事，兄亦不自知開罪之由。大約此老爲人捉刀，兄偶失照，未置前茅耳！昔年視學中州，爲曹鄉溪前輩一劾而罷；今主講西泠，又得罪於魏武之子孫，豈鄙人前身是禰正平乎？浙中當事諸公，頗未厭棄；院中生徒，亦無間言；兄亦不必急急求去西湖也。

與沈仲復觀察

閱邸抄，知拜移節之命。伏念滬上一隅，爲中興來旋乾轉坤之樞紐。比年轉漕南北，貫串華夷，皆賴觀察之得人，以維中外之大局。乃朝廷第一注意之區，今

得閣下臨蒞是邦，文章動蠻貊，忠信格豚魚，儒臣勳業，從此遠矣。

樾精力頹唐，學植荒落，迂闊之見，不知其他。惟望旣樹英略，益振文教；鄙人雖衰，尙將來游來歌，與觀其盛也。

上曾滌生相侯

前月寄呈吳仲雲前輩詩集一部，定塵記室矣。際金風之颯爽，想玉帳之清閒，迎將天上恩光，播作江南秋色。庾亮南樓，不足言也。

樾吳中消夏，忽又經秋，本擬月內買舟還浙，而聞綠輶朱轡，不久臨蒞吳中。回憶著雍之歲，金陵謁別，星霜荏苒，三載於茲。自應迎候清塵，藉親霽月，拜昌黎北斗，勝於訪和靖西湖也。

江寧書局，見刻何史？自史記兩漢書外，樾均未之得見。如蒙惠賜三國以後諸史各一部，俾治經之餘，略及史學，庶免如顏氏家訓所譏。俗閒儒士，不涉羣書，

至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者，尤皦生之大幸矣。

與李少荃伯相

秋間敏齋同年自津門南返，交到惠書，備承眷注，卽由敏齋述知來年正月五日，恭值崧生嶽降之辰。運佐中興，算符大衍，屆五十服官之歲，而入相已及五年；應五百年名世之期，故誕降適逢五日；此乃熙朝之盛事，豈惟同譜之美談？況畿疆之水患初除，知幕府之賢勞尤甚。富鄭公境內，屋廬衣服皆全；鄧仲華車前，斑白垂髻盡樂。以數百萬人帡幪之託，卜二十四考福報之隆，請歌鴻雁三章，代南山有臺一什矣。

樾因道阻且長，不獲躋堂介兕；謹成楹帖一聯，詞旨淺陋，未足揄揚；伏求惠存，并賜是正！

與李筱荃制府

頃從何子永中翰交到惠書，發緘爛然，古香四溢，如誦神泉詩，如觀晤臺銘。初疑幕府中，必有精於玉箸者；及讀手畢，乃知佳公子所爲憶前在武林，甫逾幼學，今歲未知妙齡幾許？而篆體工秀乃爾！且皆說文正體，無一鄉壁虛造之字；知其致力於洙長書深也。循誦再三，愛不忍釋。藉悉騁從於夏初旋鄂，轄疆靜謐，軍府清閒，看佳兒問字而來，佐慈母含飴之樂；屈指中興名臣，勛名福澤如公者稀矣。

承賜鄂局所刻書四種，皆以善本而精刻之，洵足嘉惠來學。樾今年又刻第一樓叢書三十卷，雜文二卷，尺牘三卷，隨筆四卷。俟刻成，再呈大教。茲先附去拙書本刻搨本二種，書旣不佳，刻手尤劣，不足供賢郎一笑也。

與彭雪琴侍郎

前歲西湖講舍，得接英姿，不勝執鞭之慕！嗣得途中所寄書，并賜讀佳章。樾亦嘗寄上七言古詩一首，乃是年遊會稽蘭亭，有懷左右而作者；想已入青睞矣。兩載以來，未通音問，不知在綠野堂中，優游歲月乎？抑或從赤松子輩，笑傲煙霞乎？功成不居，長揖歸山，真英雄也。求之古人中，且不易得；況今人乎？

樾詰經主講，仍借湖山養拙，無足言者。夫歲貴同鄉徐壽蘅侍郎，畫蛇添足，殊屬多事；然在樾亦無所損益耳！本無出門西笑之心，何有留滯周南之歎。但得饘粥粗給，伏臘有資，豈獨前塵書夢，概付飄風；并山長頭銜，亦謝勿受矣。樾今歲行年五十有一，精力頹唐，意興消耗，蒲柳早衰，天所賦也。湘鄉師言：『本朝經生，多享大年者。』然樾則學問既不逮昔賢，精神又不如遠甚，殆無能爲役矣。湘鄉師重蒞江南，矍鑠更甚於前；龍馬精神，固自不同乎？

閣下有興，何不來作秣陵游？并再探西湖之勝；樾仍當於第一樓頭，迎候清塵也。

與楊石泉中丞

辱手書，猥蒙不遺在遠，存問殷殷，甚感！又承示知明歲擬選刻叢書，不特嘉惠方來，抑亦表章前哲，甚盛舉也！

惟既稱叢書，體大物博，宜乎無美不收：如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之書，兵家、法家之言，六書、尤數醫、卜、雜技，上而朝章典故，名臣言行；下而草木蟲魚之名，琴棋書畫之譜，蒐羅宜廣，選擇宜精，不可執一己之見，自狹其門戶；又不可徇朋友之請，濫費夫麥梨；庶幾美而且富，傳播藝林，成一鉅觀。每種之後，宜仿提要之例，撮其大指，刊附簡末；亦或考證異同，辨別得失。如樾譾陋，不足以任斯役，謬承垂愛，許撥古人書局自隨之例，殊增愧慙！或當從諸賢之後，稍參末議，助成盛事。

耳。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

三月四日，樾在福寧望海樓，與諸同人讌集，忽有人傳述：一月以前，吾師已騎箕天上，不禁投箸失聲，猶冀此信或未必真，乃越數日，而見之邸抄矣。

憶去冬在吳門謁見，并承枉駕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容，竊謂雖有微疴，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吾師豐功駿烈，旋乾轉坤，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師知遇之厚，視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如何？木壞山頽，吾將安仰？龍門在望，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孝之創巨痛深乎？迢迢千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紼之役，負疚殊深！謹寄呈一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與可，茲則廣桑山上，隔絕塵寰，雖小子斐然，未必夫子

莞爾矣！書至此，曷禁漣如！

與壬甫兄

月之二日，曾去一書，仍附補老信中，已到否？起居定必佳勝！庭中花事，近日何如？吏隱之福，實所豔羨！

弟已於三月廿八日，還西湖精舍，雖託江湖之名，未免褊穢之累，遠不如福寧太守之清閒自在也。南莊府君手批四書，精細可以當著書。弟在蘭溪舟中，手自鈔錄大學一書，已及傳之九章，略以意貫穿，使成片段，以小字雙行夾寫，附於每節之後；其有及注文者，摘錄注文，亦以小字書其下。自還精舍，未遑從事，稍有空閒，卽當卒業，不敢輟也。還杭後，聞人言曾文正師事，乃知真靈位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楚，然後歸真。二月朔，梅方伯人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不請假矣，恐無銷假日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弟途中補作

福寧雜詩十二首內一首云『海色山光逼畫樞何殊觴詠在蘭亭無端忽墮風前涕，一月前頭隕大星。』爲文正發也。

又自福寧還杭州，得雜詩十四首，內一首云：『子陵臺在暮雲端，兩岸山光已飽看。安得於潛問遺老，重尋石室古巖灘。』則據水經，疑漢晉時所謂嚴瀨者，在桐廬至於潛一路，而非今之七里瀧也。及晤楊石泉中丞，語及之，石翁曰：『桐廬至於潛，昔嘗經由其地，分水以下，淺瀨急湍，不容舟楫；過分水後，涓涓細流，并不成溪澗矣。然巖岫複沓，子陵石室，當有可訪；惜彼時軍旅怱怱，無暇尋幽選勝耳！』此事在福寧曾與兄共檢水經注，故附以報兄焉。

與次女繡孫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爲慰！

吾於正月二十八日，在錢唐江首途，由嚴州、金華、處州、溫州而至福寧。祖母

今年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清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雜，賓客紛繚，遠不如福寧太守之清閑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況，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

吾嘗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乃是大福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晚方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深思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惠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曾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書星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報我之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勝泫然！伏讀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之想。所鈐小印，有曰「兒女心腸，英雄肝膽」。檇請益以二語曰：「書生面目，神僊骨相。」便足盡君之爲人矣。和章如行雲流水，隨筆抒寫，風韻神味，無一不勝，眞天才也。惟揄揚之過，在所不免；然亦見賢者之多情矣。

檇正月之末至閩中，省視老母起居，在家兄福寧郡齋小住一月，於三月二十八日乃還西湖，補行課事。文正師之喪，不克躬與執紼之役，於心歉然！聞素車

白馬飛蒞金陵閣下風義甚高，篤於師友，古之人，古之人也。未識能便道至蘇杭一遊，訪名山兼尋舊雨乎？

此間當事諸君，皆言已有詔書，趣公出山；不知此信果否？伏念功成身退，長揖歸田，自是大丈夫行徑。然近者朝廷雖號治平，而西北軍事猶亟，東南伏莽未清。吾師柱石忽摧，未免塵壘明南顧之慮。閣下上念朝廷倚畀之隆，下念蒼生屬望之切，綸巾羽扇，再出東山，以成文正師未竟之志。至海內晏然，中外無事，然後歸從赤松子游，度天下後世，必不以馮婦笑公也。閣下儻有意乎？

又

前覆一函，并紀行小詩五十八首，定入照矣。比聞綸巾羽扇，橫大江而揚舲，以整暇治兵，以德威馭將。文正師騎箕之後，有此替人，不特紓朝廷南顧之憂，且以繼文正東山之志。翹瞻大樹，良用欣然！惟未識虎節朝天之後，何日南來？須知

望軍門而企踵者，將佐蒼生而外，更有漫郎蔡叟也。

樾於五月中還吳下，廡杜門經月，幸辭襪襪之譏；伏案終朝，殊乏蕭閒之致。八月後，擬仍至西湖講舍。前年賜書聯額，尙懸第一樓中，每瞻妙墨，如挹英風也。

與壬甫兄

聞服附桂等劑，未知投否？醫家各執一理，其稍讀醫書者，言之必娓娓可聽；求其實效，茫如捕風。近時岐黃家，宗黃坤載扶陽抑陰之說，往往喜用桂附，亦有利有弊，未可偏執。惟中年以後，火氣已衰，藥之涼而膩者，殊不相宜。桂附之弊，究屬君子之過。弟近服梁公百歲酒，頗似佳也。

來書言臨平先達一事，惜未言明，出晉書何傳？考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而劉昭續志已不見，則久經并省。晉書亦無此縣，其爲今之臨平人無疑。然

不知何以書臨平人而不書錢塘人也？

福寧郡志曾否舉行？吾浙有修省志之說，或議以弟總其事；然弟經生，疏於史學。修志一事，不獨煩心，且易爲怨府。昌黎文章鉅公，猶不敢修史，況我輩乎？當事者，或果有此意，當婉謝之。

與金眉生廉訪

承賜觀大著，崇論閎議，洵足拓開萬古心胸，推到一世豪傑。閣下其今之陳同父乎？及讀遷居諸詩，萃一門之風雅，作平地之神仙；又令人神往不已。竊謂閣下天生逸才，一時無兩；才人學人，均不足以望下風。篋中舊稿，多雍容大篇，有關中興全局者，宜及時刊刻，使海內知半野樓中有絕大經濟，與吾輩閉戶草元徒供覆瓿者，迥不同也。

尊意欲刻性理經學經世三書，此誠不可緩之巨舉。僕從前嘗與曾文正議，

續刻皇清經解，而卒不果。文正薨逝，事更難矣。敏老志在引退，意興闌珊，未必能料理及此也。所擬序文三篇，實有所見，自是傳作，存此文於集中，將來必有舉行其事者。吾人立言，原不爲一時也。惟鄙意言經學，必以漢儒爲主，亦猶言性理，必以宋儒爲宗；所謂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卽以周易論，宋儒所說，必及先天後天；然則一部十三經，開卷便錯矣。阮文達學海堂書，謂未足以盡本朝之經學，則可謂止是訓詁之學，則不可。其中天文地理典章名物，無所不有，一代說經之書，雖不盡於此，然亦可謂集大成矣。後有作者，但當踵事而增，不必別開門戶。此則區區私見之不與尊意同者，輒布陳之，以附孔門盍各之義。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并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厚，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鈎鐵畫，照耀蓬廬，不獨圭華之光，抑亦子孫之寶也。又以

流覽拙著春在堂全書，嘉許殷殷。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月，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醬瓿上物，價增十倍；雖獎借之情或過，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蹲蹲起舞矣。

畿輔仍荒於水，而高原幸尙有秋。福曜所臨，自足迓和甘而消疹癘。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濬決排，以除水害；又費一番經畫矣。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公以一身任之，天生李晟，豈偶然乎？

樾吳中消夏，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言者。重陽後三日，買棹武林，西湖秋色，早又闌珊矣。回憶詒經承乏，於今五年，當事諸公，頗未厭棄；精舍生徒，亦無閒言。而杭州一儉父，自恃其老，無理取鬧，肆口謾罵，殊覺咄咄逼人。意者鄙人湖山緣盡乎？今春於壬甫家兄福甯郡齋，得先祖手批四書一部，雖止爲初學設；而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從白文注文，一一孳求。可見老輩人讀書精細，無一字輕易放過，蓋不僅八股指南鍼而已。然其書蠅頭小字，朱墨雜糅，猝不易讀。樾手自寫定，

以意聯貫，粗有條理。恩竹樵應敏齋，杜小舫三君子見而好之，集資刊刻，已在吳下開雕。不揣冒昧，欲求椽筆題簽，以爲光寵。想表揚耆舊，嘉惠方來，大賢其必許我也。

與曾樞元中丞

夏間曾寄一函，山川悠遠，未知得達。典籤否？比聞旌麾所指，上下游以次肅清，播凱唱於黔中，馳捷書於闕下，膚功疊奏，溫詔遙頒。逃聽之餘，爲之起舞！伏念黔事處萬難措手之時，閣下悉心精畫，全力擔當，東扼五溪，西控六詔，奠安彫敝之區，聯絡主客之勢，十數年中，不知費幾許心力，而後告此成功。乃歎熙天耀日之勳，端由動心忍性之學，不圖吾榜有此偉人。叨附驥旄，與有榮幸。

檄踰伏林下，忝竊皋比，妄以譔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今因人便，寄呈全書一部。想軍府就閒，結習故在，祭征虜不廢雅歌，曹武惠惟收圖籍。此醬餼上物，或

玉帳中所不可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臘八前一日，承惠顧吳下春在草堂，敘數年契闊，甚善！而鄙人竟未嘗登艫一送，知游於人外者，必不責形迹之往來也。日內想雲裝煙駕，已至西湖，六橋風雪中，氈笠芒鞋，倘佯自得；韓蘄王後，五百年無此樂矣。嘗讀左太沖詩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此二句誦之，似口頭恆語。而一部廿四史中，克副此語者，實難其人，乃今於閣下見之。——以兩宮眷念之篤，舉朝仰望之隆，徹車羸馬，翩然南歸，一僕兩僮，寄居煙水之鄉，非所謂「連璽耀前庭，視之如浮雲」者乎？以當代第一流，居西湖第一樓，是謂人地兩宜。而僕忝爲第一樓主人，因得冒爲第一流主人；私自循省，實爲萬幸！

湖上嚴寒，風景蕭索，而冷淡中自有佳趣，非公不足領略。吳下寄奴，不獲與

孤山梅鶴同侍清游思之又自惘惘也。小詩二首卽用春間見贈韻聊博一笑。

又與彭雪琴侍郎

前致一函并小詩二首已照入否聞吳中別後旌旆又作吳興之行而後至武林蒼弁山邊碧浪湖畔得謝屐經臨山川生色矣。

西湖歲晚風景何如孤山梅花南枝開未三潭印月是前年從者去浙後新修平橋九曲精舍三楹視平湖秋月更爲有致其東北隅尙餘隙地似可仿邵康節先生安樂行窩之例築屋數椽題曰「西湖退省庵」爲巡視長江兩年一往來鸞裝鶴轡暫駐之所則西湖又增一名蹟矣公以爲何如

秋間有客自中州來以高廟御筆梅花小幅搨本見詒敬以轉贈前所惠梅花橫幅如行篋中尙有存者求更賜數紙以便分詒同好也僕二月中有五湖之游公如有興可鼓棹而來同探莫釐縹渺兩峯之勝或視南北兩峯所見更空闊

乎？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自湖上歸，始知拜皖臬之命。此時陳臬之邦，卽昔年領郡之地，皖公山色，青蒼如故，回憶十五年前之事，可以掀髯一笑矣。平生讀書不讀律，驟居刑名總會之區，似乎耳目一新；然大才宜無所不可。且臬事藩條，亦皆借徑耳！異日坐鎮封疆，主持運會，宏獎風流，此兄之所優爲，而鄙人所望於兄者也。入覲何時首途？雨雪北轅，幸自愛！

與彭雪琴侍郎

獲讀手書，并大婚恭紀七律十章，音節諧和，注釋詳備。如設交杯宴，唱交祝歌，用團欒膳，進子孫餠餠，服龍鳳同和袍，以及奉迎時置如意於輿中，親題龍字；

入宮時安蘋果於檻下，上覆馬鞍，皆足考見典章，傳爲故事。又如匱中大鏡一方，進乾清門不得入，去架乃入，亦足見天家富貴，使山澤之癯，眼界一開也。

元且以來，風日晴和，恭逢親政之年，喜觀昇平之兆。雖耕鑿野人，亦爲鼓舞，況閣下爲國股肱者乎？湖樓嘯傲，意興何如？登眺雖佳，春寒猶勁，積病之餘，千萬珍重！

與張振軒中丞

前布寸牋，知塵青睞。春韶初轉，恩命遙來；奉九陛之絲綸，領三吳之節鉞。晉臺風景，表裏江湖；幕府勛名，後先李郭。不特吳兒竹馬，爭逐使君；卽鄙人牽舟岸上，久作寓公。筍笠荷衣，又得向軍門長揖。漢諺云：『張君爲政，樂不可支。』非虛語矣。

劉副將來，又承惠我晉魏書各一部，佔畢經生，疏於史學，自茲以往，請分剛

日誦之。

與張嘯山唐端甫

二月下旬，自滬還蘇，得手書，即寄復一函，未知收到否？及至杭州，晤施均父，孝廉，知子高已作古人，不勝傷悼！

伏思子高溺苦於學，具有師法，秀而不實，未見其止。僕與子高，有中外之戚；又其學術，素所傾倒，曾不能先爲設法，招歸鄉井；又不獲執手一訣，憑棺一慟，九原有知，慚愧逝者。昨從蘇寓，又寄到惠書，知其身後諸事，由公等料量妥協，篤於風義，今之古人，感忤無已！又均父言凌君子與自維揚趨赴，并託人護送其柩南來；此事果眞，則大妙矣。俟其喪歸，當與均父商量卜地安葬，立石表墓，并將其行誼寫送吳興志局，以盡後死者之事。均父言子高於六極，竟已得其五，止缺惡之一極；僕亦言子高於五倫，竟缺其四，止得朋友之一倫；合此兩言，其坎坷一生，可

以概見。又子高實是有家而無家，數年來未嘗言及家事，聞臨終以家事見託，不知其說云何？如有遺言，幸寄知一二，不欲負其將死之哀鳴也。

與吳煥卿

得手書，知己謝事還省垣，甚善甚善！

惟知足下者，古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雖於時下官場，不甚合宜；然往途中，實不可無此一二人。於熱鬧戲場，存書生本色，遠聞解組，鄙意惜之！雖欽知足之高風，實垂期望之夙願。幸未開缺，尙是藕斷絲連，果得闕差，且至闕後徐定行止。彼時僕亦必來杭，湖樓小飲，再商出處可也。嘗謂讀書人，出而作官，惟上而督撫，下而州縣，實能有所建樹，行其所學。此外若觀察、太守、官秩雖崇，皆因人成事者也。足下撫字有餘，肆應不足，蘭溪縣冗，或非所宜；若得一邑，政簡民良，可以弦歌而治，爲之導揚風化，勸課農桑，數年以後，必有可觀者。吏民愛戴，卽是生徒；官

靡清閒，便同講舍，正不必歸三家邨作邨夫子；或染指苜蓿槃中，然後謂之秀才風味也。

與孫歡伯

秋風起矣，正有蒹葭伊人之思；而天外邨雲，飛來吳會。發緘循誦，蘭藻紛綸，無泛問之寒暄，有過情之推許；老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

僕頻年閩中往返，徧歷浙東，地主之賢，無逾公者。不特維繫之私情，實亦循良之公論。漢世於賢二千石之久於其任者，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公卿有缺，卽以補之。求之今世，公卽其人矣。黃堂在望，無任欣盼！僕自五月下旬還吳，下寓廬，畏暑杜門，又逾庚伏，承惠野朮，真扶衰之妙品也。古諺云：『必欲長生，當服山精。』僕何修而得此？請誦庾肩吾謝賚朮啓之辭曰：『味重金漿，芳逾玉液。』謹以爲謝。外附去春在堂全書二部：一以奉贈，一請留存九峰書院中，妄借名山，希圖不

朽，儻許我乎？

與李黼堂中丞

去歲湖隄講舍，深以臨況爲榮。嗣又辱書，并賜讀先集，具感惠愛之深。修復稽遲，非盡疏嬾；緣私心欲以拙著就正左右，而全書印訂需時，直至今年正月始竟厥功。僕卽由蘇而滬而杭。又以家兄在福甯郡齋病故，由浙而閩，奉母北歸，舟車跋涉，筆墨空憊，一紙之書，未遑布復。想知我者，必不責此形迹之闊疏也。頃又奉手翰，并示我紀游詩百三十首，題名三紙，三山歸權圖石刻模本一幅。詩格清嚴，字體雄渾。想見煙霞雲水中，興到揮毫，洵天際真人也。

僕從前避地舟山，頻年往返閩浙，於天台雁蕩普陀，皆有可到之緣；而竟未一蠟游屐，清才清福，兩不如公。輒題七言古體詩一章，悔前事之蹉跎，冀後游之彌補，未知山靈許我否也？

與王子莊孝廉

頃由陳桂舟茂才交到惠書，詞旨貶抑，稱謂謙卑，不敢當！不敢當！

辱以先德行狀，屬爲志銘。夫表微闡幽，必待道德文章之士；僕非其人，重違來意，輒撰一篇，未知可用否？如須刻石，請示知廣狹修短之度。按狀有云：長不滿六尺，此本晏子傳語。然古尺今尺不同，今人而不滿六尺，亦云長矣，非所以言短也，故虛其字以待酌定。又有四書六經語，自樂經亡，而六藝已止存五矣。若以今列學官之十三經而論，則除論語孟子入四書外，尙有十一。不知此六經何指？鄙意漢武立五經博士後，相沿至今，場屋命題，經亦止五，不如竟云四書五經，較無語病。蓋四書既實舉今制，則六經不宜虛設古名也。迂拙之見，高明裁度！

與汪柳門太史

昨晤楊石泉中丞，知文旆已發矣。不及一送，良用悵惘。惟望今歲輶車北去，明年使節南來，相別亦不久也。乾嘉學派，衰息已久。他日執掌文衡，主持風會，幸留意於此，振而起之。臨別贈言，必蒙嘉納。

縉雲阮客洞詩，所謂李葦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其人，在漢中李氏表內。高宗朝宰相李安期之元孫。其父名泳，有兄名罈，但不言爲縉雲令。石墨流傳，足補史闕。昨偶檢得之，因足下有阮客洞詩考，故以附聞。行色怱怱，尙及釐正乎？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一別，寒暑環周，昔柳而今雪矣。讀致石泉中丞書，知己旋節衡陽，宿疴有瘳，舊廬無恙，惟三徑松菊，小需修葺，想竹頭木屑，又費陶公一番運甓精神矣。誦至末幅，垂念鄙人，寄聲存問，感在遠之不遺，愧無狀之可述。

自與公別後，卽遭先兄福甯太守之變，馳赴福甯，奉母北歸，以八十八歲之

高年，行千八百里之長路，水陸舟輿，幸叨平順。曾有句云：『回首長途心轉悸，二千里路九旬人。』想閣下爲我動色也。歸來仍寓吳中，自謂向來山野之服，可以傲公卿，不可以奉老母。適兒子紹萊去年在大名署任內，由道銜爲請二品封，遂覲然受之。六月初三，山妻生日，卽服其服，戲爲小詩云：『頻年韋布謝簪纓，忽荷推恩意轉驚。此日承歡當彩服，將來借重到銘旌。蓬瀛舊籍三朝遠，雲水閒身二品榮。聊與山妻作生日，笄珈重爲換釵荆。』千里寄知，博故人撫掌。蓬瀛舊籍二句，頗可作楹聯；得暇，能爲書之以輝蓬壁乎？

西湖退省庵尙未落成，遲至明年，必可畢工。記文已寫一通，交黎喬松太守。此記皆記實語，文尙不甚大劣，而書頗不工，未足張此名蹟也。庵成後，尙須製一小舟，往來雲水間，亦宜先事謀之。

與李少荃相國

客臘一箋，定照入矣。樾田間伏處，西清故事，久已茫然，竟不知黃閣尊嚴，不當復論玉堂行輩。年來奉致書函，仍稱年侍生，荒謬極矣。昨偶與補帆同年言及，始知之；謹貢寸牋，以贖前咎。想山林疏散者，必蒙海量包涵也。

補帆又言，凡致書相國，不當稱前輩。此說於翰林掌故，未見明文。樾竊以爲朝廷之宰相固尊矣；而本衙門之前輩，亦未始不尊。義可並行，理不相背；若必不稱前輩，轉似乎尊而不親。且何以別於不翰林而宰相者？區區愚見，是不有當伏候裁示！

與王補帆同年

得惠書，并和詩二章。乍拋節鉞，便事嘯歌，自茲以往，山水方滋，令人羨豔不已！至辭氣之瀟灑出塵，自是君身有仙骨，宜乎碧幢紅旆間，不足久溷公也。聞十二日又須拜疏，想一月假滿，卽請開缺矣。彼芄芄黍苗，欲沾郇伯之膏雨者，無不

意在攀留；而兄則久在山中，方喜林泉添一佳伴，必不以世俗之言，來相勸勉。

然亦有一說，不能無詞。竊聞數月以來，巖廊之上，深以臺灣爲意。在江南諸君子，尙且勞心敝舌，冀紓朝廷南顧之憂。而閣下適於其時，抗疏歸田。彼不諒者，或以爲知難而退，或以爲見機而作，轉與執事引疾之初意，不甚相宜。此事得無尙宜一斟酌乎？出處事大，不厭詳求。聊布區區，伏惟裁度！

兄望後必歸吳下寓廬，當可相見。承索近作，無以報命。吾弟初入山，故喜作詩；兄久在山中，轉不甚作詩也。率筆及之，聊發一笑！

與杜蓮衢同年

西湖精舍，咫尺講堂。乃以課事尙遲，德車未至，暮雲春樹，良用依依！未知杖履何如？伏惟萬福！

補帆在吳中相見，決計引疾歸田；聞汴生亦有此意，何庚榜中高尙者之多？

得無老同年爲之倡始乎？爲蒼生計，少一人則可惜；爲林泉計，多一人又有光也。
三江鬧事，曾否畢功？江風海雨中，千萬珍重！去年越中爲陶文節前輩請建專祠，乞錄示顛末；因茗上欲援例爲趙忠節同年建祠也。又省垣諸同人請建阮文達公專祠，借重閣下列名，屬弟轉達，想無不可。弟所主詒經精舍，由文達創始，是亦吾教中開山祖師也。

與蒯子範太守

件來辱惠書，并賜讀大著四書義，理法清真，格律適上，猶見先正典型；非時下東塗西抹者比，亦名山一盛業矣。來書以劉蕡不第自謙；然韓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白香山漢高祖斬蛇劍賦，在當時皆是不第落卷，而至今誦傳。文之傳不傳，豈視名場得失乎？

周、呂二君爲閣下徵六十壽言，於龔、黃治行，敘述頗詳。樾近來遇友朋生日，

貧不能具禮，往往以一文爲壽，刻入春在堂雜文者，不暇數十篇矣。閣下大壽，亦擬獻一小文。乃使者遠來，值鄙人外出，由蘇而杭，由杭而滬，由滬還蘇，則使者已將過反矣，恩恩不獲屬稿。當補撰奉寄，亦不過一紙之書，費春在堂五禽箋數幅而已，無所謂錦屏十二也。

與楊石泉中丞

湖船一別，又將兩月。昨得詒經監院書，知大旆已回浙右。而良辰恰近天中，旌節花紅，菖蒲酒綠，薰風南來，比春臺更上一層矣。

前承示及唐宋三史刻成，將刻諸子，此誠經史後不可不刻之書，具見嘉惠來學之盛意。惟諸子之書，訛脫較甚，議者或謂宜訪求宋本，影寫而精刻之；然亦有難者。影寫之工，既非容易；雕刻之費，亦必倍常。且宋本疏密大小，每不一例，宜於單行，不宜於彙刻；又其存者，今亦無多。局中既欲彙刻諸子，不精固不足言善。

本不博亦不足成巨編。竊謂宜博求周秦兩漢之書，汰除其僞託者，尙可二十餘種。如管子、晏子、老子、列子、莊子、墨子、商子、韓非子、荀子、孫子、吳子、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子春秋繁露、淮南內篇、桓寬鹽鐵論、劉向新序說苑、楊雄法言、太元、班固白虎通義、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荀悅中鑒、應劭風俗通義、徐幹中論、蔡邕獨斷之類，購覓家藏舊本，寫樣校刊，亦藝林一盛舉矣。尊意以爲何如？

都下榜後不第諸君子，卽可南旋。如黃以周、潘鴻，皆局中知名士，想可蟬聯；將來校勘子書，亦必得力。此外如尙須羅致，則馮一梅、徐琪，均其人也。孫瑛才氣殊佳，或傳其灌夫罵坐，然實不飲酒，并以附陳。

與應敏齋方伯

承詢葛賢墓事。弟戊午之秋，泛舟山塘，於五人墓畔，見一土阜，視其碑，知爲葛賢墓，歸而檢長洲褚稼軒堅瓠集，得其本末，作詩一章，存集中，今錄奉清覽。堅

瓠集，未知案頭有其書否？今亦錄寄。

葛事在萬歷二十九年，五人事在天啓六年，相距二十五年。葛遇赦得出，又十餘年而死，則其繫獄中必近十年矣。故得死於五人之後，而葬其墓側也。緒稼軒又稱康熙中於山塘見其猶子，因得瞻其遺像，或其家卽在此，亦未可知矣。

與王補帆同年

得手書，并詩數章，想見一路停憇，覓句策杖尋僧，興復不淺也。惟誦別紙所示，乃知中屠因樹之屋，尙未經營；陸生使粵之裝，已將悉索山中一枕，似亦未甚相安；而朝命又嘗假兩月調理，則可見平時治蹟，上結主知以朝廷注意之厚，或未便恣然歸去，高臥邱園。

竊謂天之所助者順也，流行坎止，總宜聽之自然；有意求進，不可也；有意求退，亦不可也。聖人絕四，第一在毋意；然則此必欲求退之意，儻亦非所宜有乎？

鄙人愚見似乎兩月假滿仍宜束裝北上。至閩垣清苦輦下諸君子諒亦深知此時求退不得，勉強出山，與南宮敬叔載寶而朝者，光景迥別。人事應酬，損之又損，未必不見諒於人。朱修伯所謂『江東子弟，足以了之者。』或亦確有所見乎？閣下歸興方濃，而鄙人以此言進，得毋格格不入？然田園清況如此，而又有慰留溫詔，出處事大，或者尙宜三思，非山林中人，不欲以風月分貽也。

與吳仲宣制府

雲泥阻隔，音敬闕疏。然西望峨岷，輒有但願一識韓荊州之意；不謂瑤械瓊藻，從錦江玉壘而來。以微末之姓名，蒙高明之甄錄，發函莊誦，且感且慚！

閣下龍文虎武，光輔中興，春羽秋千，宏開講舍；俾多士沈潛乎經義，爲朝廷振起其人文；文翁雅化復見，今茲想梁益間喁喁嚮風矣。

樾章句陋儒，無能爲役，乃承不棄，延主臬比。當韋臬坐鎮之年，蜀道之易，易

於平地，原不難躡屩西游，以舊部民，觀新德政。惟老母今年八十有九，晨昏奉侍，未敢遠離；不得不賦張司業「還君明珠」之句。臨穎惘然，伏惟垂察！

與張香濤學使

吳門一別，五易暑寒。聞軺車四出，延攬人材，所至以實學倡導後進；阮文達有替人矣，爲吾道喜！爲多士幸！非徒爲執事諛也。蜀中勦設受經書院，俾多士從事根柢之學，甚善甚善！舉比一席，宜得其人；羔雁所加，謀及下走；豈人材實難邪？抑姑從隗始耶？

樾老母在堂，未便遠離，有負盛心，良用慚怍。然如樾者，章句陋儒，實不足膺經師之任也。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二卷。此後有便，擬寄呈一二部，卽求存貯書院中；雖不足質院中高材諸生，亦古人藏名山傳其人之意也。

與王補帆同年

差弁來，得手教，并棗糕桂元膏之賜，謝謝！

兄在湖上，旬留未及一月，因老母病，怱怱還吳下寓廬。幸老母之病，日就平復，今已行動如常矣，謹以告慰！

康侯頗有信來，拳拳下問。兄所得本粗疏，今又荒落，不足爲師。已復一書，聊述一二大意，謂說文不過字書，讀經固貴識字，而讀經要不徒在識字。若欲講求典禮，則宜就孔賈王義中擇其成片段者，先逐段鈔撮，如王制正義，可鈔者便不少，久久會通，自能貫串。若欲討論聲音訓詁，則莫妙於先熟讀高郵王氏述問雜志二書，門徑既正，自能深入。苟徒讀說文，恐九千餘字，如滿屋散錢，無收拾處也。尊意以爲何如？

焦君事極可笑。兄止據其所自述，行篋中無同年錄，冬烘頭腦，錯認顏標。然

不奇於兄之誤焦君爲同年，而奇於焦君之子誤其父爲庚戌進士；豈焦君之子亦諺所謂瓜皮搭李皮者乎？來書勸襲云云，未知其詳。大約欲就兄所作自強論中，采擇數言；後知不果用，甚善！兄此論，乃下第落卷，非當行闈墨不可鈔也。且鄙論亦近一偏。兄嘗言當今不宜用兵；如有病不宜服藥，而病後欲宜多服補藥，此是確論。然所謂補者，有食補，有藥補，食補則兄所作自強論是也；藥補則當路諸君子所孜孜講求製造火輪船鐵甲船及洋鎗洋礮是也。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各有似是而非之處。大約食補則如鄉黨所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而至於『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萬不可以糜羹土飯，聊且塞責。甚而至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藥補則宜訪求真正地道藥材，參必遼參，朮必於朮。近來藥肆中工於作僞，花草子僞沙苑，蒺藜香藥僞枳實枳壳，此類甚多，不可不慎。兄非岐黃家，不能處方。閣下醫國妙手，請裁度之！

與李筱荃制府

玉梅花下，將交三九。想九陞恩光，兩湖春色，都在牙旗玉帳間也。承惠草堂之資，發函爛然，赤芾三百，不啻鄴騎至而寶玦來矣。

弟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寓廬偏仄殊甚。今秋偶於馬醫巷西頭，買得廢地一區，築屋三十椽，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了之。而其旁尚有隙地，因於其中疊石穿池，雜蒔花木，地形狹長，自南至北，修十三丈，廣止三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修正三丈，似曲尺形，卽名之曲園。一曲之士，聊以自娛，無當大方家數也。

世兄篆書日進，可喜之至！天寒筆凍，呵毫裁覆，劣不成書。又因應敏齋招至大雲庵蔬食，迫欲赴之，草率殊甚，不足世兄一笑也。

與徐花農

得手書，知於中元得子，喜甚！又承述及夢中所聞：姜白石三生，定知陸天隨句；乃知天上玉塵，海中仙果，生有自來，良非偶然！

甫里先生，亮節高風，自不可及。然際右文之世，生通德之門，此子必當以文學顯，昌大門閥，非徒筆床茶竈，稱江湖散人而已。屬代擬嘉名，鄙意竟取詞語，名以定陸二字，乳名則曰隨元，亦從天隨取義。易曰：『隨，元亨利貞。』故配以元字，并爲足下發解之兆也。輒布陳之，俟咳名時酌用。

與李黼堂中丞

兩得手書，未及一復，不盡由疏嬾之咎。緣案頭筆墨，頗亦叢雜。而今年八月，又值老母九十正壽，以在國恤之中，乃借七月十二萬壽蟒服之期，稱觴一日；雖止一日排當，頗費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也。金風玉露，按候而來，杖履清娛，定如所頌。弟因奉母寓吳，故湖上之游，未能盡興。春初小住，則奉陪退省庵主，一入

山探九溪十八澗之勝而已。秋間必當再往；然須待槐花忙後；否則酬應煩也。

江浙書局會刻全史，已告成功。浙局見刻子書，蘇局刻五禮通考。承示何文安公所刊宋元學案，原板燬於京寓；俟見江蘇諸當事者，當縱臆之。此書自是講學家所必讀，然弟譚陋，實未之見；亦因素研經訓，於此事微分蹊徑也。將來從者重游蘇杭，如行匣中有此書，請借讀之。

與王補帆同年

讀手書，具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欽佩無已！臺洋之事，非閣下之精心果力，不克當其任。海外風氣，待公而開，良非偶然！三代下東南運會日闕。吳越蠻夷之地，今日居然鄒魯；赤嵌城邊，紅毛樓下，得閣下一番經理，安知他日不媲美蘇杭乎？惟是江浙膏腴腹地，尙有棄之不毛，未盡開墾者；而必力闢此海外之荒島，此則諸巨公高掌遠蹠，度越尋常，而非趨趨小儒所能識也。

兄奉母寓吳，幸叨平順。承詢曲園風景，日來柳陰藤蔓，青翠高低，亦小有景致。惟望閣下功成身退，早賦歸來，爲小園評量花木，妝點林泉也。

與唐蓺農觀察

得手書，知元宵以後，卽將駐節南田，於疆於理，偉哉日闢百里；公其今之召公乎！此山封閉垂二百年，風會所開，得大賢爲理，謝屐所臨，山川生色矣。

來書云：『山多鶴鹿，足爲好友。』然鄙人則不敢因公而與之交，何者？曲園地窄，固不足以容之；賓朋力薄，更不足以養之也。此外如有奇花異草，珍禽怪石，小而易致者，乞爲物色一二，幸甚！

與李少荃相國

得嘉平初七日手書，撫今感舊，略分言情，循誦再三，悵然曷已！雖然，閣下秉

國之鈞，陶鎔萬類，春風所至，句萌茁達，豈當與山澤之癯同懷抱哉？

兒子紹萊，鶩鈍之材，謬承推愛，惟當令其勤慎服官，以冀無負培植。來示又云：『敝補可期。』更深感荷！鄙人筆耕謀食，精力日衰，譬之其猶瓌蚌乎？蟹如得食，蚌亦可以無飢矣。謹奉書陳謝，計郵筒遞到之時，正歲籥更新之候。伏惟勳名福履，與歲俱增，不盡萬一。

與丁禹生中丞

昨由馮竹儒觀察遞到手書，以公之惓惓於鄙人，知鄙人之不能忘公也。聞力辭閩撫之命，而臺洋之事，毅然自任。臧文仲云：『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其執事之謂乎！然閩疆重任，非公莫屬，朝廷未必如所請也。

補帆身後之事，委曲經營，無微不至；凡在知交，無不感歎；況樾與補帆，兒女至親乎？已將尊意，轉達其孤。晏卞兩公，本是同鄉，又承鼎言力託，當必籌畫盡善。

惟樾因老母在堂，不能渡江北去，如昔賢生芻故事，視閣下風義，有愧色矣！

補帆詩文不存稿，其奏議未知有若干篇，當向其家問之。其在臺時，凡民風土物，所見所聞，各紀以七言絕句，此則必有可觀，所未之得見，亦當問之其家也。

與楊石泉中丞

日前得惠書，知引疾之疏，天語慰留，想疆吏精神，卽朝廷元氣，不日自可復常也。

承屬訪求子書善本，以備續刻。伏念四庫全書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語外，有宋薛據之孔子集語，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薛氏之書，止有二卷。本朝孫淵如先生又續輯至十七卷之多。古書中所載孔子之言，無句不搜，一一注明出處，視薛氏之書，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廣其傳。

又按四庫全書中，子書莫古於黃帝內經，而外間所有，不過馬元臺注本，於

古義未通，故於經旨多謬。此書以王冰注爲最古，而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校正者爲最善。鄂局未刻，竊思醫學不明，爲日已久。江浙間往往執不服藥爲中醫之說，以免於庸醫之刃，亦無如何之下策也。若刊刻此書，使羣士得以研求醫理，或可出一二名醫，補敝扶偏，銷除疹癘，亦調燮之一助乎！兵家之書，首推孫子。鄂局雖刻之，而未刻其注。此書自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之，以補鄂局所未及，使佔畢之儒略窺兵法，庶知節制之師亦足制勝，不必規規焉以學於羿者殺羿。雖刻古書，而未始不切於時用也。率布所見，以副下問。

又

杭城有張烈文侯祠，卽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何時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爲之配塑像其旁，并題名氏焉。考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爲其壻。嘉泰中，忠武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言：『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

補祚承信郎。』亦不及憲。然則憲非王壻明矣！

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及諸書所載，皆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王討曹成。據行實，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薨尚十年，則銀瓶此時當在繾綣也。與憲年齒縣殊，豈可以爲配乎？杭人多知此事非實，而流俗相沿，竟難釐正。羣思得公一言，以發聾振聵，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布陳之，惟裁察焉。

與陶柳門州同

得手書，知閒官無事，壹意讀書，所學必日進矣。

賈公彥儀禮疏，文法冗長，殊不易讀；然其精處，實足抗衡孔疏，補苴其間，恐亦未易言也。唐宋以來，小學荒蕪。僕近讀毛居正六經正誤，其書號爲正誤，而誤處甚多。僕又正其誤者，數十事，存曲園雜纂中。字原正譌等書，其誤必不少。但縣許書爲鶴，則得失自見矣。完白山人書，頗爲時尙；足下臨之數十過，以應求書者，

必門限穿矣；其以爲不可學者，實正論也。雖然，吾儕皆八股時文出身，請以時文喻完白山人書，猶之乎周贛山陳句山諸君時文也。推而上之，則有國初大家文，此神泉詩晤臺銘也；又推而上之，爲前明之啓禎，此石鼓文也；又推而上之，爲成弘隆萬，此鐘鼎文字也。爲時文者，固宜取法乎上；然必謂周贛山陳句山諸家之文，當屏而不觀，得無持論過高乎？

辱承下問，拉雜布復，無以裨益高明，殊用慚愧！

與李少荃伯相

情通分隔，意密書稀，瞻望之誠，乃心北嚮。頃聞旌節遠指之舉，洞悉機宜，奠安中外。其出也，郭令公單騎以見，回紇其歸也，葉子高免胄以慰國人。想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豈獨當代所希；求之古人，亦所罕觀者也。

樾奉母寓吳，杜門無事，幸藉旋乾轉坤之力，海宇靜謐，仍以撰述自娛。近著

曲園雜纂一書，已成者三十卷矣，蚓竅蠅聲，呬唔一室；視公之龍驤鳳舉，運量八荒，大小之不同蓋如此。

與馮竹儒觀察

西湖小住二十餘日，以衣冠之酬應，而託以山水之清遊，朝斯夕斯，甚矣憊矣！故屢得手書，而未一復，想不罪也。

鐵路一議，慮周藻密，具見精心。出關之請，尤見仁孝之思，至情至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必能安抵西陲，奉夔夔而南歸也。

浙闈榜發，詒經知名之士，如馮孟香、吳祁甫，皆入彀中；而舍姪祖綏，亦得蝨於其間，未免慚愧！然先兄身後蕭條，得此子振其家聲，不獨可以博老母之一笑，且免使人有廉吏不可爲之歎，亦可喜也！回思先君於嘉慶丙子領鄉薦，花甲一周，祖孫繩武，在科名中，或亦一佳話乎？

與方子箴廉訪

旌麾北上，音問有疏。頃閱邸鈔，知拜蜀臬之命。從此開藩開府，指顧間矣；又況錦江玉壘，宇宙最勝之區。自昔杜老放翁，壇坫相望之地，今得詩老隸臨，山川生色矣。

三蘇全集刻於眉州，并及小坡，可云美備；而東坡詩乃從選本，非其全豹，殊不可解，鄙意宜補刻之。道光間，吾浙有王君文誥箋註蘇詩，搜羅宏富，遠軼王施如刻此本，亦佳也。蒞蜀後，能料理及之乎？

樾秋冬之交，又至西湖，適彭雪翁亦在彼，頗極山水友朋之樂，惜不獲從公於浣花草堂，與遨頭盛會，一醉郛筒之酒也。

與吳祁甫孝廉

前在湖樓，辱承枉顧，未及暢談。本擬以一樽相訂小聚，疲於應酬，遂復不果。昨接手書，并示我行卷，甚善甚善！

計偕之期，想在明春。頻年同事研經，與足下有鍼芥之合；此一別也，去而爲金華殿中人，非復精舍中人矣。欣慰之餘，又覺慙然！仲冬望課，仍以大名置第一，敬爲明歲狀頭佳兆耳！

與楊鐵山

承示湖樓史話，內有史漢優劣一則，引晉張輔之言曰：『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以爲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此說也，鄙人不甚以爲然。史文古略今詳，亦由時勢使然。史記五十萬言，以敘漢以前事，大約不過十餘萬言；敘漢事者，可得三十餘萬言。而所敘漢事，止於武帝之世；設使史公一手敘至王莽時，恐亦須八十萬言矣。未可以此定史漢之優劣。

也。假使以三千年五十萬言核算，則一百年止須一萬六千言有奇。而左傳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幾及二十萬言，將謂左傳劣於史記乎？

與王夢薇

讀手書，知雲帆轉海，未獲同游；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何傷於大雅乎？

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形之歌詠，可謂妝嫫費臙矣。慚愧慚愧！雖然，繪圖題句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詒經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十年寄跡。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樓中人不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一懸，外間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或者諸君妙繪妙詠，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君者，補作小樓，以存舊蹟。則子喬所題之榜，頗可焜耀門楣；然其事未必有；卽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聊發一大噓焉。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鶴望方殷，魚書忽賁；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閒，遙企東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敝處得書亦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來書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情，爲之小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間矣。

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拙著各書，想貴國具有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雜纂五十卷，伏希鑒入！

與李少荃伯相

新歲得書，知勳猷福履，與歲俱新，遙望黃扉，無任欣慰！并承示知晉豫奇荒，力籌拯濟，飢黎百萬，賴以安全，仁人之利溥矣！

吳江沈颺生中堅，好義樂善，出於天性。去歲曾糾同志，集錢萬貫，託其友謝綏之嘉福、宗秋亭金鏞、凌麗生淦齋赴豫省，於濟源縣設局拯飢。今歲又續籌二萬以往矣。惟晉省相距較遠，未能兼籌，是以又出己貲白金四千兩，屬樾加函，寄達臺端；或徑解晉省，或託清卿太史買米運晉，悉候尊裁。颺生陰行其善，初不求名，并屬勿以微名上達清聽。然樾既爲致書，自不容沒其實也。

與杜小舫觀察

辱手書，知將拙刻詩文各集，細閱一過；雖獎借太過，非所克當，亦見相愛之深也。

承示四川新出土之龍山公碑，此碑無可考證。吳君定爲臧姓，有志書可據，或不謬也。其以嬖人臧倉爲始祖，在古人固不以爲嫌，如校官碑，以楚太傅潘崇爲潘氏之祖，考之左傳，則固佐太子商臣弑君者，非端人也。刁氏之祖，齊寺人貂

亦然。惟臧氏乃魯公族，文仲武仲世有聞人，舍之不舉，而舉臧倉。且臧倉何以謂之司徒公？又何以隨宦在蜀？種種可疑。或別有其人，或并非臧姓，安得起古人而問之乎？

與王子獻孝廉

論癡炫醜，正深慙。尺書遠賁，褒寵有加。發函爛然，珠零錦燦。並示五言詩四章，指麾曹劉，塵埃徐庾，感頽流之誼雜，冀樸學之光昌。施之下走，固非其人。清藻芳風，良可玩味！

樾自謝塵鞅，妄研古訓，蜚聲無實，貽笑翰音；不圖吾賢聆聲響附，雖感相知之深，實慙過情之譽。乃又重之以珍貺，錫之以上藥。合浦之桂，潛山之朮，金漿玉液，有苾其香。庶駐頹齡，敬拜嘉惠！

與徐花農孝廉

前日一書，定收到矣。書中略言樓工宜停，未盡其說，今更詳之。夫露臺百金之產，漢文所惜也；況我輩蟣蝨乎？宜停者一。如果時局從容，則借此裝點湖山，未始不可。今西北奇荒，議者至欲捐諸生膏火以賑之；而鄙人忝擁皋比，乃於艱難之日，興此不急之工，是重吾不德也。宜停者二。所釀之資，並未齊全，而先取之錢肆，此日雖有取攜之便，異時恐成賠累之端。宜停者三。且物忌太盛，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據此湖山勝地；薛廬成而慰農去矣；恐俞樓成而鄙人亦將不來也。宜停者四。

鄙意牆垣業經築就，則已籠有其地。請俟數年之後，足下大得意之時。爾時鄙人海山兜率，或已別有歸宿。足下抒懷舊之情，修踐言之信，再謀卜築，重起樓臺，則諸君子風義與樓俱高，而鄙人之姓名，亦庶幾與樓並永。較之此時勉強圖

成，以諸君子見愛之盛情，而或適以爲速誘招尤之地者，相去萬萬也。足下以爲何如？并請持商蘭舫子喬諸君子，以爲何如？

與彭雪琴侍郎

別後久不得信，正以爲念。昨由蘭舫寄到十二日書，并書畫各一幅，清恙甫瘳，卽煩濡染，感荷良深！日來起居何似？想已安善如常。湖上天寒，朔風凜冽，遊覽非宜。且俟春融，再蠟阮公之屐可也。

岐黃一道，久已失傳。藥餌不宜輕試，總以養氣爲主。弟杜撰有三字訣，曰「塑鎖梳」。所謂塑者，力制此身，如泥塑然，勿使有豪髮之動。此制外養中之要道也。所謂鎖者，謹閉其口，如以鎖鎖之，勿使氣從口出，不從口出，則其從鼻出者，亦自微乎其微，有緜緜若存之妙矣。所謂梳者，順想此氣，自上而下，若以梳梳髮然，亦不通者，使之通，不順者，使之順，徐而至於丹田，又徐而至於湧泉穴，則自然水火

濟而心腎交矣。此三字，至粗至淺；然當寒夜漏長，展轉反側，不能成寐，行此三字，俄頃之間，自入黑甜。若無論日夜，得暇輒行之，其功效當不止此。不敢自秘，謹布之左右，以爲湖樓養疴之一助。

與李少荃伯相

年前曾肅謝函，定塵記室矣。春日載陽，風和氣暖，恭值太夫人八旬設帨之期，斯時也，花濃鳥嘯，觴舉顏和，桃三千年，自西池獻到；餐七十物，從北闕頒來。洵德門之慶，盛世之祥矣。

憶從前太夫人七十慶辰，樾曾獻小文，以介大壽，備述閣下稟承慈訓，光輔中興，福緒祥源，方興未艾，迄今又滿十稔矣。閣下緯武經文，隆隆日上。太夫人翔襪集嘏，歲歲長春，此豈鞶帨之詞，所能揄揚盛美哉？欲測高深之萬一，始舉新近之一端。昔富鄭公自言在青州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比歲晉豫大無，

閣下上承恩命，下軫飢黎；仁粟義漿，待於四境；男錢女布，澤及萬家；遂使晉豫間之赤子，都慶再生，以視富鄭公在青州，更加百倍。閣下仁風所廣播，卽太夫人慈蔭所周流，於以乘壽車而行福塗，豈有量歟？

樾因在苦塊中，未敢以詩文爲壽；手肅燕啓，敬祝太夫人千春，順候起居，不能宣備。

與江小雲觀察

承以梅溪居士縮臨唐碑，歸之精舍，公之同好，甚盛舉也！惟碑石前後凌亂，其所列次第，全不足憑，未知何故？或當日只依上石先後爲次耳！謹依年號，一一審定。其麻姑仙壇記，原單注慶歷年。慶歷乃宋仁宗年號，唐代無之。文中稱『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末云『時則六年夏四月也。』是此碑應列大歷六年。梅溪原跋，引黃山谷言：『小字麻姑壇記，是慶歷一學佛者所書。』此自謂宋人臨

樵耳！今既云唐碑，不得列宋年，仍依魯公原文爲是。又八關齋會報德記，首云：『大歷壬子。』則是大歷七年也。原跋云：『大中五年重刻。』大中乃宣宗年號，去魯公遠矣；亦當依魯公原文，列大歷七年，方得其實。如嶧山秦刻，鄭文寶所摹；而金石家仍列入秦篆中，不以臨摹重刻之年爲主也。今將年號先後錄奉左右，想尊處必有搨存之本，即可照此編排矣。

梅溪跋端州石室記云：『畢公譌作旱公，今改正之。』乃櫛讀諸碑中譌字尙多，如昭仁寺碑：『翔入正道；』必是翔入正道。入正者，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見大品經。今誤入爲入，既失其義，且與上文不對矣。擬逐一校正，或得一卷書，可刻入俞樓雜纂也。

與徐花農

連接十六十七日手書，并承示以醫理，錫以靈符，惠以甘露；而內人已不及

見矣。小人德薄，福過災生。回憶湖樓風景，昔日之歡腸，皆此時之愁料矣。

然內人來去，亦頗似分明。往年冬春間必病，病或五六日，或旬日，未嘗欲招大兒歸也。今年正月間，亦只如常小病，而力請鄙人作書，命大兒南返，此已可異。及其自浙旋蘇，雖面目浮腫，氣息急促，然一切如常，乃數日後，即謂僕曰：『吾病不起矣。』頻頻作永訣語，處分家務語，當時猶不之信，孰知其真不起耶？臨危前數日，病容殊不可看。及小殮以後，面色腴白，轉勝於生，且口角微有笑容，或者已歸善地乎？平時自言願再作西湖一游，今已如願。而子婦女壻內外諸孫，無不咸集；劍孫亦以前一日至送行，可謂熱鬧，在逝者亦無遺恨矣。惟追念四十年夫婦，其始也，僕一年止有三十洋，蚨館穀，內人赤手支持，以至今日，富貴貧賤，患難更迭嘗之，心血耗盡。年來小治生計，粗立園亭，皆其累年節省以成之也。僕拙於謀生，每事必諮之，今則已矣。手書二十八字，懸其總帷云：『四十年赤手持家，君死料難如往日。六旬人白頭永訣，我生諒亦不多時。』吾弟讀之，可知吾懷抱。

也

前者拆毀湖亭之議，乃無聊之思，不得已之策，於無如何中冀有挽回，亦古人請禱之意。事已至此，毀又何爲？如其未毀，則竟聽之；已毀，則移置下面亦得，但恐又多費耳！內人戀戀西湖，病中有欲卜葬之意。吾弟若有熟識之堪輿家，託其爲吾相度，不求發財發秀，但願借湖山勝地，爲我兩夫婦埋骨之鄉，或數百年後，死士之隴，尙爲樵夫牧豎所識，亦可喜也。然入山太深，將來營葬不易，則亦非所宜耳！心緒惡劣，草草布泐。如晤蘭舫諸君，問僕近狀，卽以此告之。

與彭雪琴親家

吳弁回，奉一箋陳謝，定照入矣。昨又得五月十九日書，愛我拳拳，有逾骨肉，誦之感泣！弟自問能達觀，而不能忘情；能達觀，故早歲罷官，終身無介懷之日；不能忘情，故晚年喪耦，終身無忘懷之時矣。

承勸我作西湖之游。然回憶春間，與內人同舟泛水，聯步看花，再到俞樓，徒增悽悼耳！又大兒百日滿後，仍須至直隸當差，未便以家事付之。內人亡後，米鹽瑣屑，均託一老友王濟川料理；而銀錢出入，弟總其成。如此，則諸事井井，仍與內人在日無殊也。日內天時酷暑，既不欲出門作褻穢客；而內則總帷相對，殊覺傷心。是以終日在書房坐起，每念湖樓卜築，深費門下諸君子之力，而又得大力成之。故於曲園雜纂之後，又撰俞樓雜纂，大約亦可五十卷，已成其半，絡續付梓。庶藉著述流傳，使海內外知有此樓，不負吾兄及諸君子一番雅意耳！此後敬當勉抑哀情，以副良朋至愛，亦望吾兄善自保重，一切視如行雲流水，萬勿激於忠愛，過涉焦勞。行旌所至，節宣寒暑，謹慎風波，爲國家保此柱石，支撐東南。但願江海無波，明歲秋風，早來湖上，以續湖樓清話。興之所至，或芒鞋竹杖，從吾兄作天台雁蕩之游，當可豁開眼界，消釋牢愁也。

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

自夫人之亡，吾爲作七言絕句一百首，備述夫人艱難辛苦，助我成家；而吾兩人情好，亦略見於斯，已刻入俞樓雜纂，流布人間矣。茲焚寄一本，可收覽之。葬地已定於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於十月二十五日，今擇於十月九日發引；先一二日，在蘇寓受弔，卽奉夫人靈輓，同至湖上，仍住俞樓。屆期躬送山邱，永安窀穸，吾卽營生壙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聲獵獵，而居處甚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卽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

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間，屋外竹籬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同往觀之！

與孫琴西太僕

日前知內擢問卿，卽擬函賀；而以旌旆不日當還過吳門，故未函也。嗣知航海而歸，不覺失望。比來計已安抵珂鄉，北上之期，想在來歲矣。

從前吾兄在京師，注易至明夷，而出守安慶。明夷象傳曰：『君子以莅衆。』厥後銜歷藩垣，此其兆矣。其六二爻辭曰：『用拯馬壯吉。』或卽以太僕還朝之兆乎？既有吉象，此行必利，可預賀也。

弟疊遭變故，精力衰頹，自問不復永年。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初不以此挂懷。惟至好弟兄，多年暌隔，追維疇曩，能弗悽然！明年如道出吳中，務必小住十日。弟新近於屋之西南隅，築屋三間，種竹栽花，小有風景，卽可於此中下榻也。外附去新刻詩一卷，乃哀逝悼亡之作；如賜覽觀，可算第一本行述矣。

與梅小巖中丞

昨由滬上傳來邸報，知新有內召之命。伏思古大臣宣力，初無中外之殊，想執事必不以此介懷。將來三接龍光，重持虎節，不久出領兼圻，固在意計中也。惟檇以部民謬充坐客，賓筵醴酒，湖舫清茶，略分言情，推襟送抱。茲當遠別，能勿依然？此則借寇之情，較浙東西壤，叟轅童而倍切者也。

檇疊遭變故，精力衰頹，未識異時節鉞重臨，尙能迎候道旁否？附去詩一本，乃黃門哀逝之辭，如賜覽觀，足知鄙人懷抱。想知愛有素者，必不嫌以荆布之私，瀆陳清聽也。

與彭雪琴親家

五月中詳復一箋，未知得達青覽否？比想大旆已安抵退省庵中。今年夏秋

間，暑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舊疾不發否？甚以爲念！

弟素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雖承勸慰殷殷，終覺心胸鬱鬱。附去詩一卷，覽之可知鄙懷。伏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亦當不遠。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掛懷？但思年來與閣下同住西湖，湖樓對宇，湖舫連檣，未知此樂尙能爲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能忘情之一驗也。所最念者，小孫陞雲，荷蒙雅意，許訂朱陳。而吳楚迢遙，弟又日形衰老，初議壬午歲閣下巡江東下，攜令孫女俱來，癸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今日，情事又殊，不識弟尙及相待否？伏念內人在湖樓時，尙癡望得與令孫女相見，今則泉臺永隔矣。昔人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以弟自問，必不永年，卽以老親家積勞久病之身，此等事亦宜早了爲是。不揣冒昧，輒敢瀆商，可否於明年巡江東下時，卽攜令孫女同至西湖，在退省庵度歲，至辛巳之春，擇吉過門，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矣。憶二小女完姻，亦止十六歲，是亦不爲過早。惟小孫則止十四，擬先完花燭大禮，俟一二年再

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弟目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卽行，一無遺恨矣。惟老親翁矜許焉。

內人臨卒，留有金釧翡翠釧各一事，遺言家孫婦入門時，答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笥，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內人九泉之意。書至此，又不勝泣然矣！

又

得十月二十四日書，又承勸慰殷殷，自非頑石，無不點頭。弟亦非全不知此理者，自應善保餘齡，以副雅愛。況內人一生，亦算全福。弟與爲四十年夫婦，無小虧負之處，異時相見黃泉，可無愧色，原不必過爲奉倩之神傷。

乃自到湖樓，飲食減少，胸膈隱隱作痛，精力日見衰頹，非坐情癡，良由數盡數盡之故，厥有二端：其一則戊辰之春，內人在吳下大病幾危，弟自西湖飛棹而歸，爲疏以禱於神，願將己壽與內人平分，此一事也。其一則癸酉夏間，奉老母自

福宵北歸，甫出郡城，將入山徑，老母卽在輿中歐吐，是午便不能飯；弟違遠萬分，每過高山大水，及道旁小小叢祠，默禱於神，願減己十年之壽，保老母平安。到蘇一日之後，老母果臻康健，登山涉水，了不知勞，此又一事也。此二事者，從前自內人外，雖兒女不使知之。今老母見背，內人又長逝，言之亦復無傷。老親家愛我，有逾骨肉，故偶一及之。匹夫一念之微，未必能感動幽明；然實是弟之至願，以此減算，心所安也。是以衣衾棺槨，一一預備。今來爲內子營葬，卽自營生壙，自題墓碣，并自撰輓聯，其上聯云：『生無補于時，死無損于數，辛辛苦苦，著成二百五十卷書，流布四方，是亦足矣。』其下聯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浩浩落落，歷數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今錄奉老親翁，同一笑也！

自念生固不惡，死亦大佳，委心任運，時至卽行，了無戀戀。惟區區之意，尙思一見孫婦，雖死亦瞑。而前書所請，未蒙許行，爲之悵惘！夫妝奩何足道，吾輩人家，不宜計較及此。弟從前遣嫁兩女，亦無妝奩也。卽女功未習，亦是細事。蘇杭間婦，

女最逸，老親翁亦素知之；但須自製鞋耳！或年幼，并鞋未能製，亦所諒也。此二者，無勞介意。惟少夫人母女之愛，未忍遽離，此則人之至情，最宜體貼。弟偶思得一妙策：明年老親翁巡江東下，竟請挈令孫女同來，擇吉先完花燭大禮；及從者自浙啓行，仍請偕還，只算嫁後歸甯，本是禮之所有。下屆巡江，又請挈令孫女同來。若少夫人未能恣然，不妨再隨旌麾歸去，如此兩往返，令孫女與小孫年皆長成，便可擇吉圓房。此則女大須嫁，人事之常；少夫人亦可弗戀戀矣。此策也。有三善焉：少夫人母女，以漸分離，相忘不覺，一也；令孫女往來吳楚，於寒家眷屬，日形浹洽，二也；老親翁高年多病，跋涉長江，得令孫女隨行，則軍旅之間，有家庭之樂，三也。思之狂喜，輒布陳之。幸力言於少夫人，曲從鄙意。

與吳平齋

昨得手書，適杭州許氏壻女偕至，故有稽修復。燈下展讀，理曠而情真，何愛

我之深也？

皇朝三通一書，乃鄙人言於楊石泉中丞而刻之者。此書未成，而浙撫屢易；每易一撫，必有所急之書，故遲遲至今，尙未告成。今歲如能畢工，必當代購一函也。

赴浙之期，亦未定見；西湖雖佳，而鄙意頗厭倦矣。近來精力日衰，意興日減，海內諸君子，亦似知其不久人間，故乘其猶在，以筆墨諉誑者，無日無之。極思逃入右台山中耳！來函有沈香刻像語，俞樓却無此刻。惟去歲門下諸君，爲設一位曰：「曲園姚夫人之位。」鄙人今歲擬於右台山中，築屋三間，名曰右台仙館；并鄙人本主，亦預立其中；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安知數百年後，不卽成爲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一笑！

與曾劼剛通候

夏間由眉老交到巴黎行館手書，郇公五朶雲，從海外飛來，誦之起舞。比想仙槎安穩，使節賢勞，仗忠信以涉波濤，挾禮義以爲干櫓，恢域中之聞見，係天下之安危。蘇老泉云：『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敬爲君侯誦之。

樾章句腐儒，衰羸暮景，久無破浪乘風之志，虛有望洋向若之思，偶成小詩二章，聊發萬里一笑！

與李黼堂方伯

讀手書，知女公子曇華一見，良可悼傷！然香山念金鑾子詩，其終歸於理遣；想達人必能同之也。

大箸者獻類徵目錄，披覽一過，蒐羅宏富，體例精嚴，洵必傳之書也。昨日與文卿中丞書，縱臾其以此書付梓；然時局方窘，未知能料理及此否？弟見聞甚陋，

不足裨益高明，甚愧甚愧！惟錄中如蔡文恭公新，似宜入宰輔，不宜入儒林；文襄公福康安，既已入宰輔，不必更入將帥；徐文敬公潮，即花農之六世祖，官至吏部尚書，似宜入九卿，不宜入疆臣；又所謂九卿者，即明史之七卿、六部、都察院，而益之以通政司、大理寺。然則沈端恪公近思，官至左都御史，似宜入九卿，不宜入臺諫。所謂臺諫者，惟科道諸公而已。至於顧亭林、王船山兩先生，國史已入儒林傳，似不宜入隱逸。陸桴亭先生，近已從祀兩廡，亦宜移入儒林傳中。率書所見，惟公裁之！又如孝友類中黃洪元，此據堯峯集也；而陸桴亭先生集中，則作王洪元。卓行類中宋釋之，此據劉紹攷集也；而彭端淑白鶴堂集中，則作宋石芝。如此之類，似可附錄，以廣異聞。

道光中，朱蘭坡先生所輯國朝古文彙鈔初二編，未知案頭有此書否？其中可采者甚多。嘉興錢衍石先生有徵獻錄，自將相大臣以至儒林文苑，凡八百餘人，此書今當在子密樞部處。又宗湘文太守有碑傳錄之輯，聞馮竹儒觀察曾借

鈔一通，用錢三十萬，其書亦必不少；能以此兩家之書補苴之，更當美備矣。

柳門侍讀小有疾，久不見尊書，卽送去。弟近日又續成筆記四卷付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此之謂也。

與譚文卿中丞

昨由夢薇寄到惠書，知此月上旬，卽將臨莅嘉湖，舉蒐乘補卒之經，寓察吏安民之意，旌麾所至，景慶同瞻矣。承示中秋節後，渡江巡閱浙東。弟擬八月初來西湖，尙可於行前一接清談也。文瀾落成，卽派沈廣文管理書籍，甚善甚善！此後到湖上，可以縱觀未見書矣。

吳下坊間所有圖書集成，聞亦不全；且索價甚昂，亦無過問者，容再探聞。李翻堂方伯耆獻類徵，多採官書，誠如尊論。然京官如詞臣臺諫，外官如監司守令，初不盡採自官書，惟所分門類，間有可議者耳！

鄙意國史，自爲金匱石室所尊藏，不必私家爲之刊布。吾人閉戶讀書，若欲網羅放失，以補柱下之缺遺，但宜從諸家文集中，刺取其碑表紀傳，錄爲一書，字句悉依原文，不加增減；編纂概從時代，不別部居，庶可備後人之考鏡，而不貽外人以口實，然亦頗非易易也。

與朱玉圃同年

承詢資宗事，竟未知所出。

宋史岳忠武本傳，於建儲事甚略。惟云：「紹興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又云：「十年，金人攻拱，命飛馳援。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蓋本傳所言建儲事，止此。建儲者，請立孝宗爲太子也。孝宗本太祖七世孫，而高宗選育于禁中，使讀書資善堂，而太子之

名猶未正。三十年始立爲皇子。岳忠武於紹興八年見之於資善堂；十年請正國本，其意蓋欲早立孝宗爲太子而已。岳珂籲天辨謾錄敍云：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義，犯其所不欲。云云。代邸及資善，並指孝宗代邸者，以漢文爲比；資善，則其堂名也。疑四朝言行錄所云：正資宗之名者，資宗亦資善之誤耳！

與吳文樂大令

昨承枉顧，因今日適有小事，未及報謁，想所諒也。前所寄示史忠正公與薛韓城牘墨蹟本，擬題數語奉還；而衰病頽唐，因循未果，今日取而審視之，則疑義實多。牘中並未署名，不知何所據而定爲忠正公之筆？

按忠正本傳爲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改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自此以後，皆居封疆之任；是公生平未嘗一日讀書東觀，而牘中云濫廁東觀，事繫職掌，不能忍默不言，則與公歷官不合也。且薛韓城於崇禎十年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而是年公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等處，不在朝中，安得如牘中所云：約同諸詞臣面爲剖陳乎？

聞此書舊有王良常翁覃溪諸公跋，今未得見；不知其說如何？鄙意以爲此必非史公書也。未敢附會題跋，謹封還左右，并乞轉致沈君伯雲，更詳審之。此書雖不出史公，要亦是明季人之遺墨，歷二百餘年而猶在，且味其詞意，亦必出於端人正士，仍宜什襲藏之；倘能考定其人，則大妙矣！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日前由松林上人交到惠書，并吟香居士所寄貴國詩集一百七十家。僕適

臥病未克披覽。今病小愈，扶杖出至書齋，陳篋發書，而流覽焉，真有琳琅滿目之歎；未知衰病之餘，尙能副諛誣之盛意否？

鄙意選詩，當以人分，不以體分。每人選刻古今體詩若干首，略以年代先後爲次，既有所寄年契一冊，當不至顛倒後先。但僕披覽未周，不知各集中均有年號可考否？若圈點評語，古書所無。中華自前明以來，盛行時文，乃以房社體例，變古書面目，爲識者所嗤。鄙意似可不必，不如每人之下，就其全集中或評論其生平，或摘錄其未選之佳句，使讀者因一斑而窺全豹；且於論世知人，不爲無補，請與吟香居士酌之！

復王韜甫比部

久不相晤，忽奉手畢，兼錫箴言，善哉言乎！皆俞樓諸子所未聞也。

俞樓之築，本是諸君子借老夫以妝點湖山，華而不樸，職此之由。欲識山中

眞面目，請至右台仙館觀之；否則登吳中春在堂，亦可見鄙人之質樸古人風也。至以夢爲妄，似乎所見未達。人生皆夢也，僕與諸君子皆在夢中，安見此夢爲眞，而彼夢爲妄乎？蛙降於樹，尊意不信。昔人云：『未到老夫地位耳。』聊發一噱。若夫隨園居士，其人品，其詩文，不免失之流蕩；然其大節，實無可指摘。以僕自問，經術旣不足名學，詩文亦未足成家；徒以小有聰明，妄事撰述，虛名過實，海外皆知；遂使外人謬以隨園相比，方深慙愧！乃知足下云云，轉似以鄙人下伍隨園爲恥者；得無相待過高，與滿壁腴詞分謗乎？

與劉仲良中丞

前者西湖小住，適逢大旆蒞臨，節署湖樓，兩瞻光霽。一別以後，兩月有餘，艾綠榴紅，又值天中令節。想薰風阜物，時雨宜民，兩浙東西，均在夏屋帡幪之下矣。樾自還蘇寓，宿疾日臻，累月杜門，無狀可述。自惟江湖病叟，章句陋儒，忝主

舉比，謬兼書局。局中刊刻書籍，倘得與聞。見在議刻續三通，因原書尚須鈔補，未遽開雕。似宜先以他書一二種參之。鄙意朱竹垞先生經義考，實爲六藝之鈐鍵。唐宋以來，說經諸家，於此可得其梗概。原版聞尚在禾中，殘缺過半。今未知存否？印存之本，日見其少，坊間偶一有之，索價亦昂。此本浙中鄉先輩之書，理宜於浙局重刊，未始非經學之一助。

至二十四史，業已刊行。浙局新刊李氏長編，一時爲之紙貴。當時議并刻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因循未果。此書久佚，國朝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敘述宋高宗一朝之事實，與長編相續。宋室南渡，事在臨安，南宋之史書，卽西浙之掌故，此亦宜在浙局刊行者也。

浙局所刻子書，外間頗稱善本。此外諸子駁雜者，多不必一一刊刻。竊謂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於醫家。宋元後諸家，師心自用，變更古義，立說愈多，流弊愈甚。宜多刻古本醫書，如難經、甲乙經、巢氏諸病源候論、聖濟總錄等

書。俾學者得以略聞周秦以上之緒言，推求黃炎以來之遺法；或有一二名醫出於世閒，於聖朝中和位育之功，未始無小補也。

至集部浩如煙海，且或不甚有裨實學，似可緩刊。惟道光中仁和有王君文誥者，曾注蘇東坡先生詩集，遠出舊注之上；不特詩中故實略無遺漏，且於坡公一生事蹟，考訂詳明。卷首載年譜數卷，幾於爲坡公作日記者。樾幼時讀其書，深爲歎服。今原版已燬，印本無存，似宜訪求其書而重刻之。不特讀蘇集者爲之一快；且王君畢世苦心，不致泯滅，亦盛德事也。拉雜布陳，統惟裁察！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

岡鹿門來，得手書，并承惠玉篇一冊，高句驪葎二斤，足見在遠不忘之意，感謝之至！并知仙槎暫返東瀛，起居多福，幸甚！

僕比年以來，宿痾頻作，精力益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去歲勉從貴國友人

之請撰東瀛詩選四十四卷未知已塵艱架否僕識見拘墟而又走馬看花草從事適爲貴國詩人所竊笑耳此外又有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皆極小之考據極僻之典故不足登大雅之堂也來書云云崇論閎議非時流所及夢見以西法盛行欲修周孔之遺法以勝之大哉言乎鄙意則謂居今之世只須孟子七篇便是救時良藥蓋孟子時有善戰者連諸侯者辟土地者人人自以爲得富強之策亦猶今人之爭言新法也使孟子而亦操此說則無以駕乎其上矣故盡掃而空之曰益亦反其本矣所謂反本者無他省刑罰也薄稅歛也使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久之并能使鄰國之人仰之如父母誠如是也在孟子之世不過朝秦楚而蒞中國若在今日則海外大九州莫不來享莫不來王矣迂闊之見因尊論而一發之聊博萬里一笑。

與曾沅浦制府

往歲曾肅謝函，定登籤典。今春欣聞玉節來駐金陵。伏念六朝形勝之區，乃公百戰經營之地。溯咸同之舊蹟，猶存龍脰之碑；拜文正之崇祠，應觸鶴原之感。深沈意念，定有不忘在莒之心；矍鑠精神，還如初破蔡州之日。而偉績豐功，從此益遠矣。

樾以浙西下士，流寓吳中。前者吾師文正，曲垂懷刷久語之恩，稍獲彈琴詠風之樂。近則宿疴頻作，家運多迍，因之興會頹唐，精神衰茶；著述之事，殆將輟筆。乃泰山梁木，方悵望於當年；而景星慶雲，又快覩於此日。敬瞻虎帳，還是龍門，聊藉尺書，略陳寸意。

與兒子祖綏

得來書，言欲門下諸子爲我作弟子記，可謂多事；大可不必。

以吾自問，一無足述。四十歲以前，并著述無之；四十以後，雖頗有著述，然豈

能將吾所著之書，連篇鈔入，則仍是無可記載。譬如作楨窳小題文，搜索枯腸，不成篇幅；又如貧兒學富家翁，雖竭力鋪排，不免捉襟露肘，爲之者甚勞，讀之者欲睡。壽陵學步，貽笑大方；吳楚僭王，獲咎當世；甚無謂也。老夫崦嵫暮景，不久人世，其生也候蟲時鳥，其死也草本零落而已。卽或以所著之書三百餘卷，生前已流播人間，旁及海外，則身後亦或不遽泯滅。數百年後，有好事者，誦其詩，讀其書，以不知其人爲憾。徵文考獻，求其梗概，或如韓蘇諸公，後人爲作年譜；或如韋應物，唐書無傳，而後人補爲之傳，不較諸君子此目所爲，更有味乎？往年花農議築俞樓，吾請俟之五百年後，今亦猶此意也。如晤，倬雲諸君，爲我致謝，并以此告之。

與曾劫剛襲侯

前年辱惠書，兼投佳什，因循未報，可謂疏嬾之至！然望卿月於天邊，占使星於海外，雖在異域，猶比鄰也。

弟犬馬之齒，六十有五，論其年紀，未至衰羸；而積病之身，頹唐日甚，精神與會，迥不如前。兼之時事艱難，每誦免爰詩人之詩，輒作「尙寐無吡」之想。生平不談世務，近日偶以杞人之憂，妄發芻蕘之論，著磬圃罪言一篇，今寄請教益。明知此事，未必能行；然國家景運無疆，中興有日，則必當出此一策，惜我不及見耳！樓船橫海，非公莫屬；此亦鄙人實見如此，非阿私也。外詠日本櫻花詩四首，雖無好句，却是新題，附博一笑。

與王夢薇

承寄贈骨牌草一小筐，青葱如新擷者，已栽之瓦缶矣。惟骨牌草卽七星草，乃鴨腳金星草之小者，其葉如鴨腳，薄而大，背有點，似骨牌形，但缺五六一扇耳！其氣香烈，雖枯不變，功用極廣，亦謂之辟瘟草，眞藥籠中佳品也。詳見錢唐趙恕軒氏所著本草綱目拾遺。

今所寄來者，乃魚鼈金星草也。其葉一長而尖，一短而團，長者爲魚，短者爲鼈，魚葉老則背有金星，鼈葉無之，亦見趙氏拾遺。兄細驗此草，實與之合，故決爲魚鼈金星草。功用不如鴨腳金星，然亦能治鼓漲癰癧，消痞塊。葉背之星，不能竟與骨牌同，可知非骨牌草。案頭如有趙氏書，請一檢閱自悉也。兄前書所言橫河橋許氏老桂樹，忽生骨牌葉，此乃草木之異，不可以常論。其葉實肖骨牌，三四五六么六最多，上下斜正，與牌無異，雖三十二扇，亦不能全，然可湊成不同一副。惜此桂不久卽枯死，今不可得矣。拉雜書布，聊當葉子戲，消遣永日。

與許榴仙

承示張樛寮所書金剛經石刻搨本，佳甚！輒用別紙題數語，戲仿趙凡夫跋語筆意書之，卽所謂草篆也。聊發一笑而已！

諸家跋語中，弟最喜董香光語；不但深得書法，抑且深得佛法。離合二字，卽

無實無虛之旨，亦卽非法非非法之旨。其云：『右軍靈和，大令奇縱，虞褚妍麗，顏柳剛方。』卽所謂一切法，皆是佛法也。又云：『以靈和還右軍，以奇縱還大令，以妍麗還虞褚，以剛方還顏柳，而自有靈和，自有奇縱，自有妍麗，自有剛方。』此卽所謂一切法，卽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也。亦卽所謂我於然燈佛所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也；亦卽如來所以滅度一切衆生，而無一衆生得滅度也。書法如是，佛法亦如是；一切有爲法，無不如是。大善知識，以爲何如？

與林陰仰雪翁

其人與余書不著姓名，自云：生平於天下所最慕者，彭雪琴、俞蔭甫也。故自署所居云林陰仰雪廬。

兩得手書，如親言論風采；雖漫郎聲叟，姓名未許人知。而猗玗洞中，已可蹤跡，三十六鱗，不愁傳書無路矣。

來書言：孟獻子之友三人，或本不以名傳。僕謂姓名之傳不傳，亦自難料。卽以論語所載諸隱士言之，荷蕢者之不傳姓名，宜也。如長沮桀溺，亦宜不傳姓名。

者；此二人問津且不告，豈肯自言其名？而至今沮溺姓名炳然天壤，此不可料者也。又如荷篠丈人，此不應不傳姓名者。子路既與有一夕之雅，并其二子亦得見之，豈有不問其姓名之理？乃至今無聞焉，此又不可料者也。足下將爲沮溺乎？將爲荷篠丈人乎？僕固不足以知之矣。屬寫拙詩，草草書奉，再附去聯一額，一聊識愛慕，不足以疥草堂也。

與沈毅人庶常

承示東家雜記二卷，敘述井然，頗有條理。惟卷首載杏壇圖說及夫子琴歌，頗爲全書之玷。此歌鄙俚，疑出衝波傳等書；與「南枝窈窕北枝長」四句相似，其僞不足辨。

且杏壇之名，見於莊子漁父篇，所謂孔子游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本屬寓言，未必實有其地。東家雜記下卷有杏壇一條云：「先聖殿前，有壇一所，

卽先聖教授堂之遺址。本朝乾興閒，因增廣殿廷，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折，卽以甌甓爲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曰杏壇。然則自莊子寓言之後，至宋乾興閒，始實有杏壇。孔世文言之鑿鑿，何得於卷首乃載此杏壇圖說？且述夫子之言，謂是臧文仲誓盟之壇乎？此必非孔世文原書所有，其爲後人竄入無疑。其下又載北山移文，甚無謂。又載石岨、棘蛇、笏銘及元祐黨籍，更無謂。愚謂卷首四條，均可刪也。影鈔舊籍，宜仍其舊，固不當有所刪削。然此說則不可不知，尊意以爲然否？

與沈穀人庶常

昨面論那吒事。按那吒乃毗沙門天王之子，見開天傳信記，似出梵書。而夷堅志載：「程法師持那吒火球呪。」則尊意疑出道家之書，不爲無見矣。

那吒有火球呪，則世傳那吒風火輪，疑非無因。國朝方氏溶、頤夢園雜說，載：

『伊犁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金爲贄，得兩奇術。一爲風火輪，其法覓千年古瓦當，雕作兩小車輪，裝入鞋底，捏訣諷呪，其行如飛，日可八百里。』則風火輪之術，今尙有傳也。又世傳那吒爲托塔天王之子。宣和書譜有陸探微托塔天王圖。是托塔天王六朝時已見圖畫矣。又有展子虔授塔天王圖，吳道元請塔天王圖，范瓊降塔天王圖，此類甚多，其名義不知何取？佛家之說乎？道家之說乎？老而失學，惟怪欲聞，幸有以教我。

昨又談地藏王事，未畢其說。圖書集成所載地藏事，卽引地藏本願經也。地藏王一世爲大長者子，又一世爲婆羅門女，是地藏之爲男爲女，固不定矣。蓮社高僧曇翼傳云：『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至前相試。』是普賢大士亦見女子身矣。觀音大士，爲男爲女，更無定論。金剛經疏記云：『羅漢性剛直，表爲善男子；菩薩性柔和，表爲善女人。』然則諸菩薩摩訶薩，其皆女子乎？拉雜書布，聊資一噓！

與李少荃相國

正月中一牋，託仰蘧觀察郵達，未知已塵記室否？頃聞榮膺丹誥，寵錫紫韁。伏思唐宋以來，朝服用紫，向不知其義。及讀王達蠡海集云：『天垣稱紫微，紫乃赤與黑相合而成。水火相交，陰陽相應，而萬物生焉，故爲萬物之主宰。』然則尙紫，大有意義。又劉熙釋名云：『韁，疆也。』以是言之，紫之爲色，表相臣變理之功；韁之爲物，重節使封疆之任；上符異數，下副具瞻，海內輿情，同深欽仰。
樾山中老矣，衰病益增，遙望黃扉，虔修赤牘，敬問起居，不盡萬一。

與宗湘文觀察

讀手書，知海水無波，天顏有喜，已邀特簡，卽拜真除，此朝野之幸，非止姻婭之光也。至於觀時甚審，借鑒非遙，深論危言，尤所敬佩！比年以來，其地風災地震，

層見迭出，未始非上天示警。然聖明天縱，宵旰憂勤，數年後朝政必當改觀，時局亦宜可振起耳！

弟病已愈，而氣分不足，易於阻滯，非藥力所能疏通。承示宜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然近來精神衰茶，意興頹唐，雖一小曲園中，自小孫女回尊府後，二十餘日來，曾未一窺，何論其他乎？近作曲園自述詩，可得七言絕句二百首，有此一卷詩，則身後行述，壙中志銘，皆可不必矣。附及一笑。

與李憲之方伯

去夏小孫南回，知在都下，曾謁清塵。北闕觀光，東山養望，蒼生霖雨，企仰何窮！祇以衰病疏慵，未克裁牋布達；乃承不棄，遠道書來，大集一函，與書並至。發械盥誦，則從前未刻之三卷，補刻完全，得窺全璧，勝拜百朋。

尊意謀再刻分體一集，與此編年者並行，甚善！但以詩多不欲盡刻，而命鄙

人爲之斟酌去留；此非特力有不能，抑且理有不可。何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文類然；而詩尤甚。他文章如傳記辨論之類，事之異同，人得而考正之也；理之是非，人得而駁正之也；此他人所能爲謀者也。至於詩，則其吟弄風月也，固人人同領之風月；而其抒寫性情也，實一人獨具之性情。吾輩之詩，抒寫性情者多，而吟弄風月者少，則非他人所能代謀矣。往往有寂寥短章，他人讀之嚼蠟無味；而作者於存亡今昔之間，有往復流連之意，則一唱三歎，有不能割愛者矣。此非局中人，深知甘苦，不能爲是言也。使弟一日偶發高興，取年來友朋所贈之詩，以意去取，選爲一集，則大集必亦在所選之中；應選者選，應刪者刪，妄以筆削之權自任，此亦所謂「當仁不讓者。」然其成也，止自成爲曲園之一家言，而非復潛齋之本來面目矣。鄙見如此，故敢有方尊命，尙乞亮之！

焚寄彭雪琴親家

二月間承口授侍者，寄我一函。裁覆猶稽，訃音遽至。回思客秋，駕湖一別，遂成永訣，痛何可言！以吳楚迢遙，未克白馬素車，敬赴靈前，凭棺一慟，負疚多矣！山中以歌代哭，成一百六十韻，命孫女焚寄泉臺；又有西湖雜詩八首，一併焚寄。湖山不異，風景頓殊。公追念前後，當亦憮然乎？

西湖退省庵之右，貴同鄉諸君子已爲構建崇祠，落成在即矣。弟言於崧鎮清中丞，并邀集儼同鄉諸人，稟請爲公建祠。將來即以貴同鄉所私建者，作爲浙省專祠，湖山俎豆，從此千秋。想良辰美景，明月清風，笙鶴來游，仍與生平不異也。小孫又薦而不售，有負期望。在小孫甫逾弱冠，何貴速成？但弟老矣，不久將從公游，恐不能待耳！每念古人交誼，不以生死而殊，敢援庾元規追報孔垣，劉孝標重答劉沼之例，敬書一紙，遠寄九京，靈而有知，尙其凌雲一笑！

與孫婦彭書

接廿八日手書，知出痧已愈，近日精神何如？阿膠及坤順丸，仍喫否？

令祖諡法，前所傳皆誤。浙江潘學臺書來，言得京信，知確是剛直二字；湖南已聞知否？昨得令弟佩芝書，託作墓銘。閱所寄行狀，王壬秋先生所作，自是名筆；但其中事實有可商者：如所載少年受知高螺舟先生入學一節，與令祖所言者迥異，其事吾載入春在堂隨筆第六卷；倘令弟處有其書，可檢出觀之，便知與行狀所載大相反矣。此事雖細，而一生名節有關，今行狀中有此一節，吾意萬不可刻；刻之，則冥漠中，必有餘恫也。

此外所敘戰功，如沙口、沌口一事，與令祖所述亦有不同。至晚年赴粵東防俄，其心血所注，全在大角礮臺。大角在虎門外，同事諸君，皆以爲散漫無可守。令祖親履其地，始知海水有青黃之別，黃水浩渺無極，而青水則止一綫曲折而來，無論帆船輪船，必由此路。從大角山下經過，於此開礮擊之，必中，故力主扼守大角，壁石爲臺，藏礮其中。至甲申之冬，警報日至，言明年正月必犯廣東。令祖於除

夕親駐大角，因疑似之間，開放一礮，誤傷鹽務巡船；方悔鹵莽，而乙酉正月寂無警信。後閱外國新聞紙，有一條言：『大角礮臺深得形勢，不可輕犯。』乃知此一擊之誤，不爲無功；亦令祖與吾言之。此等事宜細詢當日隨征將佐，務得其詳，傳示後世，勿使人言粵東之役，但以虛聲脅人，僥倖無事也。

又令祖在粵，有一摺極詆和議，有五不可和五可戰之說。當時朝議不甚許可，然實令祖一生大見識，大議論，安可不傳示千載乎？

吾因此數端，未能動筆，亦未便函復令弟，而手書與汝，可與令弟及親黨曉事者同看也。吾衰且病，此等大題目，恐不勝任。竊意王益吾祭酒，本令祖舊友，又是同鄉，何不託渠作之？如必欲吾作，當更博考參稽，非可率爾操觚也。

與李少荃爵相

頃在西湖寓樓，由蘇寓寄到惠書，并李黼堂同年耆獻類徵全帙。此書卷帙

之繁富，已足壯我書城；而我公議論之崇闳，尤足破人疑蔀。

往年黼堂初創是書時，鄙人亦竊有所疑。在黼堂之意，以爲書名類徵，舍此更無可分之類。今讀公鈔示寄黼堂書，知於此事討論極精，非鄙兒所能及也。因公高論，發我狂言，卽以樾論，昔時曾忝玉堂，實則陸天隨之散人，元次山之聾叟耳！使黼堂異日更緝續編，必將我列入詞曲類矣。江湖而冒禁近之名，後世觀之，得無笑彼其子之不稱乎？率筆及之，聊發軒渠。

與許星叔尙書

頃由令弟子原，寄到楹帖一聯，猥以鄙人七十生辰，遠頒吉語，光耀軒楹，在遠不遺，固爲可感！而江湖衰朽，得蒙華衮褒揚，亦未始不足爲榮；然犬馬之齒，何足言壽？今歲誓於先人影堂，壽言壽禮，概不敢受。雖承公賜，未敢渝之，仍寄由子原令弟璧還。伏求俯鑒硜硜，勿以爲罪。他日鄙人死後，如蒙賜以輓聯，則九原銘

感也。

與徐花農太史

辱手書，并以鄙人七十生辰，賜以壽禮屏幅楹聯，並皆佳妙，甚矣老弟之愛我也！甚矣老弟之不知我也！以老弟而猶有此賜，何責夫悠悠者乎？仍由信局寄璧。明知此件璧還尊處，竟無所用。鄙意請老弟代爲收存，俟兄死後，滿二十七箇月，再請寄至我家，俾我家子子孫孫，世世懸挂，以見我兩人當日交誼，如此其厚也！豈不美哉？

與汪柳門侍郎

久疏音問，忽奉手書，開緘三復，真老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乃以去歲鄙人七十生日，賜以壽聯，則思之至再，不敢拜受；受之，無以對許

星叔矣。謹由信局奉璧，此聯留存尊處，一無所用，未免可惜！然弟早見及此，有以處之。請問花農，自得其法。右台山館舊懸大筆一聯，其句云：『曾聞古有歸真室，已視身如不繫船。』卽鄙人舊句也。歲月既久，館人又不善收藏，竟至爛脫；如有暇，能爲補書之乎？

與徐花農學使

新正三日，由電局交來賀歲電音；數千里外，不啻遣一介持柬到門，真奇情勝事也。

年前錢君自粵還，得嘉平十八書。知履新以來，百凡皆吉。初擬縮刻拙著茶香室經說，分貽士子；今則改縮刻爲翻刻。此意良是。袖珍之本，非使者所宜持贈也。惟兄則又有一說。學使者當堂給發，必須官樣文章。近時有奉發之世祖御製勸善要言，若以此等書給發多士，庶幾正大得體，人無異言；若私家著述，大非所

宜拙著茶香室經說成書較後王逸吾學使纂皇清經解續編不及著錄得老弟爲我張之，大妙！然不過攜數十部於行篋中，考試經古，遇有佳士，以此贈之，或可示以塗畛，潛其心源；此則於理可行，於事亦或有益。若人人給以一函，則徒費紙札之資，而適以啓揣摩迎合之私，且或以成口舌異同之辨，萬萬不可也。兄意如此，幸老弟從之。

近來時局多艱，人心不古，蹈常習故，可以無咎無譽；稍涉新奇，議論滋多。高明定以爲然耳！